

即使世界毁灭，我也想再见你一面！

《你的名字》之后
再现爱与青春的奇迹

跨越时间与虚幻世界的追寻，究竟哪个自己才有获得幸福的资格？

HELLO WORLD 日本热映动画原作小说

《刀剑神域》导演 伊藤智彦 指导 ／ 北村匠海·松坂桃李·滨边美波 配音主演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好，世界 / （日）野崎惑著；蔡东辉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0.12

ISBN 978-7-5057-5047-0

Ⅰ．①你…　Ⅱ．①野…②蔡…　Ⅲ．①幻想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19149号

书名　你好，世界

作者　野崎惑

译者　蔡东辉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9.5印张　179千字

版次　2021年3月第1版

印次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5047-0
定价　49.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78009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目 录

序章

坚书直实闭上双眼。

在黑暗中，进入想象的世界。

那个夜晚在眼前徐徐展开。

手心传来夏日湿热的触感。在盆地特有的潮湿空气和七月高温的双重作用下，即使走到室外也犹如置身于桑拿房中。外地来的游客纷纷抱怨这热带的夜晚实在难熬。然而，在当地土生土长的直实看来，夏天就是这样的。紧裹皮肤的热气，没有风的夜晚。

京都的夏天。

即使直实早已习惯了京都的酷暑，那一天仍旧不同寻常，流的汗也比往常多了一倍。但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拥挤的人群是一方面。宇治川花火大会，即使在整个京都府也是规模最大的，每年都有不少于二十万参加者。会场所在的河边一带人山人海，热气久聚不散，人们头上简直要冒出烟来。

拥挤的人群，火热的路边料理摊。

炒面的滋滋声，祭典的嘈杂声，这是一个令人亢奋的夜晚。

但人群并不是他汗流不止的主要原因。

直实把手贴在屁股上擦拭，不料裤子也湿乎乎的，不怎么吸汗，擦来擦去手也不见干。费了好些工夫终于干了，却怎么也不肯伸过去。直实清楚，用不了多久就又该满手是汗了，因为——要和“她”牵手。这正是他汗流不止的主要原因。

那天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

和初恋的，第一次约会。想牵手，但带着一手汗又实在不好意思。怎么就没有把毛巾带过来呢！直实后悔不已，心里也愈发紧张——一定不能搞砸了。想到可能会把第一次约会搞砸，他又突然恐惧起来。

现实世界中是有失败的。

和自己沉迷的书中世界不同，现实世界不是预先设定好的故事，期待与兴奋的高潮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结局。无法挽回的失败必然伴随着失去，即便再珍贵的东西也会毫不留情地失去。

想到这里手便僵住了。方才牵在一起的手，犹犹豫豫的，不知是否该再次牵起，半开的五指悬在空中微微颤抖。

轻轻地，“她”的手靠了过来，十指扣在一起。

直实惊愕地转过头，正对上“她”的目光。“她”眉头紧绷，一脸笃定，双颊在湿热的空气中微微泛红。对“她”而言，这无疑需要巨大的决心，和从清水的舞台上跳下去[(1)]差不多。紧接着，“她”又微微点头，像是对自己刚才的行为加以肯定。

忽然，“她”的脸被照亮了。

抬头望去，一轮巨大的烟火填满了整个夜空。伴随迟来的炸裂声，下一朵已然绽放。炫目的光彩。烟火的气息。夏的触感。

悸动的心。

两个人汗涔涔的手。

一轮分外巨大的烟火消散在夜空中，余音袅袅。

周围响起热烈的掌声，看样子是告一段落了。游客们轻轻松了一口气，等待着下一轮的开始。

幽暗之中，四目相对。

看到了璀璨的烟火，“她”开心地微笑着。

世界上竟有如此美好的光景。

那个笑容，成了他的宝藏。

坚书直实睁开双眼。

现实世界映入眼帘。

这里没有预先设定好的故事，即便再珍贵的东西也会毫不留情地失去。

而“她”，再也不会对他微笑。

---

(1) 日本谚语。“舞台”指日本京都清水寺本堂前的清水舞台，该舞台建于悬崖峭壁之上，常用从清水舞台跃下表示做某件事的巨大决心。

第一章

1

坚书直实决定今天要去趟书店。

这个念头是在早上上学的路上冒出来的，当时他正捧着文库本，走在市营公交车首尾相接的四条大道上。

虽然昨天刚去看过，书店也并没有出新书，但是没有特殊事情的时候，直实本来就几乎每天都去书店，不是去书店就是去图书馆，两者都去的日子也不少。对于热爱阅读的直实来讲，书店和图书馆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去的时候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心理准备。

所以除非有特别的理由，不然“要去书店”这个念头也不会冒出来。

比如，特别想看某本书的时候。

再比如，需要向书寻求帮助的时候。

拐过四条大道与堀川大道交汇的十字路口，锦高映入眼帘。直实继续往前走，刚走到学校大门口的人行道前，绿灯便开始闪烁。

要过的话应该还来得及，他思考着要不要这时就冲过去。首先得做好要过去的心理准备，而思考的同时绿灯也在不停闪烁。时间就这样过去，现在就算想过也来不及了吧。

这个时候，两个穿着和自己同样校服的男生从身边快速跑过，他们刚跑到马路对面，红灯就亮了。

“好险！”马路对面传来他们的声音。

他决定，今天要去书店。

2

早晨的教室充满了欢声笑语。

走进教室，直实首先确认了一下自己的座位。升入高中不过才几天，还不是很习惯新座位的位置。更准确地说，是虽然记住了位置，却担心别的同学不小心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所以这个仪式的目的主要是确认自己的座位上是不是确实没人。

确认好自己的座位后，他小心翼翼地坐下。旁边的几个男同学已经聊了起来。直实本想和他们打招呼，但是他们聊得太起劲了，中途插进去好像不大好，便打消念头，翻开文库本继续看了起来。

第一节课后休息时，直实见旁边的男同学合上了课本，没有和其他人说话，正想抓住机会过去搭话。没想到这时，另外一个男同学突然过来，和他聊了起来。真不凑巧，直实只好继续看书。

第二节课下课后，旁边的男同学好像去了其他班串门，直实只好继续看书。

第三节课后的休息时间，旁边的男同学又看起了漫画杂志。阅读的乐趣直实再清楚不过了，于是没有打扰，自己也接着看书。

第四节课一下课，旁边的男同学和班里的朋友们一起急匆匆地跑向学校的小卖部。初中并没有校内小卖部，所以高一新生们都对此兴致勃勃。这个时候把人家叫住可太过分了，得机灵点才是。

回过神来的直实忽然想起自己也没有带便当，得去小卖部买点吃的。可是走进小卖部的时候，面包已经所剩无几了。加了肉、鱼、奶油的面包都被抢光了，只剩下几个卖相一般没有什么人要的。他买了所谓的“麻花面包”，咬了一口发现其实只是做成麻花的样子而已，味道和普通的面包一样。

吃完面包，那个念头再次冒出来：今天要去书店。

放学前的课外活动结束后，教室里闹哄哄的。

直实一边把要带回家的书收进书包，一边细细挑选今天要去的书店。第一选择是把四条乌丸那边的大垣书店和KUMAZAWA书店都逛一遍，但是自己想要的那种书可能丸善书店比较齐全，这样的话顺路还可以先去淳久堂，如果能一块儿逛上四五家的话最好了……

“要一起去吗？”

直实吓得心都跳出来了，赶紧回过头，像一个被大声训斥的小孩。缓过神来才发现身边已经聚集了男男女女十来个同学，搞不清楚状况的直实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对方问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抱歉，那个……”女孩子略带困惑地开口问道。

直实突然意识到对方是在问自己的名字。

“啊，我是……坚书！”

“啊！对对对，坚书同学，等一下班上同学聚会，卡拉OK。”

直实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貌似是班里一些刚认识的志趣相投的同学准备一起出去玩。

“呃……”

既然明白了怎么回事，就该思考下一个问题了，去还是不去。

直实歌唱得不是很好，初中时和朋友去过几次，因为过于害羞基本没怎么唱。熟人面前尚且这样，在新同学面前唱歌就更不得了了。不过，不唱的话也可以吧？同学们应该不会强迫。但是，一直不唱的话也挺尴尬的。

啊，对了，还有书店。今天是要去书店的。但是仔细一想，只要参加卡拉OK，就算不去书店，目的也可以达到。

那么根本不应该拒绝，反而是就算有点勉强也应该去。直实准备开口答应：“我……”

“啊，你如果有事的话不去也没关系的，抱歉！”

“嗯……我……”

“我们走吧！”

“等一下……”

一群人有说有笑地出去了，声音渐行渐远。教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直实决定：现在马上去书店！

3

四条乌丸附近有一栋大楼，大垣书店的四条分店就在二楼，从锦高步行的话只需十分钟左右。

这边新的商厦里还开了大垣书店的京都总店，但是直实还是比较喜欢四条的老店。京都总店位于日用百货那层的一个角落，而四条分

店所在的楼层则全是书店，比较有“书店”的感觉。上高中后，去四条乌丸那边的书店集聚区方便多了，直实非常高兴。

乘坐窄小的扶手电梯上到二楼，熟悉的画面便映入眼帘。这个地方直实来过无数次了。除了门口的书摊摆放着少数文具和一列列铺开的新书，往里走，整个楼层都是秩序井然的书架，仿佛步入了一片森林。

大垣书店是近畿地区的连锁书店，以京都府为中心，一共有三十多个店铺。住在京都的人都很熟悉，得知它不是全国连锁的时候，直实反而吃了一惊。“东京有丸善书店和淳久堂，但是没有大垣书店。”一位阿姨这样告诉他的时候，他简直无法相信，直到现在也难以想象。没有大垣书店，那可怎么活呀。

穿过文具区，昨天刚刚确认过的新书区也稍微看了一下，一股踏进家门般温柔平和的感觉涌上心头。虽然书店不是自己家，和自己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不过和刚去了几天的高中教室比起来，这里可要熟悉、亲切多了。

直实胸有成竹地踏入自己的领地。

跟着天花板上挂着的指示牌一路往里走。对于自己喜欢的类别，直实已经记住了书架的摆放位置，但是那只限于小说、漫画、杂志、画册和少数理工类书籍。今天他要找的是至今为止从来没有关注过的，本来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书。

直实跟着“兴趣・实用”的指示牌拐进去。

书架上密密麻麻地贴着二级分类标，他找到自己要找的那一个，鼓起勇气慢慢靠近。让人印象深刻的字体写着光是看到就令人羞愧不已的词语——“励志类”。

直实站在书架前，低头看着一列列平铺开来的封面，书名无一不令人热血沸腾：《成为人生赢家的哈佛大学思维方式》《一天五分钟，成功人士一定要做的事》《不要在乎他人的眼光》……

光看书名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浑身上下不禁开始紧张。

如果是小说等虚构类的书，不管书名是什么都无关紧要，因为它只意味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自己不过是乐在其中的一位读者而已。

然而这些书不一样，读者选择了哪本书就意味着选择了成为什么样的人，结账时无异于是在向收银员宣告：我想变成这样！

到时候收银员会怎么想？会不会把自己和书审视比较一番，然后暗自窃笑？

一想到这些直实就止步不前，觉得无地自容，恨不得立刻逃离这个地方。

不！

直实双手握拳，手心冒汗，自问道：你为什么站在这里？不正是为了战胜自己的怯懦，为了战胜自己吗？

十五分钟后，直实终于从中选出一本腰封上写着“销量突破五万册”的书——《决断力——从明天开始！实践训练》，快步走向收银台。

4

直实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借着台灯的亮光埋头阅读，书页翻动的沙沙声着实让人惬意。

坚书直实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对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也犹豫不决，面临选择时一想到事情可能会搞砸，就手足无措。从小就是个彻头彻尾优柔寡断的胆小鬼。

尽量不冒险，避开所有不确定性。

他喜欢学习。在学习上，付出了努力就有相应的收获，无须有所顾忌。他还喜欢看书，享受故事，也享受看书时书页不断叠加变厚的切实感。

就这么慢慢长大，成绩自然不错，今年春天还考上了京都府内的热门高中。凭借稳健踏实的处事原则，至今没有经历过大的风浪。

但是若要问他是否喜欢这样的性格，答案却是否定的。

心里面改变自我的愿望一直都有，只是没有特别的契机。他一直在等待某个时机的到来，从而迈出第一步。

就这样一直等到上高中。入学时，直实心想：就从今天开始吧！

并不是说要来一个华丽的转身，在高中隆重登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变得多机灵能干、气势凛然，然后成为受同学欢迎的那一拨。

一点点就好，只要能改变一点点，高中生活应该会更加愉快吧。这一点小小的奢求，应该不过分吧？

带着这样的心态，直实买下了那本书。说实话，两千日元实在是太贵了。如果是喜欢的小说就算两千日元以上也不觉得贵，但是为了一本不知能否真正派上用场的实用类书而掏两千日元实在是太贵了，这本身就是一场冒险。换作初中的时候，自己肯定不会买。

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算做出了一点改变。

5

第二天，直实坐在教室里，手上捧着一本加了封皮的书。为了不让同学知道他正在看励志类的书，直实特意在家里的书架上选了一张深色的封皮，把封面包了起来。

书上用遒劲有力的粗体字写着改变人生的金句：放弃犹豫！快速决定！

第四节课一下课，直实马上赶去小卖部，他奋力穿过拥挤的人群，终于来到了面包架前。今天来得早，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最受欢迎的烤肉面包、黄澄澄的海鲜三明治全都让人食欲大开。

“快快决定！”他反复提醒自己。

既然都很不错，那么……他正准备伸手时又忽然想起：钱包还有多少钱？昨天买了书……买多了吃不完也不好，到底几个是正好的量呢？……还没有想好，烤肉面包就已经不见了踪影，海鱼三明治和三色面包也很快就售罄了。

直实正不知所措，头顶突然传来店里大婶振聋发聩的声音：

“喂！你！要什么？！”

提着装有麻花面包的塑料袋往教室走的路上，直实再次拿出书来，细细领悟。培养快速决策能力的建议一共有八十七条。他重新振作，进入下一个章节：不要在意他人的评价！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刚进教室就看到女同学们围在一起吃便当和面包，有一个女孩子坐在他的椅子上。也就是说，自己的椅子被人拉走了，没有地方坐。

要吃午饭就得找她把椅子拿回来。直实看了看那个女孩子，她看上去像是个温柔大方的人，和她说一下应该马上会把椅子还回来吧，而且教室中也还有其他空椅子。

直实在学校绿化带旁的石阶上坐下，嘴里嚼着刚买来的麻花面包，安慰自己：今天天气很好，在外面吃午饭也挺好的。

于是，再次打开那本书：不要言听计从！自己的事情自己定！

的确如此，这些他都清楚，此外他还知道：行动比思考更重要。

吃完两个面包后，直实回到教室。

下午没有课，各班自行召开班会。

老师根据五十音图的顺序选出一位同学一起主持。黑板上罗列着各学生委员会的名字，每个班都要选出委员会的委员和班里的班干部等，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个一官半职。

由于刚开学不久，对情况还不是很熟悉，很少有人主动请缨，基本都是根据现场气氛和个人感觉进行投票。

整个过程中直实一直在默默沉思，念咒语般地在心里不断重复那句话：自己决定，不要对他人言听计从。

“好，下一个！图书委员。”学生主持人说道。

老师跟着补充道：“喜欢看书的同学，有吗？”

话音刚落，几位同学便齐刷刷地看向直实。见状，又有几名同学跟着转过头来。

缓过神来，直实咽了一口唾沫。

回头想想，开学十天了，在教室的时候自己基本都在看书，其他什么也没干。

老师对着名单：“坚书是吧？怎么样？”

“呃……”

直实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想到老师还等着自己的回答，一股紧张感顿时蹿了上来。

并不是不想做图书委员。

他非常喜欢看书，所有委员当中最想做的无疑是图书委员，但是此刻心里却有一丝抗拒。

我不想当选图书委员完全是因为大家都看着我。

我必须自己决定！

但是要把这个想法传达出来却并非易事，聚焦在自己身上的目光以及等待回答时的沉默都过于沉重。

“好……好的。”

“好，那就坚书吧。”

大家的视线终于从他身上移开，主持人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继续例行公事地进行下一个委员的选拔。

选拔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直实心里却五味杂陈。

同学们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时，他明显感觉到了一种解脱，比起优柔寡断所带来的不甘，这份解脱感更令他对自己心生厌恶。

6

那天放学后图书委员会便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特别教室的墙边放着一块白板，上面写着“图书委员会”。各年级委员三三两两进来的时候，直实再次翻开那本书：犹豫不定时就相信直觉吧！

话很简单。直实皱起眉头叹了口气：如果能按书上写的做，就不至于这么辛苦了。

怎么会这样？

升入高中，不仅迎来了新的起点，还专门买了书，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也做了最好的准备。

可是却连喜欢的面包都买不到，连让别人把椅子还回来的勇气都没有，还随波逐流地当选了图书委员。

图书委员的工作当然喜欢，但是今后肯定一遇到什么事就会想起这个事情：这不是自己争取来的。在刚刚的班会上没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接下来的一年里都会不停责备自己。

真的是本性难移吗？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班的？”

旁边同学的声音突然传来。他们正盯着一位女同学：大眼睛，齐刘海，发型独具个性，一边用发带绑着，另一边则柔顺地垂下来。

简直就是个少女偶像啊！旁边的男同学小声议论道。直实也有同感：小脸，小个子，身材苗条，笑容极其可爱。从座位来看，应该和自己一样是个新生吧？然而人家却已经和旁边的几个同学打成一片了。

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终于回过神来，赶紧把头转向一边。不过是看了一会儿，却像是做了什么坏事般心生愧疚。

确认好图书委员的主要工作，商量好今年要办的活动，第一次图书委员会就顺利结束了。不出意料，委员的工作内容挺有意思的，而且直实之前就想尝试一下图书馆借书处的工作。

椅子一阵乱响，身边的同学纷纷起身准备离开，刚才的那位美少女也已经站起来了。刚刚自我介绍时，她说自己叫勘解由小路三铃。名字很特别，长得也非同寻常，可以说是人如其名。

不一会儿，勘解由小路的身边便围了一群人，看样子是同级的男生和几个学长，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手机，应该是在要她的联系方式吧。

“对了，最后还有一件事。”

全员回头望去，只见三年级的图书委员长站在白板前，举着手机：“我们在Wiz上建个群吧，方便联系。大家过来一下！”

直实慌忙拿出手机，打开已经下好的Wiz。

Wiz是目前用户最多的聊天软件，有手机的人基本都在用。用它的群消息功能进行委员会的日常联络简直再方便不过了。

听到后，所有人都往委员长那边靠。只要打开Wiz的面对面建群功能，附近的人就可以一起加入群聊了。

“锦高图书委员会”，群建好了。直实认真确认自己确实加入了群聊，终于松了一口气。万一操作失误没有加上……光是想想就觉得可怕。

“如果还有同学没加进来的，麻烦认识的同学帮忙联系一下，今天就到这里吧。”

会议结束，所有人开始往外走，教室门口挤了一群人。直实不想凑这个热闹，准备晚一点等人少了再走。等待的时间里，又看了一遍

群里的名字。

看到勘解由小路三铃的名字，他紧绷的脸缓和了下来。毫无疑问，他是不会主动给她发消息的，甚至觉得他们之间应该不会有联系。即便如此，这么可爱的人，光是名字存在了自己手机里就已经很幸福了。

“嗯？”

终于注意到。

她是……

直实抬起头环视一周，各委员基本上都走了，只有一个人和自己一样选择了避开拥挤的人流。

是同班的女生。

直实知道她的名字，但是群里并没有她。

看样子她已经收拾好了，只见她把书包合上，轻轻站起，径直往门口走去。她要走了，但是……

“如果还有同学没加进来的，麻烦认识的同学帮忙联系一下。”

图书委员长的话突然在耳边回响，这么下去可不行！

“一……”

他想提高音量，没想到由于过于紧张，声音反而显得有点奇怪。

“一行……同学。”

同班女生一行瑠璃停下脚步转过头来看着直实。

她面无表情，也没有说话。直实努力活动已经僵硬的面部肌肉，使出浑身解数强行挤出尴尬的笑容，赶紧告诉她。

“那个……刚刚，你是不是没有……加群？可……可以加一下……我吗？”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话挤出来。明明是同一个班的，而且都是图书委员，之前竟然从来没说过话，来开会的时候也是分开来的。好在事情已经告诉她了，接下来只要简单加一下Wiz就好了。

这时，她突然皱了皱眉头。

直实反射性地浑身一震，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接下来的一年要和她一起工作，而自己竟然第一次开会就冒犯了她？他一动不动，战战兢兢地等着对方的回答。

她眉头紧皱、神情复杂地从书包里掏出手机，用手指反复点击屏幕。就点击屏幕而言，好像有点用力过猛了。

接着，她又睁大眼睛紧紧盯着屏幕，好像在等待什么。

“你……下了Wiz吗？”

没有回答。她一言不发地开始反复按下手机外侧的电源键，表情越来越凝重，似乎马上就要大发雷霆。直实有了逃跑的念头。

“唉……”

直实后来才反应过来这好像是她的叹息声。只见她把手机放回书包，然后拿出纸和笔飞快地写了起来。

写完后把纸递给直实。

“有什么事的话，请通过这个联系我。”

直实一头雾水地接过来，她立刻转身走出了教室，留下直实愣愣地站着。

打开纸条，上面写的不是Wiz的账号，甚至不是家里的电话号码，而是以邮编开头的家庭地址。

7

直实坐在图书馆的大飘窗前，伴着窗外依稀可闻的孩子们的嬉闹，在书中遨游。

京都市南区图书馆位于京都站南侧，沿着竹田街道走一会儿就到了。建筑年代久远，里面设有儿童馆，不怎么宽敞，就算在京都市内也算是藏书比较少的图书馆，座位也只有十六个，但是他尤其钟爱这种小图书馆。

直实翻动书页，剩下的部分越来越薄了，这也意味着故事即将告一段落。

他正在看美国作家琼·奥尔的系列小说《爱拉与洞熊族》。

这是一部长篇冒险小说。讲述的是三万五千年前，克罗马农人少女爱拉和尼安德特氏族共同生活、成长的故事。这是一本共六部、合十六卷的鸿篇巨制，他即将看完第十一卷。

看完最后一行，直实轻轻合上文库本，听着窗外孩子们的嬉戏声。故事开始前和故事结束后，自己所处的世界没有丝毫变化，唯有刚刚结束的故事在心头回荡，余音不绝。这是他最享受的一段时光。

细细品味一番后，趁着余兴未了，直实拿出A5大小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今年的读后感。这个笔记本是他的读书记录，每年一本，从小学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

封面的角落上，纤细的字体写着阅读目标：每年200本。直实翻开笔记本，在空白处记上“第61本”，然后翻开书的版权页把书名和相关信息抄写下来，接着开始尽情写起了读后感。

写下自己所有的想法后，他满意地舒了一口气，看了看馆内的时钟，还不到四点。图书馆七点半才闭馆，还有大把时间。他看了看桌子上还没看的《爱拉与洞熊族》，还剩五本，于是决定一鼓作气再看一本，没想到刚拿起第十二卷就听到了图书馆的广播：

“今日将于四点后开始闭馆整理，需要借书的读者……”

直实抱着借来的书走出图书馆。在这个尴尬的时间被赶出来，去哪儿好呢？

由于父母都在工作，家里的晚饭时间一般都在八点过后。接下来的四个小时该干吗呢？还是直接回家窝在房间继续看书吧！这么一想，心情顿时有些失落。

上了高中之后仍旧没有参加任何社团，也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朋友。不是说没有交朋友的机会，上一次还被同学邀请一起去卡拉OK，是自己轻易错过才导致现在放学后只能孤零零地看书。

难道接下来的三年一直都会这样吗？

虽然不愿意，但是这么下去很有可能会发展到那个地步。想到这里，他突然感到一阵难以形容的寂寥，不禁后背发凉。想找个人说话，不管是谁。

“啊……”

嗯？头上好像有人叫自己。

直实抬起头看了看，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一只黑色的鸟在街道上空悠悠地盘旋。

从叫声和颜色来看，应该是只乌鸦，但是细看又不像。乌鸦要更加苗条灵巧，但是这只鸟体态臃肿，呆头呆脑，难道是一只发胖的乌

鸦？

正好奇间，这只鸟却悠悠地飞了过来，轻轻地落在脚边，抬起头，面对着他。直实一时没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野生动物的戒备心不是很强吗？它该不会突然攻击自己吧？

就在这时，直实突然注意到：“咦？它怎么有……”

三条腿！

直实眨了眨眼，又仔细看了一遍，确实是三条腿。正常情况下这种像乌鸦一样的黑鸟只有两条腿，但是这只鸟却在两条腿的后面又长了第三条腿。它站在地上，三条腿呈三角形状，竟有一种莫名的稳定感。究竟怎么回事？基因突变吗？

直实突然想起有人说乌鸦攻击人的时候喜欢用腿来抓脸，于是看了看它粗壮的腿部：要是被它抓到可就惨了。

“啊！”

被乌鸦突然的叫声吓了一跳，胸前抱着的几本书纷纷掉在地上。担心弄脏图书馆的书，直实赶紧上前准备捡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三条腿的乌鸦快速叼起一本书飞走了。

“喂！”

他脑子一片空白，很快又清醒过来：“那可是图书馆的书！”

看到那只鸟正沿着竹田街道向南径直飞去，直实赶紧捡起地上的书慌慌张张地追了上去。

他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已经追着跑了差不多两千米了。

抬起头，远处还能看到鸟的踪影，但是影子若隐若现，一停下来立刻就会跟丢。没办法，直实只能沿着鸭川运河一路穷追不舍。

不久，原本一直往南飞的鸟突然转弯向东飞去。直实紧跟其后，逐渐进入闹市区。

他突然停下脚步。整齐的石板路和两边的行道树笔直地向前延伸，美丽而肃穆。路的那头是郁郁葱葱的青山，那只鸟头也不回地往山里飞去。看着眼前熟悉的景象，直实小声地自言自语：“稻荷大神……”

这里是京都屈指可数的观光地——伏见稻荷大社。

那鸟渐行渐远，消失在高耸的楼门后。见状，直实赶紧踏上观光道继续狂奔。

数不清的红色鸟居无穷无尽地向前延伸，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稻荷大社的著名景点——千本鸟居。

准确来说，直实已经路过了被称作千本鸟居的地方。稻荷大社本殿过后再走一小段路的地方被称为千本鸟居，成排的鸟居经过这里，绵延不绝地延伸到稻荷山的深处。直实经过奥社奉拜所[(1)]，又先后路过第三、第四个分道口，走在山间之峰的参道上。

鸟居的朱红色横木在头顶接连晃过。他抬起头，在短暂的空隙间寻找那只黑鸟。

他早就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这山间的参道实在累人，即使放缓脚步慢慢步行也会消耗大量体力，一旦停下来打算松一口气，膝盖就感到一阵酸痛，像是要“咔嚓”一声掉下来。

直实穿过一个又一个鸟居架成的隧道，忽然停下脚步，在遮天蔽日的鸟居下透过仅有的缝隙环顾四周。

稻荷大社虽然是个广受欢迎的景点，但是经过第四个分道口后游客也少了很多。透过缝隙，看到的全是山间的景色——裸露的山体与肆意生长的树木。

往前看，只见朱红色的鸟居随着参道无限延伸。回过头来倒能看到鸟居的红柱上刻有黑字。右边是奉纳[(2)]的年月，左边则是奉纳者的地址、姓名或者是公司名等。

话说……好久没来这儿了。

直实认真回想：最后一次来应该是初中那会儿，和同学一起来参加新年的初诣[(3)]，不过当时走了一小段就回去了，没有走到这里。上一次走到这里是什么时候来着？

他还想起一些关于鸟居的事情。一般来讲，向伏见稻荷大社奉纳金钱后便可以在此修建鸟居。修建的时间通常有两个，分别是许愿时和还愿时。

直实重新凝视着这一路的“鸟居隧道”：这些数不清的鸟居，代表着人们数不清的愿望，而那些愿望中，有的可能已经实现了。这么一想，不禁肃然起敬。

也许是受了这些想法的影响，他突然有了许愿的心情。

虽然没有捐钱建鸟居，显得有点厚脸皮，不过说不定神明大人会宽宏大量，实现自己小小的愿望。

比如：能找到刚刚的那只鸟，把书拿回来。再比如……

嗯……

就在这时，一阵树叶的婆娑声传来。直实抬起头，发现那只黑鸟就停在不远处的鸟居上。臃肿的身体、三条腿、叼着书，没错！

只见那鸟看着他的眼睛，随后轻易便张开了嘴。看到文库本从鸟居上掉下来，直实慌忙上前捡起来查看，还好没有发生书页破裂之类的大损伤，只是多了几处小的磨损。

检查完毕后他抬起头，那只三条腿的鸟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鸟居上。

究竟怎么回事？

鸟一动不动地看着直实。他虽然不觉得动物的行为有什么具体的意思，但是三条腿的鸟确实罕见。是不是应该通报有关部门？不，应该要先把照片拍下来吧？

于是伸手在书包里翻找手机。趁着这会儿他环顾四周，却意外发现周围已经没有了人影。

他又看了看回去的那条参道，依旧没有人影。刚刚还三三两两闲庭信步的游客不知不觉间全部销声匿迹。或许是走到更深处了，也可能是中途折返了。

突然一股寒气袭来。周围的温度似乎骤然降低，空气也变得凝重了。此时此地，只有他和三条腿的鸟。顿时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不祥之感。

啊！他反射性地双手抱头。

就在刚刚！不知是什么东西突然从眼前一闪而过。就像是电影突然跳了一帧，眼前突然闪过无法解释的现象和某个不明不白的物体。

直实愣了愣神，仍旧不明所以。他完全无法理解眼前这一闪而过的奇怪景象。刚刚那是……笔记本？还有什么？球？还有……鸟居和……

“啊啊啊啊啊！”

什么？！

直实脑子一片空白，一个人从他身后滚落。

他大吃一惊急忙回头，却只看到身后无限延伸的鸟居和参道。回过头来才发现前面有一个人倒在路上。那人横躺在石板路上，小声呻吟着，一副很痛苦的样子。

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直实再次回头看了看：“他究竟从哪里冒出来的？刚才明明一个人也没有。”

他困惑不已地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这个人。听声音应该是个男的，但是他穿着连帽衫，帽子把头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除了性别，其他一无所知。

男人双手撑地，缓缓站起。

他身材高大，整整比直实高出一个头。身穿样式新奇的白色外套，像是巴黎时装周的模特身上穿的。裤子和鞋子也是清一色的白色系，与其说是时尚，倒更像是穿了一套防护服。

男人起身后并没有摘下衣帽，而是一张一合地活动手指，然后仔细检查腿部，伸手按了按大腿，自言自语道：“成功了！终于进来了！”

他发出情绪高昂的声音。直实皱起眉头后退几步，完全不明所以。

混乱仍在继续。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站在鸟居上的黑鸟扑棱着翅膀，落在男人脚下，活动着三条腿在青石板上原地踏步。

“乖，真乖。”

他仍旧兴奋不已。直实的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不禁又后退几步，心想还是不要牵扯进去为妙。

帽衫男用食指和大拇指做成环状，开始自言自语，好像根本没有看到直实。

好机会!

直实屏气凝神，轻轻抬起腿，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然后小心翼翼地转身，准备悄无声息地离开。图书馆的书已经拿回来了，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

慢慢地，眼看就要转过身来了。

“今天几号？”

背后突然传来男人的声音，他正看着直实。还是被发现了。

问题不难，只是向迎面碰上的路人询问的那种普通问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直实打算赶紧回答他，然后快速逃离。今天是十六号。

“嗯……十……十六。”

“啊！”

两个人同时开口，声音重叠在一起。

帽衫男无视直实的回答，突然一动不动地站着。

直实顿时感到一股莫名的挫败感。

帽衫男再次回过头来。他的眼睛藏在帽子下面，直实看不清他的表情，只看到他嘴角似乎露出了一丝笑意。

“坚书……”

他开口。

“直实。”

8

直实蹬着石阶拼命往下跑。一路上又是下坡，又是蜿蜒起伏的小路和凹凸不平的路面，脚像灌了铅一样不听使唤，随时可能脚底一滑沿着石阶滚下去。即便如此，他仍旧拼命飞奔。

回头看了看，帽衫男已经追了过来，相距只有几十米。他身高腿长，在凹凸不平的石阶上依旧健步如飞，哪怕直实全力奔跑，他也能轻而易举地跟上。

不久之前刚追着那只鸟爬上来，现在又要飞奔着往回跑，直实很快又上气不接下气了，身体累得恨不得原地坐下。他拼命迈动脚步，不顾一切地飞奔。

为什么？为什么追我？

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这一切过于怪异，让人头皮发麻。带着一分好奇和九分恐惧，直实不停飞奔。脑子里还回荡着刚才他叫自己名字时的声音，声音里充满了威慑和霸道，一听就知道是个完全不顾别人感受、粗鲁又野蛮的人。是他最不擅长对付的那种人。

跑至奥社奉拜所附近，坡度变缓了，路面也变得平整，游客也多了起来。

不是没有想过向他人求救，但是这个念头很快就打消了。刚开始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才意识到，在这种被人穷追不舍的情况下，自己只是单纯地没有停下来的勇气。

还有……

“啊！”帽衫男刚才的声音依旧在耳边回响。虽然完全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但是直实看过无数的故事，直觉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沿着稻荷大社的参道一路跑下山，穿过大社门口的大鸟居，在门前的御前町稍做犹豫之后，他选择了往右继续飞奔。在居民和游客熙熙攘攘的商业街穿梭时，耳边传来“咣咣”的声响，应该是计时器的声音。

没错，就是这里！

拐过路口的转角后直实一眼就看到了响着电子音的铁道口，道闸已经开始下落。像一名进行最后冲刺的马拉松跑者，他挤出仅剩的一丝力气，弯腰冲过道闸，马不停蹄地往京阪本线的伏见稻荷站飞奔。

赶到月台时电车刚好进站。直实跟着慢慢减速的列车并行奔跑，在车门打开的一瞬间冲进车厢。

关门！关门！快关门！

车门缓缓关上，电车终于开动了。直实把脸贴近车窗观察车外，随后又到对面的车窗仔细查看，没有发现男人的踪迹。

到处都没有对方的踪迹。

逃脱了吗？

直实长长地松了口气，身体终于得到了解脱，而心脏还在怦怦直跳。

放松下来后，他终于注意到周围乘客们惊讶的目光。他们一脸狐疑地看着这个慌慌张张冲进车厢后又贴着车窗东张西望的少年。

直实转身面向车门，以避开其他乘客的目光。他尴尬不已，被人当成可疑人士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怎么会遇到这种事？

他望着车外的鸭川运河，对相貌不明的帽衫男一通埋怨。

下车后，直实爬上二条站的楼梯，回到地面上。

太阳已经落山了。跟着那只黑鸟从图书馆一路跑到伏见稻荷大社的山里，浪费了不少时间。晚饭应该还能赶上，但是今天可以说一事无成。他只想快点到家。

直实快步走过车站前的交通环岛。马上就到家了，安全了。他终于得以平复心情思考刚才发生的一切。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好像是看到脸后才意识到的，这么说的话他还知道我的长相。而且，明显是认出我之后才开始追的。

这样的话，他应该不会就此罢休，可能还会过来找的。要真这样就真的要叫警察了。还是说，趁着事情还没有闹大，先找警察商量一下比较好？

但是现在报警的话，会不会派个警察过来跟着我？这也太招摇了。

唉，怎么会这样？

直实突然停下脚步，站立不前。

他并不想这么做，只是……

刚刚，眼角好像看到了……

“真方便啊！”

直实循声望去。

JR二条站的高架桥下设有几个拱形的路障，上面挂着“自行车禁止通行”的标示牌。路障上坐着的……

正是帽衫男！

“怎……怎么会？！”

心里的声音变成语言从嘴边脱口而出。他怎么会在那里？

无数个问号在脑海中盘旋：“我基本以最快的速度从伏见稻荷到了二条。没有乘上那辆电车的他是怎么赶上来的？难道有什么近路？不对，就算能抄近路，他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啊。难道说，他知道我家在哪儿？逃不过了吗？”不好的预感接二连三地浮现出来。

此刻，帽衫男已经站起了身，旁若无人地用食指和拇指做成环状架在眼前窥视。这个奇怪的动作在山里的时候他也做过。直实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

男人放下手，藏在帽子里的脸突然面向直实。直实后背蹿过一股凉意，汗毛直竖。出于恐惧，身体根本无法动弹。

他强行振作起来：没事，这个地方应该没事。这里是车站前，周围行人众多，万一发生什么向人求救就是了，马上就能得到帮助。

他鼓起勇气，朝男人喊道："你……你干吗？别跟着我了！我叫警察啦！"

强硬的语气貌似把他震慑住了，他有点畏缩不前。

一名戴着小黄帽的小学生，莫名被直实这么一吼，吓得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欸？"

直实茫然地看着那个满脸惊恐的孩子：他的身体呢？

直实这才发现，孩子的脸竟然穿透帽衫男的身体露了出来，孩子的身体却还隐在他身后！

一个人穿过了另一个人？直实脑子一片空白。小学生先从惊讶中清醒过来，小心翼翼地避开直实逃走了。

直实感觉到周围的行人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自己，他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高中生会对一个小学生大吼大叫。但是，他们似乎没有一个人看到帽衫男，好像刚刚那不可思议的一幕根本没有发生过。

直实慢慢抬起头，看着帽衫男。

脑子里再次回响起帽衫男在山里说的话："啊！你看不到吗？"

直实用力挤出一丝颤抖的声音问道：

"你……究竟是……"

"就算你不愿意听，我还是告诉你吧。"

男人开口道，是强势而有穿透力的大人的声音。

"我会告诉你我是谁，还有……"

帽衫男叫着直实的名字。

"坚书直实，你又是谁？"

直实睁开眼。

眼前是一块天花板。房间顶上熟悉的木质天花板。

屋内昏暗不明。虽然没有开灯，但是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不至于一片漆黑。窗外传来带有早晨气息的独特声音。

他从床上坐起，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的房间。他还没有完全清醒。

直实的房间是一个和式的榻榻米房，房间里有一个书架，上面密不透风地塞满了两排书，壁橱的上段被用作桌子，上面放着电脑。墙上则贴着海报和元素周期表。

和昨天一样，普普通通，没有丝毫异样。昨天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梦。他从床上下来，站在榻榻米上体会现实世界的真实感触。随后又走向窗边，打开窗帘，想让自己完全清醒过来，却看到一只三条腿的鸟站在阳台的栏杆上。

他的表情僵硬起来。像是在通往现实世界的列车上，被硬生生地拽了下来。那只鸟缓缓张开翅膀，突然飞到窗边不停地用喙击打玻璃。

哒哒哒哒哒哒！现实世界的玻璃剧烈晃动。它的喙又粗又硬，简直像入室抢劫犯使用的钝器，不停地击打着玻璃窗。

“啊！走开！走开！”

现在可不是纠结梦境与现实的时候。那只鸟不停地击打着玻璃窗，绝不善罢甘休，直到直实服软打开窗户。

凉爽的微风轻轻拂过，枝繁叶茂的行道树后是一望无际的蔚蓝晴空。

直实此刻正走在釜座大街上。釜座大街位于京都中央，在二条城和京都御所的中间一带。

周六上午的特别课程刚结束，他便穿着校服直接过来了。其实从锦高到这里不过十五分钟的路程，但是由于并不想来，于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了半个小时。

直实走在人行道上环视周围。这附近是京都府厅等众多政府部门的所在地。他一个高中生，基本和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交集。一条宽敞的林荫大道纵贯南北，路旁的行道树外侧还有可用于停车的辅道。这是一条直通府厅官邸的大道。

直实抬起头，那只黑鸟正悠然地飞在釜座大街的上空。

它既是在领路，也是在监视，确保直实可以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也确保他不会中途逃走。

他放低视线，看向前方。大街对面坐落着一座庄严肃穆的西式官邸——京都府厅舍旧本馆。该馆建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历史悠久，现已被认定为重要文化遗产。有一部分区域现在仍旧承担着办公职能，是仍在使用中的日本历史最悠久的政府官邸。

官邸大门前站着那位戴着连衣帽的男人。

直实皱起眉头，不想过去，脚下却越走越快。担心男人察觉到他的不耐烦后心生不悦。

他穿过人行横道，走到那个男人面前。

“还是乖乖来了嘛。”

男人说道，没有丝毫客气。还是和昨天一样的奇怪装束，穿着搞不清楚到底是巴黎时装周的新品还是防护服，头上戴着宽大的连衣帽，眼睛深深地藏进帽子里，怎么看都像个可疑人士。

“不是你逼我来的吗？”

直实说出心里话。这是他能做的最大的抵抗。

“别说得这么别扭嘛，反正你也没事。”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事？”他继续顶撞道，“星期六我也很忙的。”

“因为两百本？”

直实回过头来，男人已经朝着府厅舍自顾自走了进去。他见状只好赶紧跟上。

府厅舍的地板洁净而明亮，宛如一面镜子。

内部装潢整体是现代风，还使用了一些日式木材，营造出超现代与古典交相辉映的独特意趣。直实胸前挂着“参观人员”的胸牌，饶有兴致地四处观赏这个之前从没来过的地方。

帽衫男带他来的是京都府厅舍里面的“京都府历史记录事业中心”。这个名字虽然不是第一次听，但是直实完全不知道是个什么单位，而且他今天才知道原来这里可以参观。

眼前是一面长达十米左右的木质隔扇墙。建造者可能是想体现京都工匠的匠心意趣，但直实更直观的感受则是：一样政府花大价钱做的东西。

府厅舍的地下设施远比想象中更加豪华、考究。历史记录事业中心——光听名字直实以为是个藏满了古籍的书库，但是里面其实别有洞天。

直实不经意间看到墙上Pluura的标志，改变了他对这个地方的认识。看来这个地方是由大型跨国公司赞助的。

Pluura的大名现在几乎无人不知。

当今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推出了Pluura搜索引擎、P邮箱、Pluura地图。此外还进军游戏领域，推出了Pluura Play。只要稍微涉及网络，就很难不用Pluura的产品。

虽说和Pluura没有一点关系，但是看到熟悉的公司名，直实顿时对这个地方有了莫名的亲近感。

“请在这边集合。”参观团的女讲解员招呼道。

十多名参观人员集合完毕后，墙上的大型显示屏上开始播放解说视频。

直实侧过头看着。帽衫男就站在旁边，而他后面的女性参观者则聚精会神地盯着显示屏，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其他人真的看不见他。

帽衫男身材高大，正常情况下他背后的女性应该只能看到他的后背，但是她却若无其事地盯着前方的显示屏。看样子真的只有自己才能看见他。

对于直实而言，帽衫男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既没有全息投影的粗糙质感，也不像是能一穿而过的假象。至于能不能用手触摸到，还没有试过，他怕自己不礼貌的举动引起帽衫男的不快。

直实在小说里看过无数次这样的桥段，电影和电视剧上也出现过。主人公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看见的人，一个超越想象的存在，故事由此开始。

但是一旦这样的事情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自己身上，却完全体会不到看小说时激动的心情，只有巨大的不安和强烈的不适感。

肯定因为自己不是主人公。

至少他所知道的主人公绝对不会买励志类的书，更不会在买了之后仍旧频频受挫。

可能是察觉到有人在看自己，帽衫男扭过头看向直实。直实慌忙再次将视线投向讲解员。

“七年前，Pluura公司、京斗大学、京都市三方合作的联合项目启动了。”

显示屏和讲解员的讲解相互联动，及时地显示出下一段文字。

讲解员念道：“那就是‘京都纪实’计划。”

此刻，显示屏上的画面适时地切换出京都的地图。那就是平时在手机上看到的Pluura地图。

“Pluura的业务想必大家已经很清楚了。Pluura的邮箱、地图等网络服务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画面中的地图开始倾斜，然后立体化——3D地图，这也是Pluura地图的标准功能之一。

“其主要服务之一的Pluura地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地理信息系统，记录着地球的全域影像。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每天都为用户提供通过地上观测得到的实时测量信息、图片信息，还有卫星定位信息。此外，Pluura还使用无人机进行中近程空中精密观测，以便为用户提供更为高清的地图。”

画面中的3D地图不断放大并进入到建筑物内部。只要获得相关人员的许可，通过Pluura地图甚至可以看到店铺和大楼的内部情况。

“不仅如此，为促进地图服务的进一步发展，Pluura正在进行新的研究。其中一环便是……”

屏幕中的镜头不断放大，一步步进入到大楼、店铺、商品架上。最后，画面定格在一个和果子上。这个小小的和果子占满了整个屏幕。

“‘限定区域内的超高清信息获取计划’。”

讲解员提高音量。这可能是讲解中必须强调的地方。

“作为该计划的模型城市被选中的，正是大家目前所在的京都。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很多世界公认的重要文化建筑遗产，被认为是最适合进行地理信息记录事业的城市。况且，京都还是个盆地，便于划定测量区域。因此，七年前京都在世界各国的候选地中脱颖而

出。京都政府和此前提供过技术支持的京斗大学，以及Pluura公司三方合作，共同启动了这个项目。”

画面中的和果子越来越小。随着镜头拉远，画面从室内移到室外，最后再次停留在街道的全景上。紧接着，整个街道开始发生变化。

一栋房子突然倒塌，原址很快成为一块空地，随后有工程车驶入，一栋公寓瞬间拔地而起。

看了一会儿，直实终于反应过来，原来他看到的是“街道的变迁”，一栋栋新房建起，一家家店铺开张，道路也发生了变化。

“不仅仅是更为详细、精确地记录京都的地理信息，还可以追踪时间上的变化，记录所有时期的全部信息。”

显示屏中，街道终于完成了变化。根据上面显示的时间，那是“今天的京都”。

女讲解员摊开手掌指向大显示屏：“这就是‘京都纪实’计划。”

“表面上是。”

帽衫男突然小声说道，他的声音貌似也只有直实听到了。

一众参观者跟着讲解员进入机构里面。里面指示牌和说明性的内容随处可见，整个机构似乎在建立之初就做了参观方面的准备。

沿着走廊继续往前走，左边有一间巨大的玻璃房，玻璃上有“LABORATORY（研究室）”的字样，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里面工作。直实边走边漫不经心地看着这个房间，里面的自动门打开后，一位怪异的大叔走了进去。

直实皱了皱眉头，还真是个怪异的大叔：中年，穿着随意，一身T恤、短裤还有运动鞋。胸前印着当地叡山电铁的吉祥物，头上插着两根郁金香，活像外星人的触角。除了怪异，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怪大叔进去后就遥控着玩具无人机骚扰里面的工作人员，他旁边的美女好像在劝阻，但是他完全没有收手的意思。由于隔着玻璃听不到声音，直实感觉像是在看一出哑剧。

大叔突然看向直实，眼神顿时对在一起。接着，他伸出舌头，双手摆成剪刀手跳起舞来。直实扭头避开他的视线快步向前走，以免让他看清自己的脸。

走过玻璃房后回头一看，帽衫男竟然面露笑意。难道他喜欢这种把戏？笑点好奇怪，直实心想。

巨大的……球。

直实隔着透明玻璃看着眼前这个巨大的球，足足有四五米高。这还只是露在地面上的部分，整体直径应该有十米左右。

根据介绍手册上的地图，参观团一行已经来到了设施的最里面。一圈玻璃呈圆柱状包围着纯白色的球体，球体的下半部分埋在地下，只有上半部分露出来。

球体表面写有“ALLTALE”的字样，不知道这几个字母该怎么读。

“永久记录城市的所有信息，需要巨大的储存空间。”解说员开始解说。

周围异常安静，只有解说的声音。

“而Pluura公司量子计算机项目的发展和京斗大学完成的新理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现在大家看到的便是这些技术发展的结晶，拥有无限容量的储存器——”

讲解员指着玻璃围栏里的球体说道：“量子储存设备‘阿尔塔拉’。”

原来是这么读，直实突然领悟。

听讲解员这么一说，他好像对这个名字有了印象。可能是以前在科学类的新闻中看到过吧。同时，比起对名字的朦胧印象，他对球体的外观有着更鲜明的、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了！好像是在……

他突然想起来，昨天在伏见稻荷大社的山里，他突然看到过的一瞬影像。那些影像中好像出现了这个球体。

到底怎么回事？

“走啦！”

循声回头，帽衫男已经离开参观团往回走了。

“喂……”

旁边的解说员还在滔滔不绝，直实左右为难地看着帽衫男和解说员。

“那个……不好意思，我有点急事……”

直实向解说员和其他参观者郑重地低头致歉，小跑着追向帽衫男。感受到背后众人诧异的眼神，顿时心生歉疚。他一边小跑，一边埋怨帽衫男仗着没人能看到自己而为所欲为。

10

京都御所繁茂的树林在车窗外划过。

直实按帽衫男所说坐上市营公交车，现在已经到了今出川大道。下午的公交车也还是稍显拥挤，他站在车上，一只手抓着扶手，一只手拿着手机。

手机上显示着Pluura地图的界面，蓝色的线条标出导航路线，帽衫男要求前往的终点则用图标标识。

出町柳。

随着手指滑动屏幕，镜头拉近，画面上显示出出町柳的街景。360度的街景图上甚至能看到街上的行人。

“‘京都纪实’计划是不是能让这个街景图清晰好几倍？”

直实问身边的帽衫男。身材高大的帽衫男并没有抓任何扶手，只是泰然自若地站着。

“对，不过完全不同。”帽衫男说道，“量子储存设备‘阿尔塔拉’拥有无限的储存容量，远远不止几倍，它的储存能力是现在的几亿倍、几万亿倍。”

“有点难以想象……”

“嗯……”

直实转过头来才发现一位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正一脸疑惑地看着他，终于意识到在外人眼里自己相当于是在大声地自言自语。

见状，帽衫男露出睥睨的笑容，直实对他更加厌恶了。

公交车在出町柳站前停下，他正准备下车，帽衫男却先他一步冲出车门。

“快！没时间了。”

直实莫名其妙地赶紧跟过去。身高腿长的帽衫男快步走着，直实需要小跑才能勉强跟上。他怀疑帽衫男是故意这么做以嘲笑他腿短。

他一气之下加快脚步走到帽衫男身边，没想到对方却开口问："刚刚看到手机上的街景图了吧？"

"嗯？嗯。"

"看到街景图里面的行人了吧？"

"对啊。"

"你觉得——"帽衫男提高声调，"那些行人知道自己成了照片里的人吗？"

直实皱起眉头，不明白他什么意思。想了想，依旧无法彻底理解。

直实一路走一路想，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目的地。帽衫男先行一步，沿着河堤的阶梯往鸭川三角洲走去。

鸭川三角洲是贺茂川以及高野川合流的三角形河岸。从三角形的顶点开始放置的踏脚石一直延伸到两条河的河对岸，人们可以直接从三角洲地区走到对岸去。很多电影都在这里取景，是个远近闻名的地方。

他们站在三角洲东侧，高野川河边的水泥地上。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但是离太阳落山还有一段时间，几名游客正踩着河里的脚踏石渡河。

之前讲解员提到的用于观测地形的无人机正在上空盘旋，头顶传来轻微的螺旋桨的声音，让人感到舒适而恬静。

但是放眼望去，这个地方能看到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来这儿干吗？什么也没有。"

直实疑惑不解。让人急匆匆赶过来，结果却什么特别的事情也没有。

"有的！再等等。"男人回头说。

直实和帽衫男面对面站着。帽衫男仍旧戴着宽松的衣帽，遮住了眼，但是他的嘴露出了一丝笑意。

"会有记录中的事情发生。"

不知所云，直实皱起眉头。

就在这时，有什么东西在眼角一晃而过。他本能地想看看是什么，原来是地上的一个小影子，于是抬头察看。

却只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天而降。

“啊！”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根本来不及躲避。直实感到头顶一阵剧痛，反应过来时自己已经倒在了地上。他趴在地上，惊魂未定地看着水泥地板。

啪嗒！啪嗒！两滴血落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缓过神来：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砸中了脑袋。他想起刚刚从眼前一闪而过的螺旋桨。那是……无人机？

“2020年——”帽衫男自言自语地说道，“就在这里——京都，‘京都纪实’幕后真正的计划秘密启动了。”

帽衫男走到无人机的残骸边上。无人机的螺旋桨已经破损，小小的指示灯闪烁着，应该是在告知意外的发生。

他低头看着无人机，说：“他们真正的计划是出动大量的机器对整个京都进行精密测量，然后让阿尔塔拉滴水不漏地记录京都的方方面面。”

“方……”

直实不是很理解。他用手捂住额头，望着天空。

手心传来些许汗液湿润的触感。

“……方方面面？”

“2027年4月17日。”

帽衫男没有回答，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2027年4月17日，不就是今天吗？

“准备在河边看书的坚书直实被发生故障的无人机砸中，太阳穴处负伤。”帽衫男指着脚下的无人机说，“这就是阿尔塔拉所记载的过去。”

“过去？”直实重复着帽衫男的话。

话说出后过了半天，直实终于开始体会到其中的意思。

“对。”不等他完全领悟，帽衫男伸手指着眼前的景象介绍道，“这里是记录在阿尔塔拉中的‘过去的京都’。”

接着，帽衫男指着仍旧跪在地上的直实说：“而你，是记录在阿尔塔拉中的‘过去的坚书直实’。”

“我？”

随着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之前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也好像有了答案。他回想起帽衫男几分钟前说过的话：“你觉得那些行人知道自己成了照片里的人吗？”

街景图中的行人。

照片中记录的人……

记录中的……

“我是？”

帽衫男点点头表示确定，然后伸手抓住一直没有除下的帽子。

“而我是——”

他慢慢摘下帽子，五官越来越清晰：双颊略显清瘦，眼部周围有一圈黑眼圈。

“从2037年的现实世界进入到阿尔塔拉内部的——”

帽子已经完全摘下来了。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他的太阳穴，也就是直实现在用手按住的地方，有一块疤痕。

也就是说，他是……

“十年后的坚书直实。”

“十年后的……”

直实只能单纯地重复着对方的话。

“我？”

他完全理解了。

帽衫男说的话、话里的意思、从昨天开始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都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答案。他现在已经知道帽衫男所说的是怎么一回事了。问题是——

如此荒唐无稽的事情，真的可能发生吗？！

在科幻小说里是可能的，科幻电影里也有可能，漫画、游戏和虚构小说里也充斥着这样的情节，唯独现实中绝不可能发生。

而帽衫男说，这并不是现实。

生活在虚拟世界的自己。

从外面来的、未来的自己。

“你别怕。”

直实惊讶地抬起头，发现男人正低头看着他。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此前未曾有过的温柔。

“放心吧，没什么好害怕的，你的事情我都清楚。再说，你的事也是我自己的事。”

男人温柔地说。

他走到仍旧无法起身的直实身旁，蹲下，看着直实。

直实仍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他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不用说，我都知道。”男人说，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接纳与理解。

直实感到一种从未有过又无法言喻的安心感，就像是知己间的久别重逢，又像是家人间的心心相印。

既然是对自己知根知底的未来的我，想必应该懂得刚踏入高中校门时的烦恼吧？

他应该理解我一心想要改变自己，却什么也改变不了的不甘吧？

“对，我就是为此而来。”

未来的自己小声说。

“你……”

直实心跳加速，用一种充满依赖的心情注视着这个年长的男人，仿佛他是自己并不存在的哥哥。

男人则露出慈祥的目光看着他，说：“想要女朋友。”

直实回答道：“不……不是。”

春天的高野川平静地流淌着。

---

(1) 穿越千本鸟居后所到之处通称为“命妇谷”，一般以“奥院”之名广为人知。此奥社奉拜所为可遥拜御山之地，稻荷山三山峰恰好位于此神殿的后侧。

(2) 奉纳，指对神佛的供献、奉献。

(3) 日本的传统习俗，指新年的首次参拜。通常在每年的12月31日晚上或1月1日早上进行，人们到神社或寺院参拜，祈求平安。

第二章

1

妈妈把正方形的创可贴小心地贴在直实的太阳穴上。

“没想到你居然会受伤。”母亲说，她好像感到颇为稀奇。

她的稀奇并不是没有道理。直实平时习惯待在家里，在上小学和初中的九年中基本没有受过伤。他露出尴尬的表情，用手摸了摸头上的创可贴：这是几年前买的来着？

“我还是稍微联系一下政府那边吧。”

“不用啦！只是皮外伤，又不是什么大事。谢谢妈妈。”

直实不好意思地草草谢过，然后匆匆离开客厅，打开房间的推拉门。他的房间就在客厅两步远的地方。

理所当然地，男人已经在房间等着他了。

他忐忑地关上推拉门走进房间。

就算在房间里，男人也依旧穿着那件纯白的外套，只是帽子已经摘下来了，可以清楚地看到脸。他的肩上站着那只三条腿的黑鸟，看样子应该是他的同伴。

他说他来自未来。

男人自顾自地检查起书架，丝毫不拿自己当外人。看着他的侧脸，直实不禁承认：确实有点像。再过十年，自己的确可能会成为这个样子。

同时，他又对自己将来变成这样有些许抵触。具体的理由说不上来，总之不是自己理想中长大后的样子。

语言粗暴，任性妄为，只顾自己一味地表达，丝毫不考虑别人，做什么都由着性子来。

这和现在的自己简直判若两人，实在难以想象仅仅十年时间，自己竟然会成为这个样子。

“哈哈，以前还真是买过这种书。”他指着桌上一本没有收起来的书感叹道。

那本书是前天买的，才过了两天，上面已经贴满了便签——《决断力——从明天开始！实践训练》。

男人自嘲似的笑了笑。

直实进入房间，走到男人身边。由于身高上的差距，直实一靠近他就不得不采取仰视的姿势。

他鼓起勇气问道：“你……真的是未来的我吗？”

“身高差太多了？”

被人说中心事，他畏怯地点点头。自己的身高是一米七，而男人足有一米八以上。

“很快你就会长个子了。”男人说，“而且，这只是为了进入这个世界的躯壳而已，外观是可以更换的。”

“更换？”

男人轻佻地打了个响指。

忽然，那只手消失了，变成一条铁臂。直实被眼前瞬息之间的变化吓得目瞪口呆。那铁臂看上去像是老玩具店里陈列着的那种机械臂。随着“当当”两声，立即恢复了原样。

“咦？！”难以置信。

如果是魔术的话也太真实了，完全找不到破绽。

他目瞪口呆，软绵绵地坐在椅子上。

直实难以置信地看了看自己的手，然后抬起右手，试着打了个响指，只听到一声闷响。他一直不会打响指。毫无疑问，什么也没有发生。

但是他有一种明显的“感觉”，仿佛自己的手里有了一股极其可靠的力量。

“这个世界……”直实抬头看着男人，“只不过是记录下来的数据，对吗？”

“对。不过，就算我告诉你也没有任何意义吧。记录在阿尔塔拉中的这个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完美复刻。”

男人毫无征兆地打了个响指，直实浑身一颤，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个是‘现实’。”

接着，他又打了个响指，仍旧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个是‘记录的数据’，处在这个世界的你根本无法对二者加以区分。也就是说，追究孰真孰假是没有意义的。”

“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只能这么信了……”

“接受得还挺快。”

“我是觉得这很像格雷格·伊根[(1)]的桥段……”

直实看向书桌边上摆着的书，那些是所有书里他比较喜欢的。其中大多数都是早川书房的科幻系列，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青背书”。

格雷格·伊根、H.G.威尔斯[(2)]、菲利普·K.迪克[(3)]、亚瑟·查理斯·克拉克[(4)]，都是他钟爱的科幻作家。

平时也没有特意说要看什么书，只是各种书看着看着就喜欢上了科幻类的。虽然那些郑重其事的封面和严肃认真的内容曾让他汗毛直立，他却经常主动去各个书店找来看。他觉得，就自己这个年龄而言，算是看得不少了。在这方面，算是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可以理解帽衫男的话。

直实看着这些书，一本一本地回忆其内容。好像格雷格·伊根的《置换城市》中的情节和男人说的情形比较相似，《炽热》好像也是？

虚拟世界。

生活在虚拟世界的人们。

回忆起这些作品的内容后，对于帽衫男讲的话，他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疑问。《炽热》中，虽然最后人类基本上都成了虚拟生命，但那发生在遥远的未来。《置换城市》中的虚拟世界也和现实世界有巨大的差异。

而据帽衫男所说，这个世界仅仅是记录下来的现实世界，是它的翻版。

“这样的话……”直实抬起头看着帽衫男，“你到底为什么来这个世界？这只不过是一个和现实世界一模一样的过去的世界。”

直实把想问的问题直接抛出来。

未来的自己究竟为什么……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再说一遍。”

帽衫男打响响指，这次不再安静了。他肩上的黑鸟振翅飞起，落在书架上。它灵活地抬起第三条腿，把书架上放着的牛皮纸箱一个个踢翻在地。

“啊！”

箱子重重地落在地上，里面装的东西撒了一地。箱子是自己收拾的，里面装的什么直实一清二楚：相册、带明信片的少年杂志，还有少量的小黄书。

“啊！！！”

直实一边大叫，一边手忙脚乱地把散落在地上的杂志拢到一起，塞进床底下。显然已经迟了，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他满脸通红。未来的自己看到这些会不会感到羞耻？

“我来这里主要是为了给你解决青春的烦恼，也就是说……”

男人依旧自顾自说道。

“帮你交女朋友。”

2

学校的“班级”有着独特而牢固的界线。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自己的教室，但是若想要去其他班串门，则会遇到一道透明的墙。不过是去其他班见一个朋友，直实甚至感觉，好像他们班剩下的三十九人都站在了排斥自己的对立面。

所以他一般不去其他班级串门，哪怕那个教室只有寥寥数人。他受不了别人的目光，光是想起来就恨不得落荒而逃。

他也觉得自己过于敏感，并认为就算在全年级二百五十名高一学生中，自己也是数一数二的性格软弱的人。

而高一的学生中，有几个人恰好和直实相反，具有强大的内心。

他们有着自己和他人共同认可的切实价值。

他们无所畏惧，就算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坚强地生活。

直实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假装看书，时不时地盯着班上的其他同学，但是过于小心谨慎，连两秒也无法持续。不看的话心里又很在意，只能一次次地偷瞄。

视线所及之处，三个女生正在谈笑，两个是班上的女生，中间那个则是其他班的女同学。她们有说有笑，教室充满了快乐而融洽的气氛。

勘解由小路三铃。

在图书委员会遇到的偶像少女。仅仅开了一次委员会便使同学和学长为之倾倒，是个绝对的强者，强到令直实难以相信她竟然和自己同龄。

当然，她本人可能对直实单方面感受到的学生间的阶级差异没有丝毫兴趣，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她才受到大家的欢迎吧。

真正的公主是不需要区分强弱的。她什么也不需要做，其存在本身就可以给周围的人带来幸福，周围的人也会自觉对其宠爱有加。想去哪个班串门尽管去就好了，因为其他班的同学都对此求之不得。

直实借着文库本的伪装继续观察。眼前，勘解由小路正甜美地笑着，身上仿佛熠熠生辉。他不禁感叹：如果自己要观察的对象是她该多幸福。

“勘解由！回教室啦！”

旁边的女生对她叫道。

勘解由小路三铃点点头：“嗯！中午再见吧！”

她同朋友挥手告别，离开教室。勘解由小路三铃离开后，中间的阻碍消失了，直实终于可以看清刚刚被挡在她身后的人。

靠窗的座位上，一个女生正在看书。

书被套上了书皮，不过看上去应该是本小说。她和直实一样，都喜欢在教室里看书，可直实觉得他们并不是一类人。虽然做的事情一样，但是自己和她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传！传！”

突然响起的喊声把直实吓了一跳。原来是班里的男同学把装体操服的袋子当作皮球，在互相扔着玩。

“还来！”另外一名同学戏谑地喊道。

直实低下头，假装在看书：为什么明明大家年纪一样，也都是男生，自己却这么怕他们？

“喂！”

“我去！”

直实闻声抬起头。可能是失误了吧，失去控制的“球”迅疾无比地划过教室，从正在看书的女同学的脸部和书之间穿过，撞到教室的墙壁，掉在地上。

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围观的同学都觉得大事不妙。虽然没有直接打在身上，不过已经明显影响到了她。任谁都知道游戏玩得有点过了。包括直实在内，所有人都屏息以待，看那个女生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哗啦。

她若无其事地翻动书页。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他甚至感觉听到了大家诧异的声音。

旁边的同学用手肘碰了碰那位始作俑者，提醒他道歉。他立刻低头致歉：“不好意思……”

一行瑠璃不动声色地继续看书。

班上的另一名图书委员一行瑠璃在各方面都是压倒性的强者，观察她一整天后，直实得出这样的结论。

先不说别的，她总是一脸无畏。“无畏”一词内涵很丰富，在某些场合下甚至可以有美丽的意思。她算不算长得好看，直实没有确定的判断基准。虽说五官端正，但并不是他喜欢的类型。至少，她肯定不属于可爱型的。

一行瑠璃总是一副冷峻的表情。一向不苟言笑、愁眉不展、冷若冰霜，甚至让人怀疑她是不是在生气。这个年纪的女生本应十分爱笑，俗话说就算掉双筷子都会咯咯笑个不停，但她像是那种对筷子的表演没有任何兴趣，用人格担保自己绝对不会笑的类型。她的表情就是这么严肃。

中午，一行瑠璃去了小卖部。她的身材娇小（与勘解由小路三铃相比），对拥挤的人群却没有丝毫畏怯，径直从人潮中央穿过。明明抢占到了前排的抢手位置，有机会随意挑选烤肉面包和海鲜三明治，最后却只要了四个再普通不过的麻花面包。她好像很喜欢麻花面包。

买完面包回到教室时，她的座位被几个大声喧闹的女生借用了，她们正聊得热火朝天。

“然后你知道吗，你猜汤川学长说什么？他说……”

“不好意思，椅子……”一行瑠璃打断道。

这也太不合时宜了，同在教室里目睹了这一场面的直实简直难以置信。一般人应该不会这么做吧？那群女生道歉离开后，一行瑠璃马上翻开书，边吃麻花面包边看书，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下课后，一行瑠璃到图书馆的前台坐班。这是一份负责图书借还的差事，但是借书的学生不多，基本没有什么事做，她一直坐在前台闷头看书。看了一会儿，突然眉头紧锁，原本就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现在明显闷闷不乐了，仿佛马上就要像漫画中的不良少年一样，大喝一声：“我去？！”她翻开前面看过的那一页，确认一番后又翻回来，然后再次眉头紧锁，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一名想借书的学生见此情景，畏缩着不敢靠近。

直实在走廊看着眼前的景象，心想：任谁看见都不敢轻易靠近吧？

“咦……”

啪！后脑勺受到猛烈打击。他回头看去，三条腿的鸟正扑棱着翅膀。

“啊！”

黑鸟大叫一声落在走廊上，随即转身往里面走去。直实乖乖跟在后面。

他看了看眼前这只体态臃肿的鸟。他调查过，这只三条腿的鸟似乎是“八咫乌[(5)]”，以前好像在神社的讲解板上看到过，具体哪个神社他记不清了。总之，虽说长着三条腿，到底还是只乌鸦。

乌鸦头也不回地走在校园里。可能是因为多长了一条腿，它走得飞快。直实起初小跑着跟在后头，后来逐渐变成了飞奔。

乌鸦径直走进一间男厕。这间厕所位于学校的尽头，用的人不多。直实跟着进去，未来的自己已经一脸严肃地在里面等着了。

“干吗到厕……”

“嘘！”

男人赶紧伸出食指放在嘴边加以制止。很快，里面传来一阵马桶的水声，一个男生走了出来，看样子是高年级的学生。男生瞥了一眼一动不动地在厕所里站着的直实，一脸狐疑地洗手。直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男生没有理会，皱着眉头出去了。

男人终于放下手，意思是可以说话了。

“让人看到你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不奇怪吗？”

“谢谢您关心！”

未来的自己好歹算是为自己着想了一回。直实一边感谢他，一边又心生埋怨，如果不是他突然闯进这个世界，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事。

“怎么样？看过了吗？”男人继续说。

“嗯，看过了。”

何止看过了，从早上上学到下午放学，他看了一整天。

“我看了一整天……你说的那个，是真的吗？”

“当然。”男人简短地回答道。

“从今天开始算起，三个月后你将会和一行瑠璃成为恋人。”男人用理所当然的口吻说道。

他的语气里没有一丝不确定，犹如在宣布某个既定的事实，就像蚊子咬了就会发痒一般理所当然。

这种口气让直实很不舒服，他不服气地抽动着脸部的肌肉。

“你那算什么表情？”

“呃……没有啊。”直实本能地挥手。身体自然而然地做出了否认的反应。

“一行同学和我，应该不可能吧？”

“不可能？”

“我是觉得……”

直实小心翼翼地寻找着语言。男人的表情让他有点害怕，他想尽可能用稳妥的方式进行解释。

“嗯……对我来讲，她是不是有点难度太高了？像一行同学那样冷傲的人，我这样的，只要稍稍靠近，可能就被她活吞了。而且，嗯……我比较喜欢那种……稍微……偏可爱一点的。”

“你说她不好看？！”

一不小心就踩到了雷区，直实懊悔不已。

他想起一行瑠璃的长相，辩解道："不是说她长得不好看，她很漂亮，但是怎么都和可爱不沾边吧？"

直实拼命解释，虽然心里还是有所畏惧，但是白的不能说成是黑的。如果一行瑠璃那精悍的五官也算得上可爱的话，那狮子也是可爱的了。

"当然算了！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看？你不会看错人了吧？！"

男人有点恼羞成怒，音量提高了几分。

他这么一说，直实想：搞不好真的搞错了。

可能三个月后和他交往的不是一行瑠璃，而是别的女生。

话又说回来，如果只是长相的话，还有可能会弄错，但是名字也完全一样……

直实正想着，男人突然走过来，从他身边擦肩而过："我自己看看。"

"啊？"

"在图书馆是吧？听好了，别和我说话。"

男人吩咐完便径直穿门而过。直实赶紧跟上，差点撞到门。

3

玻璃门对他而言简直就是形同虚设。他从玻璃门中一穿而过，直接冲进图书馆。直实再次被迫急刹车，小心地推开重重的玻璃门。

迈过玻璃门，静谧的空气顿时笼罩四周，仿佛踏足了某个圣域，不能发出一点声响。

锦高前几年刚做过大规模的翻新，图书馆也焕然一新。内部装潢主要采用白色建材和木料，营造出一种高雅的氛围，还设有很多小窗用于通风和采光。

图书馆上下共两层，一楼主要用于藏书，二楼是自习室。自习的学生都在二楼，一楼的图书阅览区往往比较空，今天也没什么人。

直实蹑手蹑脚地从书架旁边走过。在学校里，图书馆是最接近他的主场的地方，现在他却有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走到最靠近柜台的书架旁，男人停下了脚步，看向柜台。直实猫着腰走上前，指着柜台小声说：“没错吧？是她吧？”

一行瑠璃仍旧在柜台前埋头看书，脸上神情复杂，看的可能还是刚刚那本书。

“我和她同班，又都是图书委员，应该不会认错。”

说完，直实更加确定了。至少，认识的人里一行瑠璃只有这一个，不可能有另外一个突然冒出来和自己谈恋爱。

话虽这么说，直实到现在仍然无法相信。

难以想象自己将和眼前这个人在短短三个月后成为情侣。明明大家只是上高中后偶然被分到同一个班，然后偶然都成了图书委员而已。

当然，这或许会成为关系发展的契机。

但是抛开这些联系，她和自己之间的距离实在太遥远了。

性格不一样，气质不一样，气场也不一样。直实甚至觉得一行瑠璃和他完全是不同种类的人。两个人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实在难以想象有一天会走到一起。

他也无法想象有一天会把一行瑠璃视为非常重要的人。

就在这时，一滴水在眼前滴落。

直实抬起头。

帽衫男仰着脸，大滴的泪水从他脸颊滑落。

直实不知该说些什么。

仿佛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却无法挪开视线。帽衫男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动不动地盯着柜台。泪水不停滑落，但是他顾不上擦拭，只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她。

沉默的时间淡淡流逝。

未来的自己流下的泪水，穿过图书馆的地板，消失了。

漫天的橙红笼罩着京都的每一条大街小巷。

直实站在学校的屋顶上，红日西斜，那个只有自己才能看见的男人站在屋顶边缘。虽然觉得不会有问题，但直实还是本能地感到危险。

不用说，直实是不敢到这么危险的地方的。他站在檐廊下，眺望着眼前的京都街景。

四条大宫那边的高层建筑以及更远处的山峦清晰可见。京都群山环绕，不论面向哪边，总能看到墨绿的山峦。再过一会儿，夕阳就会在山的那头徐徐落下。

“刚交往不久，事故就发生了。”男人静静地说。

直实看着站在屋顶边缘的男人。此刻他又戴上了帽子，无法看清他的表情。

“当时我们正在一起看花火大会。那天是阴天，天气不好，花火大会差点没开成，不过最后还是决定在下雨前召开。就在烟花表演迎来高潮时，一道落雷打在河边的树上。”

直实听到自己的心脏“咯噔”跳了一下。

他后背发凉，身体已经预知了不幸的结局。

“很不幸，她当时就在旁边……”

随着男人的话语，不幸悄然而至。

“从此再也没有醒来。”

男人不再说话。一阵沉默降临，远处传来汽车的轰鸣声。

直实慢慢消化着耳朵听到的事实。世上最令人悲伤的事，莫过于死亡。

一行瑠璃死了。

说实话，他并没有什么切实感触。他才见过她，她方才还神采奕奕。男人说的是以后的事情，当下的直实很难体会到。

所以他能体会且相信的只有一个，那个正在发生的亲眼所见的事情。

未来的自己，看起来比自己强大不知道多少倍的男人，竟在他面前泪流满面。

“我来这里是为了‘篡改记录’。”男人再次开口，“我要更改从今天开始到三个月后的记录，防止事故的发生。只要她活下来，这件事就会成为一个震源，其他记录也会随之改写。这样一来，在阿尔塔拉的无限记忆空间中，‘一行瑠璃活着的世界’将会被记录下来。”

直实在脑子里咀嚼着这番话。他说的内容并不是无法理解，如果阿尔塔拉真的有无限的记忆空间的话，这样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

“这么做……”直实小声地说出自己的疑问，“有意义吗？”

他战战兢兢地问道，然后低下头，后悔是不是不该问。但是，这是个不得不问的问题。

“就算一行同学在记录的世界里活下来……”

“现实世界的她也不会回来。”男人言简意赅地回答，好像在说：这种事情我当然知道。

“那……为什么？”

没有回答。

一阵沉默过后，男人开口：“那个时候，我们才刚开始交往……”男人摘下帽子，露出脸，“我们哪儿也没去，没有任何回忆，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

他的侧脸非常平静。

“一次就好。”男人平静地说，“我想看到她幸福的笑容，想要她的笑容留在这个世界，想要和她有共同的回忆。哪怕不是现实的，哪怕……”

男人回头看着直实：“不是我的。”

他的眼神中带着某种坚定，直实难以想象的坚定。

就算毫无意义，就算一切只停留在虚拟世界，就算喜欢的人成为别人的恋人，他依旧义无反顾。

男人从天台的栏杆上跳下，朝他走来。直实无法动弹。他的手朝着直实伸过来，直实反射性地做出警惕的姿势。

然而他的手却抓了个空，从直实的手臂一穿而过。

“我只是个虚拟的化身，甚至无法触摸这个世界，什么也做不了。”

男人说着，后退一步，对着直实深切地低下头：“拜托你！”

男人的声音径直传入心里。

“帮帮我！”

直实震惊不已，不知如何是好。男人深深地低着头，他原本身材高大，现在却把头垂到了直实脸下。他是个压迫感十足的人，独断专行又充满自信，现在这个成年人却只能向年幼的自己低头恳求。

“我……那个……”

两只手不听使唤地举了起来，做出无能为力的姿势。还没有想好怎么办的时候，身体先表示了拒绝。

但是，内心并不允许他如此草率。

要认真考虑才行。

看着眼前这个诚恳地低下头的男人，这个把一切都坦白了的男人，他决定：不能对他敷衍了事。要认真明确自己的想法，然后认真地回答他。

“我……”

直实有意识地放下双手，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事情有点突然，我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而且对一行同学也不是很熟，所以，嗯……和她交往的事情，我也完全没有概念……”

自己说的话，在耳边盘旋。

完全没有概念……

但是……

“虽然说一行同学确实不属于可爱型的，可是……这么说可能显得不是很诚恳，但是……如果能和她这么漂亮的人在一起，那一定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他把心中所想一字一句地转换为语言。他是真的觉得不够诚恳，甚至有点私心，幼稚且令人讨厌。但是，他只能这么说——因为自己本来就这样。

“而且……”真实的想法自然流露，“如果可以预防事故，使她免于死亡的话……我也……希望可以帮到她。”

未来的直实抬起头，诧异地看着他。

“那个……”

直实想说什么，又感到难为情，只能傻笑着企图敷衍过去。真是太差劲了！

“我该怎么称呼‘你’？”

听他这么说，未来的直实露出了微笑。

这个笑容里，他一贯的强大自信又回来了。不知为何，看到他这个样子，直实也感到非常开心。对，一定是因为他们——

形同一体。

“不如，你叫我‘先生’吧。”男人低头看着他说。

“先生？因为你比我先出生？嗯……挺一般的……”

居然主动让别人叫自己先生，直实叹为观止。至少，现在的他还做不到。十年后，自己真的能成长为这个样子吗？

直实正想着，未来的自己——先生，伸出右手。

直实疑惑地看着他的手。他们无法触碰到彼此。

“做个样子也好，要有仪式感。”先生解释道。

原来如此，直实赶紧伸出右手。

两只无法接触的手握在一起。因为完全无法感知彼此，动作显得生硬又笨拙。

这个仪式结束后，约定就成立了。

和先生一起，齐心协力挽救她的生命。

“我会好好教你的。再怎么说，我也比你多活了十年。”

“可是……我能帮到什么？”

直实终于放松下来，可以冷静地看待这一切。

先生没办法接触这个世界，而自己可以，那么多少应该可以帮上点忙吧。

但是，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不，连普通都算不上，只是个一无所能、优柔寡断，连普通高中生都不如的人。

“我真的……什么也做不了，‘你’应该清楚吧？”直实卑微地说。

他也不想这样，但这是事实，没有办法。

听他这么说，先生突然放声大笑。

“不不不，你再也不会什么也做不了了。”

突然，一个黑影出现在屋顶上。直实本能地朝那个方向看去，原来是那只三条腿的乌鸦。

“因为现在的你，有了我和——”

乌鸦朝着直实刚刚握过的手径直飞来，停在他的右手上，随即开始变换形状。

“它。”

乌鸦柔软地弯曲着身体，逐渐变成一种软绵绵的物体覆在手上。从手心到手指，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感觉一直蔓延到整个手掌。

有一瞬间，直实隐隐感觉到它的羽毛向四周轻轻飘散。

他再次看向自己的右手，不知何时，乌鸦的变化已经停止了。现在裹在右手上的，是一只奇妙的蓝色“手套”。它轻轻摇曳着，宛如深海的一抹蓝。

---

(1)格雷格·伊根（Greg Egan）：澳大利亚科幻作家，以科学基础严谨的硬科幻著称。

(2)H.G.威尔斯（H. G. Wells）：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被誉为“科幻小说界的莎士比亚”。著有《时间机器》等。

(3)菲利普·K.迪克（Philip Kindred Dick）：美国科幻小说作家，赛博朋克类型科幻先驱。著有《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等。

(4)亚瑟·查理斯·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英国科幻小说家、发明家，著有《2001太空漫游》等。

(5)日本神话故事中，神武东征之际，受高皇产灵神和天照大神之命，从熊野国到大和国为神武天皇带路的乌鸦。

第三章

1

直实把教科书和校服塞进书包，换上运动服。

可能是因为这身异于寻常的穿着，他有一种参加郊游活动时的不安，心生逃避。

他走出房间，小心地关上推拉门，然后走到玄关，轻轻地转动门把手。就在这时，母亲的房间传来声音：“直实？”

母亲好像还没睡醒。他虽然想好了借口，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他并不想说。

“我出门啦！”

他赶紧关门，锁上，然后匆匆跑下楼梯，到自行车棚骑车出门。

上路后才感到一阵微凉。已经四月了，但早上六点的气温还是不高。

出来的时候穿件外套就好了，他一边想一边骑车穿过清晨的西大路大街。

双冈——耸立在山阴本线花园站附近的名胜之地。

双冈是两座碧树滔滔的山，上面建有古坟群。山并不是很高，大概比周围的住宅区高出50米，有几分《哆啦A梦》里“学校后山”的感觉。山里铺设了观光道，不少人喜欢到这里惬意地徒步游玩。

人迹罕至的山中一角，郁郁葱葱的森林到这里突然中断了，形成一个广场般的空地。直实和男人站在空地中央。

“想象结果！”

耳边传来男人指导的声音。他之前让直实叫他先生，现在倒真表现得像个教书先生。

“想象一下身边比较简单的东西，尽量生动具体。塑料、橡皮、纸，都可以。”

直实闭上眼睛。

他穿着一身运动服，单膝跪地，右手撑在地面上，手上裹着乌鸦幻化而成的蓝色手套。

闭上眼睛后，脑海中的形象稍微清晰了一些。刚开始他选择的是纸，但是一闭上眼想到的全是小说之类的东西，后来干脆换成塑料。

他想象着一块小小的塑料块，刚成型的普普通通的那种。

渐渐地，右手出现了异样的感受。和之前变化也不大，但却是未曾有过的感受：手掌周围的温度渐渐散去，世界好像变成了一个二维的空间。

“用你的心，把这个意象……”先生找准时机开口道，“抓住！”

他语气强硬。直实丝毫不敢怠慢，伴随想象的动作，现实中的他也举起右手做出抓握的样子。

抓住了!

原本撑在地面上的手竟然直接握成了拳头。坚硬的地面好像突然变得软绵绵的，手指自然而然地嵌进土里。

直实惊讶地睁开眼睛。

手没有丝毫变化，仍旧张开着撑在地上。

难道是错觉？可这也太生动了。直实疑惑不解地抬起手。

一个小东西静静地躺在刚刚手掌覆盖的地方。

橡皮块般大小，这不就是刚才想象中的白色塑料块吗？！

“有了！有了！”

他睁大眼睛小心翼翼地把它捡起来，然后用没有戴手套的左手摸了摸，确实是自己所熟悉的普普通通的塑料，如假包换!

“第一次能达到这种程度，很不错。”先生满意地说。

他走到直实身边，指着他右手戴着的那只神奇的手套：“它叫‘上帝之手’。”

说完他打了个响指。

这只打响指的手立刻变成一只手套，和直实手上的那只一样，没有固定的形状。

直实愣了一会儿，想：这应该是虚拟的。

他想起之前在房间里看到的景象。当时先生打了响指之后把手变成了一只铁臂，还说自己是“虚拟的化身”，那么现在看到的应该也是触摸不到的全息影像之类的吧？

先生张开手掌，手心向上，说：“上帝之手可以直接访问记忆世界阿尔塔拉的数据，从而‘改写世界’。”

突然，他的手心冒出一股水柱。眨眼间水柱就变大了，水流像水管破裂般喷涌而出。

“从空气到水。”

水停止喷涌，消失了。接下来，他蹲在地上，手掌贴住地面。一会儿再抬起手时，竟出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宝石。

“从土块到宝石。”

他伸手一挥，宝石也消失了，就像变魔术一样。

先生起身，把手悬在半空。

手里凭空造出一个棒状的物体，并且随着手的活动，越变越长，最后一根白色的金属棒伸到直实面前，他这才发现原来是一个交通标示牌。

“从无到有。”

先生握着这根两米多的交通标示牌，轻巧地挥舞着，就像在舞动一根指挥棒。不一会儿，这个庞然大物也如水和宝石一样消失了。

“这些都是虚幻的。”先生解释道。

“我只是个虚拟的化身，所以在阿尔塔拉内部的世界里，权限被限制了，什么都触碰不到，顶多只能耍耍把戏。”

他低头看着直实手上的手套。

“但是上帝之手有物理权限，既可以接触到这个世界，也可以加以干预。如果能熟练使用这只手套的话，刚刚看到的所有幻象都可以在这个世界成为现实。”

直实再一次看着自己的手。

也就是说——

“无所不能？”

“理论上是，不过还有很多制约。”先生说，他再一次蹲在地上。

“首先……”

他把戴着手套的那只手放到地面上，然后像是从地里拔萝卜一样，拔出一张会议室常用的白板。

“只能对手套直接接触的部分起作用。”

白板做好后，先生把手心朝向直实。直实以为他要对自己做什么，马上摆出了戒备的姿势，但是什么也没发生。

“不能隔空造物。”

“原来如此。”

“其次……”

先生再次打响响指。白板上立刻出现一排马克笔写的图和文字，他可能要以此进行说明，俨然一副开讲授课的样子。直实赶紧在白板前坐下，屈膝，双手放在膝盖上，就像上体育课时那样。

“处理的速度和信息量密切相关。”

直实看向白板。上面排列着几个元素符号和分子图：Fe、Cu、O_2、H_2O，都是些他也能理解的初级的内容。

“单质以及水等组成结构比较单一的物质，处理起来也比较简单。可以马上做出来，也可以马上就使之消失。‘改写世界’所需的时间比较短。”

直实边听边点头，直觉上理解起来也比较容易。结构简单的东西，用手套做起来相对简单。

“反过来，复杂的东西处理起来花的时间也多，改写时要做的联想也比较难。比如电脑和手机等精密仪器，还有其他由无数零件组装成的工业产品。”

直实思考着先生的这番话。确实，如果现在让他马上造一辆汽车，外壳还能勉强回忆起来，内部的零件简直无从想象。电脑和手机也一样。

“其中，最难以处理的是——生命体。”

先生打下响指，白板马上改头换面，换上了新的图——狗、猫以及人的简笔画。

“生物吗？”

“因为生命体随时都在变化，信息量极其庞大。我问你个问题。”先生指了指白板上的人，看着直实问道，“人体中信息量最大的部分是哪里？”

“嗯……”

直实开始紧张地思考，脑子里相继出现熟悉的组织和器官，然后停留在信息量储存最丰富的那个器官上。

“脑？”

先生满意地点点头。看来是答对了，直实松了一口气。

“人脑的记忆容量极其庞大，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其表现之一就是人类意志，拥有极高的信息密度。就算拥有上帝之手，也基本无法处理。”

直实盯着包裹在自己手上的神奇工具。

一开始他以为它是万能的，以为既然是改写记录的设备，在记录的世界中应该无所不能。

只要有它在手，就是明摆着不可能的事情似乎也可以变得可能。比如，就算是自己这样的人，竟然也可以和一行瑠璃交往。

正常情况下，真的不大可能。和同龄男生相比，自己根本没有什么魅力，甚至连一般水准都达不到，没有任何理由能得到她的青睐。就算是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和她成为亲密无间的恋人。

但是，如果这个神奇的手套可以更改记录，更改她的心意的话，就算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也会变得可能吧？

满心的希望，却被先生最开始的说明打了个稀碎。

就算是上帝之手也无法改变一个人的心意。

“这只是为了预防事故而开发的工具。”直实抬起头，看到先生正在摇头，“在你的恋爱问题上，它无能为力。”

先生说明道，他好像看透了直实的心思。直实尴尬地移开视线。不愧是未来的自己，一眼就能看破心里的想法。

被“自己”教训了一番，直实窘迫地嘟着嘴。

那该怎么办？他再一次疑惑地看着先生。既然他无所不知，应该知道自己不是那种可以积极主动地追求女生的人才对。直实用略带责备的眼神望着先生。

没想到，先生居然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说了，你再也不会什么也做不了了。”

先生把手伸进外套胸前的口袋里。

“预防事故发生是上帝之手的工作，而帮你谈恋爱——”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本。

笔记本的蓝色封面上印着商品Logo，是学生们常用的普通笔记本。但是笔记本上布满皱纹，看起来像是用得既久又狠。

“——是我的责任。”

直实细看后发现，笔记本的封面上写着：最强指导手册。

2

京都的公交通常都很拥挤。只是会根据路线和时间段的不同，在程度上稍有差异。

比如初春时节，大量游客以及修学旅行的学生拥入京都，本来就拥挤不堪的早高峰就更加拥挤了，基本很难挤上去，完全是交通瘫痪的状态。这种时候就只能放弃公交，当作它从来没有来过。

与此相反，直实现在乘的这辆市营公交十二路就好多了。现在是午后三点多，离晚高峰还有一段时间，游客也累了，行程渐渐安稳下来。即便这样，车上还是没有座位，基本被去二条城和金阁寺的游客坐满了，直实和其他几位乘客只好站着。

他戴着耳机，一手抓着吊环，一手把手机贴在嘴边装作打电话的样子，偷瞄边上的人。

旁边站着的是先生。他手上拿着早上的那本笔记本。

“四月二十日……”先生小声说，他控制着音量，不让其他乘客听到，“我乘公交车去北图书馆借书。”

先生照着笔记念道。由于身高上的差距，他手里的笔记本刚好就在直实面前，他偷偷看了一眼。

笔记本上记录了几个日期还有一篇长文，手写字密密麻麻地填满了整张纸。

先生看了看他，说道：“今天发生了一件事，缩短了我和她的距离。”

直实把手机贴近嘴边准备说话。这是他总结了昨天的教训之后得出的、在公共场合与先生对话的独特方式。

用手机和耳机伪装成和别人通话的样子，其实是与旁边的先生对话，这样至少不会让人觉得奇怪。虽然不是很礼貌，总好过被人当作是傻瓜。

“你的意思是……”他还不是很习惯这种说话方式，紧张地小声说道，“只要像你之前那样行动，就可以按记录顺利与一行同学成为恋人？”

直实边问边思考。

嗯……应该是这样没错。如果他说的三个月后自己将和一行同学在一起是事实的话，那么确实应该这么做。

但是，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你不要插手，让我顺其自然不是最好吗？”直实直截了当地问道。

既然不加干涉也可以按记录发展，什么都不做不是更好吗？

“想想我在房顶上和你说的。”先生厉声说道，“阿尔塔拉有无限的记忆空间，一旦记录发生变化，就会成为一个震源，所有记录都将改写。”

直实点点头继续听。

他之前说过，想用这个办法创造一个她活着的世界。

“包括这一刻在内，未来的我来到这个世界就相当于是一个震源，已经对记录产生了影响。”

“从我们接触的那一刻开始，记录就发生变化了吗？”

“对，刚开始可能只是很小的错位，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影响会越来越大，任其发展的话后面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所以需要你主动配合记录行动。”

“好……”

直实虽然口头上答应着，表现得好像已经明白了，实际上却没有完全领会。但是，先生是这么说的，那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作为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他根本无法知晓这个世界的运转体系。与记录有错位也好，完全按照记录发展也好，他所能体验的只有一次，根本无从比较。

直实突然看着先生的脸。

他违反规定来到这个世界。

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是像神一样洞悉一切高高在上，还是像做坏事的人一样谨小慎微？

“别那么担心嘛。”

先生冲他眨了眨眼，合上笔记本。

“包在我身上，接下来的事情绝对不会搞砸，因为已经有了成功的记录。你什么都不要想，只要相信我，按我说的做就好了。”

先生给他看了看笔记本的封面。

“按这个记录了未来的‘最强指导手册’做就好了。”

直实心里突然“咯噔”一下。“最强指导手册”这几个字，唤起了他不久之前的记忆。

上周买的那本书——《决断力——从明天开始！实践训练》。

书上列出了多达八十条建议，但是没有一条能派上用场。就这么一本破书，居然浪费了他两千日元。

当然，自己也有问题，畏畏缩缩不敢付诸实践……但这不是必然的吗？谁让那本书只管写怎么做，对做了之后会怎么样却只字未提。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当然束手束脚了。

但是，这本笔记不一样。

先生的这本《最强指导手册》上写下了未来，写下了结果，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地把自己领向成功。

他现在才发现这笔记的绝妙之处。

这无疑是上周的自己梦寐以求的、全世界最好的励志类书籍了。

“我该怎么做？”直实干劲十足地问道。

他兴奋不已，跃跃欲试。

“这个嘛……”先生摆出一副老师的样子，“先把书拿出来。”

“好！”

直实把手机放进上衣口袋，然后从书包里拿出文库本。不管走到哪里，他总是随身带着书。

“打开！”

先生指示。手机已经收起来了，他现在不能和先生说话，只能用行动表示。犹如正在接受某个教官的指导，直实麻利地翻开书。

“假装掉在地上！”

直实听从指示。书径直落在公交车的地板上，合了起来，随着公交车一阵摇晃，从直实脚边滑开。

直实抬起头用眼神向先生确认自己做的是否正确。

“捡起来！”

先生继续指示。看来没错。公交车又一阵摇晃，传来书本摩擦地板的声音。直实赶紧追上去，弯下腰。一会儿扔书，一会儿捡书。

这到底是在干吗？

笔记本上真的写了这些内容吗？写了的话，又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方才还对《最强指导手册》的效果确信无疑的直实，现在又心生疑问了。就在这时，车子一阵晃动，直实脚下没站稳，一头撞在前面一位乘客的屁股上。

“啊！对不起！”

直实惊慌失措地抬头致歉。

他看到的是一双野兽般的眼睛，与可爱一词毫不沾边的眼睛。这个场面犹如巨蛇看着青蛙伺机而动，也像雄狮对着兔子虎视眈眈，孰强孰弱一眼就能看明白。

下车后，两人在车站面对面站着。

这个场面中，直实无疑是那只青蛙、那只兔子。他惶恐不安，无法动弹。很快，一个巴掌飞过来，重重地打在他的左脸。被人当场抓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站在旁边的幕后主使却逃过了一劫，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实在让他愤愤不平。

直实可怜巴巴地看着她。

一行瑠璃怒目圆睁，仿佛看到了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气冲冲地走了。

抛下直实在公交站干巴巴地站着。

慢慢地，左脸开始发烫。好烫啊！不，好痛啊！太痛了！

“好！”先生点点头。

“不好！哪里好了？！”直实急忙大喊大叫，极力反驳。

什么好事也没有，没有一件事情是对的。

“她对我的印象明显差了！我成了整个年级最恶心的人！你的手册肯定有问题！你是不是拿了本冒牌货？你说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啊？！”

“别慌嘛。”

先生倒是满脸自信，伸出食指左右摇摆。怎么可能不慌？

“这都是必需的过程。”

说着，他把食指指向地面。

“你好……”

直实声如蚊蚋。这么小的声音，他甚至希望对方根本没有听到，但是图书馆空无一人，寂静无声，再小的声音都能听见。

现在已经放学，图书委员会接下来就要开会了。图书馆二楼用隔板隔开的狭小空间里，只有早早到场的一行瑠璃和跟在她后面的直实。

她正在看书，闻声转过头看着直实。

她的眼里充满了厌恶，就算当场再把直实暴打一顿也毫不奇怪。直实恨不得立刻逃离。但是他不能，这和手册上写的不一样。

只管说就好了，什么也别想，就像念台词一样。他鼓励自己。

“那个……昨天，对不起。”

直实鼓起勇气，拼命挤出几个字。

“我当时，在捡这个……”

直实语气生硬地说道，边说边把“小道具”递给她。

那是一张书签。当时应该夹在她书里面的，可能不小心掉了下来。书签造型美丽，像一片孔雀的羽毛，想必可以给读书增添不小的趣味。

其实，书签并不是在车上捡到的，而是在车站，所以不存在什么为了捡书签而一头撞到她身上的事情，那是假的。但是先生说：真假和过程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一切顺利这一“结果”。

“我找了很久。”

一阵椅子摩擦地面的声音过后，她站了起来，脸上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尖锐和苛责。

她身体端正，腰身挺拔地站着，然后朝着直实深深地低头致歉："误会你了，对不起。"

"啊……没事。"

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他完全没想要让她道歉，只能拼命挥着手，让她尽快把头抬起来。

"是我不好，如果好好和你解释的话，就不会……"

直实说着些场面话。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只是不明所以地一头撞在了她的屁股上而已。想起当时的情形，他再一次面红耳赤。

为了尽快结束这一尴尬的场面，直实赶紧把书签递给她。她终于抬起头，接过书签。

她看了看失而复得的书签，然后径直看着直实。她的表情柔和多了，但是也算不上有多平易近人，是一种中立的、冷酷淡漠的表情，像是戴了一副铁面。

"谢谢。"

"不客气。"

直实像邻居家的阿姨般生硬而客套地回答道。这时，其他委员过来了。以勘解由小路三铃为首的那帮活泼学生发出欢快的笑声。

看准这个时机，直实快速低头致意，结束了他们之间的谈话。

说实话，他仍然害怕和一行瑠璃当面说话。于他而言，可以确定地说，勘解由小路三铃那帮人也好，一行瑠璃也好，无疑都是他至今为止从未接触过的两类人。

直实看着那个离开校门渐行渐远的背影。委员会结束后，她便回去了。直实在后面目送她走出校门。他们的距离还过于遥远，没到能相约一起回家的程度。

"还差好远啊……"

"已经近一些了，多多少少。"

直实吓了一大跳。先生不知不觉地出现在他身边。这个人整天神出鬼没地吓人，这么下去自己迟早会折寿。

“你别着急嘛。”

先生脸上浮现笑意，掏出笔记本在直实眼前晃了晃——使他取得了些许“进展”的，真真正正的《最强指导手册》。

他用手指夹着笔记本的第一页，说：“爱情才刚刚开始。”

3

（四月二十三日Wiz传来图书委员会的通知）

直实正在房间看书，手机突然响了。

屏幕上显示着Wiz的消息通知，和先生预告的完全一致。他打开手机阅读全文：

委员长：

关于下周一打扫书架一事，请各位自带抹布。

麻烦给没收到的同学周末转告一下。

阅毕，直实皱起眉头。

没有收到的人当中自己必须联系的，只有她一个。问题是，现在他们之间也没有联系，甚至可以说根本无法联系。别说Wiz了，连电话号码也没有。

“这该怎么……”

回头正想问，却看到先生看透一切的表情。他已经准备好了。手臂抱在胸前，乌鸦站在他的手臂上，就像鹰匠的鹰。它口中衔着一个崭新的白色信封，肯定是私自从房间的抽屉里拿出来的。

领会到先生的意思了。

虽然没有她的Wiz和电话号码，但好歹有一个联系方式，唯一的一个。有是有，但是他仍旧难以相信，现在居然要通过这种方式去联系一个人。

委员们把桌子围成一圈，准备坐下开会。

白板上写着几个大字“本日清扫日”，字的旁边点缀着可爱的小星星，想必是勘解由小路三铃画的吧？后来证实果然是她。她像是那种会画小星星的女生。

不经意地看了看旁边，坐着不像是会画小星星的女生。

“嗯……像之前和大家说的，今天大扫除。”

委员长主持会议，给大家分派好各自的区域。随着会议进行，大家纷纷把自己带来的抹布拿出来。直实也不例外，他还好奇地看了一眼身边的人，她也刚拿出来。

视线相遇。

一行瑠璃坐着向他点头致意。

直实也赶紧跟着点头回礼，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来上周五写的信，她确实收到了。信件、邮递，只要知道对方地址就可以与之联系，极其便捷且基础的通信手段。

但是从出生至今直实只用过寥寥几次，所以写的时候分外紧张。如果是给朋友写，也许不至于这样，可对方是女孩子，而且是正要想尽办法接近的人，所以心里难免忐忑不安。

他浪费了七张纸，终于在第八次的时候写好了，而这不过是一份事务性的联络而已，与男女之情毫无关系。不过既然先生说这样就足够了，他便用快件寄出，以免发生意外。看来信已经在周末的时候顺利寄到了，三百六十日元没有白费。

接下来的时间里，全体委员一起对图书馆进行了大扫除。他们再没有交流，各自默默地擦拭书架。

回家后，打开邮箱，里面有一封自己的信件。信封普普通通，没有什么特色。信封背面写着她的名字。

直实回到房间，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开封。里面是一张便笺，上面用规规矩矩的字迹写着“谢谢联系”。

见状，直实突然笑了。只有四个字的信，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他不禁想象着她回信的情景：仅在便笺上写这一句话，然后封上信封，投入邮筒。

她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呢？应该不会是开心吧？想必和往常一样，冷冰冰地，如同完成某项工作一般，事务性地寄出吧。

想到她这副样子，直实不禁又笑了起来。

4

（五月六日　图书馆值班日）

两人并排坐在图书馆的前台，各自看书。

值班委员要在午休期间以及下课后到柜台坐班，负责借还书籍、整理书架，此外还要更换宣传栏的海报，有时还要修缮书籍等。

不过锦高的图书馆藏书不多，没有什么需要紧急完成的工作。只要没有特殊活动，委员一般都可以空出时间在柜台看书。

直实偷偷向身边瞄了一眼。

她正默默地埋头看书。

至今为止他也一直沉默地埋头看书，所以并不是对此有什么意见。只不过，交流也实在太少了。

同为爱书之人，应该很容易就能开启一个话题。简单一句“你在看什么”就好了。在阅读方面，直实不是没有信心，一直以来他看了不少书，光是聊彼此看的书，应该就能聊上一段时间。

但是，要是能轻易说出那句话，就不用费尽心思了。现在直实所知道的，只有她书皮的颜色。

就这样一直迈不出第一步。十分钟过后，她合上书，独自去整理书架。柜台不能没人，他们就这样分开了。

直实叹了口气，继续看书。心烦意乱，有一句没一句地看着。

“他也太差劲了吧！”

直实吓了一大跳。

音量超大的说话声传来。这么大的声音在图书馆简直闻所未闻。直实被这威力十足的声音吓得寒毛直竖。他战战兢兢地望去，两个高年级男生正走向阅览区。

“而且，西山那家伙直接就回去了。”

“他发昏了吧？”

他们旁若无人地聊着。看样子是高三的学生。虽然音量有所下降，但是显然依旧超出了图书馆所允许的范围。

不一会儿，又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塑料袋摩擦的声音。直实把头埋进书里，用眼睛偷瞄。他们在阅览区的座位上坐下，吃起了小卖部的面包。

当然，按照规定，图书馆内禁止饮食。

所以，图书委员必须出面制止。

想到这个，直实愁容满面。他转移视线，继续看书。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已经紧张得身体僵硬。

他们已经高三了，对于学校的规定，比自己这个高一新生不知道熟悉多少倍。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旁若无人。这样的人，该怎么劝说他们呢？

直实想去制止，跟他们说：“请把食物收起来，会弄脏书本。书需要得到很好的爱护。”他本应该这么做。

直实把脸埋在手臂里：我怎么这么……

“请不要在图书馆饮食。”

直实顿时从座位上弹起来。

一行瑠璃站在阅览区，俯视着坐着的二人。

“啊，对不起。”

被制止后，他们老实地把食物收了起来。一行瑠璃看着他们收好，礼貌地颔首致谢，然后继续回去整理书架。

直实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刚才坐在自己旁边的女生简直是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

放学时，堀川大道已经被夕阳染得通红。

锦高校门口附近有一个市营公交的公交站，很多学生在此乘坐公交上下学，一行瑠璃也是其中之一。她一如往常地在等候区排队乘车。

“那我先走啦！”

直实和她告别。

她一脸惊讶：“你上次不是和我同一辆车吗？”

“嗯……对。”

“回去不也是这个方向吗？”

“那个……当时我……”

直实背后蹿过一股紧张感。她可能只是在单纯地提问，直实却有一种被质问的压迫感，仿佛一旦回答错误便会被处以极刑。

偏偏在这个时候，公交车来了，给问题的回答加上了时间限制。公交车静静地滑行，眼看就要进站。快！回答！

“那……那天我是去北图书馆。虽然有点远，但是只有那里有《推理杂志》。”

说到后面时间来不及了，直实明显加快了语速，机关枪似的说道。说完，他又为自己的不稳重感到后悔。如果自己是女生的话，绝对不会和这样的男生交往吧。

“这样啊。”

她不冷不热地说，然后踩着台阶上车。直实站在车外打算目送她离开，没想到在车门关上之前，她突然回头说：“我也是，每个月都会去那里看。”

车门关上，车开走了。

直实留在车站，满脸欢喜。刚刚发生了好几件令他开心的事情：和她聊上了天、和她谈到了书、和她看了同一本杂志、完成了目标。

目送公交车在视线内消失后，他从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签。小小的便签上记录着他们刚刚会话的所有内容。

都是它的功劳。

直实站在车站，往斜上方看去。马路对面的大楼楼顶，先生带着乌鸦一动不动地站着。

看样子他已经目睹了刚才的一切。直实朝他挥挥手。众目睽睽之下，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直实太想和他分享自己的成功了。

先生站在大楼楼顶，向他竖起大拇指。

5

“铁。”直实喃喃道。

他没有说出口，只是在心里重复着。但是，念着念着，好像反倒出了负面效果，只好放弃。“铁”这个单词本身并不代表真正的铁。

他放弃念叨，改为想象。

他用左手抓住戴着手套的右手手腕，因为他感觉保持右手不动可以完成得更好。

再次想象着铁的样子。先生告诫他不要闭上眼睛，这也是训练的一环。

手套开始微微震动。它细微而不规律的震动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更大的震动浪潮。

直实集中注意力，想象着铁的形状、重量、色泽，然后奋力抓住切实出现在脑海中的意象。

手套的震动消失了。浪潮平息后，他突然感受到手心切切实实的重量。

轻轻张开五指。

手心出现了一个倒映出面孔的、光滑如镜的铁球。

“先生！先生！”直实第一时间奔向未来的自己。

先生坐在地上的一根横木上，似乎在检查什么数据，没有看到直实方才的表现。

直实把铁球拿到他面前。

“哇！”他赞叹道。

“厉害吧？这可是铁哦！”

“确实是铁。”

先生用食指和拇指做成环状，透过它观察着铁球。他经常做这个动作，说是这个环里显示了各种信息。

“密度够了，纯度也很高。”

“嘿嘿。”

受到表扬，直实露出笑脸。自己也觉得有点不成熟，却情不自禁。

其实，这是他晚上在家里特训的结果。

从三个星期前和先生相遇直到现在，他们每天清晨都进行手套的训练。先生的训练非常苛刻而辛苦，直实几乎得不到任何表扬。所以，为了给他个惊喜，直实一直在家里默默加练。

他想起房间里贴着的元素周期表，原子序数二十六，一种比重较高的金属原子。虽然比当初想的困难，但经过十天的自主练习，终于成功地独自制造出来了！

“是不是很厉害？”

直实笑嘻嘻地问道，以为终于可以得到先生的表扬了。

先生露出温和的笑容，伸手指向天空。直实跟着仰起头，竟看到几十个巨大的铁球银光闪闪地从天而降！

“咦？！！！”

要死了。他双手抱头蹲在地上，但是根本无法抵挡如此巨大的铁球。绝对活不成了。他正想着，却看到无数铁球悄然无声地落在地上。它们在地上聚成一堆，然后突然消失。

啊！这是……

“只是影像，不是和你说了我接触不到这个世界吗？”

先生板着脸走向蹲在地上的直实。

“别光顾着害怕，要学会应对啊！搭屋顶、挖洞逃跑，办法要多少有多少！”

“这……才这么短的时间，我不会。”

“不会啊？”先生冷漠地说，“你准备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也说你不会吗？！”

直实蹲在原地，抬头看着先生。比铁还沉重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砸向他。

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

夺走一行瑠璃生命的事故。落在河边的雷。他们要从这场悲剧中拯救她。

绝不能失败的、一次性的挑战。

“再怎么仔细调整，我进入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影响也一定会出现。”先生继续说道，“事故不一定会完全按记录的时间与地点发生。不管我们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做到百分百。”

先生睁大眼睛盯着直实。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必须有保护她的能力！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也好，什么也好，都必须克服！为此，你必须变得无所不

能！”

直实克制住想转移视线的冲动，忍着听完先生的这番话。

无所不能。

像上帝一样吗？怎么可能……

“上帝之手完全有这个能力！”

这件事情直实知道，给他手套的时候先生已经说过了。

上帝之手，拥有改写世界的力量，掌握后便无所不能。

所以，做不到的话完全是在于……

“其他的完全在于你。”先生说出答案。他静静地俯视着直实。

直实终于受不了他的眼神，转过脸去。最终还是选择了逃避。

视线无处安放，只能盯着自己的手。

不安油然而生，并且逐渐膨胀。

我真的可以吗？拥有无所不能的上帝之手，却只能做出小小的铁球，我真的可以掌握吗？

直实感觉到压力正在压迫自己的心脏。这是个信号，一旦出现这种感觉，内心便仿佛在劝诫：该逃啦！趁还没有短兵相接，换条路吧！

尽量不冒险。

避开所有不确定性。

被坚持了十五年的理念紧紧地束缚着，无法轻易做出改变。直到初中毕业，自己一直在各种逃避，怎么可能一踏进高中校门就突然变得勇敢起来？

但是——

为了寻求改变而求助于书籍的不也是自己吗？

房间的书桌上堆着一摞高高的书。比文库本更大更厚，都是理科各领域的入门书籍和专业书籍。

他喜欢学习。

在学习上，付出了努力就有相应的收获，不用有所顾忌。不安的时候，他习惯埋头学习，直到不安消失。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所以这一次，他也只有这个办法。

他拼命看物理类的书、化学类的书，生物类的则一概不读，因为先生说过：生命体过于复杂。

脑海里不停回响着先生每天早上都会强调的一句话：最重要的是想象力。

为了失败也不至于酿成大祸，直实走出房间来到阳台。他穿着凉鞋蹲在阳台的水泥地板上，把力量汇聚于右手。

“要学会想象！想象瞬间造出铁的景象！意识到这是事实！”

手心里，空气渐渐变化成铁。

虽然他不停默念“立刻！立刻成功！”，进展却仍然很慢。再多一点、再快一点，心里一着急，已经半成型的铁立刻变得软绵绵的，然后像气球一样飘走了。

“咦？！”

桌子上的书越堆越高，建筑类的、室内装饰的，还有从四条乌丸的时尚家具店拿来的家具目录。

“不要设限，放手去做，放飞想象！”

他选了一页家具目录剪下来，用胶带贴在墙上。那是一张三十九万七千日元的贵得惊人的桌子，设计简洁，只有金属管和抽屉。

这总该没问题吧。

直实把右手贴在书桌的桌面上。他用的是设置在壁橱中的嵌入式普通书桌，后来又在上面加了几层隔板，强行增加使用空间。

他并没有嫌弃现在这张桌子，只是好不容易训练了，顺便换张桌子也无可厚非。

他集中精神，在脑海里勾画出那张自己绝对买不起的高级书桌。

“要相信自己就像故事里的魔法师一样，无所不能。”

没错，我是魔法师！

桌子开始变化，材料逐渐歪曲、变形，然后渐渐收缩，收缩。快收缩！

最后成型的是一个宛如前卫派艺术的“前卫派艺术”。完全失去了作为桌子的功能，格外显眼的凹陷愤愤不平地注视着它的造物主。

书越堆越多，他甚至把它们安置在了浴缸的盖子上。

他用塑料箱把书装起来，这样洗澡的时候就不会溅湿了。日常生活的智慧居然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

“一切都听从你的想象，像个帝王般下达命令吧！”

直实躺在浴缸里看物理书，物质的性质、热能、熵、能量。

他从浴缸里起来，走到淋浴间，全身赤裸，只戴了个手套。这个样子真是令人羞耻，但是没办法。

他先像往常那样洗了头，然后把右手举至头顶，希望以此取代花洒。他想象着用人给自己冲水的场景，嘴里默念：出水。

“冷！”

手套里洒出一股凉水，把他冻得一哆嗦。

失败了，他捶胸顿足，气恼不已。热水、热水……

“烫烫烫！”

一股滚烫的热水把他烫得龇牙咧嘴。他还完全无法控制水温，要么极高，要么极低。先生当时的神情突然浮现出来，他说水非常简单之类的——大人都是骗子。

但是他并不甘心，继续练习，直到获得四十二摄氏度的热水。

看到洗澡洗了两个小时的儿子，母亲以为他终于开窍，开始爱打扮了，哧哧地笑着问：“遇到喜欢的女孩子了吗？”直实无言以对，只能勉强应付道：“你好啰唆啊。”

树枝上的挂历显示着“五月”。挂历上，过去的每一天都画上了叉。

直实把视线从挂历移回到手上，回忆着过去这段时间的努力。他把所有回忆集中在手心，紧紧握住。

“哈！”

随着这一声响，手套微微一震，手心有了切实的重量。

他慢慢张开手。

“怎么样？”

先生透过食指和拇指做成的环稍加观察，说：“是铜。”

铜，原子序数二十九，比之前的铁多少重了一些。

“还有时间。嗯……也不多了。继续加油！”

先生换了一种积极的说法，没有直接脱口而出“你这个废物”！

直实捏着铜球，垂头丧气。谁都知道时间不多了。

“啊，时间！”

他如梦初醒。不仅特训的时间所剩无几，离今天上课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了！

“糟糕！我先走了！”

“喂！等等！”

先生从后面喊道。

“就是今天！”

6

（五月十七日　放学后，图书馆，整理书架时。）

高高的书架如城墙般耸立着，下面是盛着归还书籍的置物推车和正在工作的一行瑠璃。

她正在把书放到书架上。完成低层的工作后，她抬头看向高层书架。最上面的两层太高了，她够不着，需要借助一个三层高的脚凳。

她抱着书，踏上第一个台阶。通常情况下，上台阶时，往往是一脚一个台阶。但是她一只脚踏上第一个台阶后，另一只脚也跟着踏在第一个台阶上。

“咔嗒咔嗒”，一阵声响传来。不知道是腿还是台阶，抑或是二者一起正在微微抖动。她继续踏上第二个台阶，另一只脚也跟着踏上。

终于爬上第三个台阶的一行瑠璃一脸茫然地盯着书架的缝隙。她像一个笨拙的机器人，把其他所有事情都屏蔽了。

她轻轻地把书放回书架。工作完成后，像是收到了某个信号般，她的脸色终于恢复了生气。茫然的眼神也有了神采，意识从书架间隙扩大到周围的世界，自然而然地看向脚下……

她的脸瞬间失去了血色，身体也顿时失去了力量。

“啊！”

随着一声惨叫，一行瑠璃从三个台阶、八十厘米高的脚凳上摔下来。

“呱！”

被她压在身下，直实发出青蛙般的叫声。

他本想帅气地一把接住，但终归只是想想。如果身体足够强壮、力气足够大的话，他就这么做了，但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他充其量只能给她当个人肉垫子，稍微减轻冲击力。

第一次体会到女生的重量，远比想象中沉。那是书中无法体会的、现实的重量。

她穿着校服躺在图书准备室的沙发上。

图书准备室类似于杂物间，狭小的房间里塞进了钢铁架，架子上摆着学校资料等文件。未经整理的牛皮箱中间，放置了一套旧式沙发，想必是其他房间多出来的吧。

她躺在最长的那张沙发上，用湿润的手帕盖住半张脸，等身体慢慢恢复。

她嘴巴一张一合地轻轻呼吸，直实不自觉地看着她的嘴角。过了一会儿回过神来，赶紧移开视线。

“其实我怕高。”她叹息般地说道。

说高其实也不高，只有八十厘米，看样子是真的怕高。换作京都塔的瞭望室，可能刚进去就一命呜呼了吧。

“大家都有害怕的东西嘛。”他安慰道，“以后，上面的书架我来整理吧。”

“那……我整理下面的。”

她勉强地起来。直实觉得她再躺一会儿比较好，于是伸手阻止，又担心碰到她的身体，就这样双手在空中无所适从，最后还是缩了回去。

“但是下面都是大开本，很重的，还是我来吧。”

“那我整理中间的吧。”

直实下意识地想了想怎么拒绝，并没有找到好的理由。

“好吧。”

她重重地点点头，貌似同意了。然后伸手把直实从自动售货机买来的盒装果汁拿在手里。

“谢谢你。”

“滋——”她长吸一口。肺活量好大，直实不禁感叹。

直实靠在房间的椅子上，无所事事地看着手机屏幕。

“把书架分为上、中、下三段进行整理，是效率很低的做法。”

头上传来先生的声音。回家后，和以往一样，他已经在房间等着了。

“书架被分为上、中、下三段，必然增加很多麻烦。首先得一一进行本来不必要的分类，上下脚凳的次数也增加了，但是因此和她的交流必然也多了。如果没有互相帮助，我们当时也不会在一起。现在想想，那场脚凳事件是我们关系的转折点。”

“好痛啊！”

直实突然受到乌鸦的攻击。它毫不留情地用三条腿狂踢直实的头部。

“你在听吗？！”

“我……没听。对不起！”

道歉后乌鸦也没有停下来，直实不得不扔开手机捂住头。

“你傻笑什么呢？！”

先生看了看掉在地上的手机的屏幕。

“没有傻笑！”

但是先生已经都看见了，直实的狡辩完全没有意义。

手机上的Wiz联系人列表里显示着她的名字——一行瑠璃。

就在今天，直实终于加了她为好友。

她好像上高中后才有了第一部手机，但对手机没有什么兴趣，也不知道怎么用，只是带在身上而已。由于他们在委员会里说话的机会越来越多，直实成了教她怎么用手机的人。教她一些基本的操作，还教了她怎么用Wiz，然后终于加她为好友。

想到自己手机里存着她的账号，直实就非常开心。此外，她的手机里只有他一个人的账号，这件事也让他感到莫名的幸福。

虽然直实说自己没有傻笑，但他无疑是笑了。不过，这是他努力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个人傻笑一会儿也不是不可理解。

这么想着，他抬起头，发现先生正在对他微笑。

“太好了。”

得到先生的认可，直实心里顿时感到一股暖意。

“都是先生的功劳。”他挺身说道。

这是事实。

这都多亏了先生的《最强指导手册》，只要按上面写的做，就会出现事先记录好的结果。就在不久前自己连话都不能好好说，现在竟然已经成功和女孩子交换了联系方式，这全都要感谢先生和他的指导手册。

手套的训练并不顺利。努力的成果不明显，直实现在仍旧惶惶不安，没有信心。

但是和一行瑠璃的恋爱则有所不同，只要按先生的指示行事，一定能有所进步，只要动手去做，毫无疑问可以一步步向她靠近。

先生负责下达指令，直实负责实行。虽然只是像个跑腿的，但是能够加她为好友，毫无疑问是和先生一起努力的结果。

这令直实感到无比开心。

“先生，接下来该怎么做？”

直实捡起手机，一鼓作气地问道。

“我会努力的，什么都愿意做！”

先生微微一笑。直实感觉他们终于站到了一条线上。

“嗯……稍微冷静一下吧！太急了也不好。”

先生翻开笔记本仔细查看。

笔记本里写着正确的未来，世界的“正史”。

“按照现在的节奏继续下去的话，一切都会顺利的。只要有这份对未来的记录，你和她一定会成为情侣。”

“情侣”一词跃入耳中，给大脑带来一股热意。

自己这样的人，竟然即将迎来初恋。直实的心跳渐渐加快。

7

图书馆的白板上写着：六月二十五日。那是三周后的日期。接着，委员长用更大的字号写道：旧书公益市集。

“我们图书委员会最大的活动就是这个旧书市集，有知道的吗？”

委员长一问，各位委员纷纷举手。看到一行瑠璃端端正正地举起手，直实也跟着微微举起。现场三分之一的人基本都知道。

“嗯，大概就是这么些人吧。”委员长没有过多遗憾，继续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收集旧书，然后在六月二十五日卖出去。大概就是在图书馆和各个教室放置旧书收集箱，向同学们募集旧书。但是，品相过差的书不要……”

委员长一番说明后，开始讨论分组的事宜。

原则上大家随意分组，但是勘解由小路三铃身边的人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店铺组讨论时，勘解由小路无意地说道：“店铺服务员穿的衣服应该挺可爱的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部分委员立刻活跃起来。卖书小姐、Cosplay等提议此起彼伏，男性委员对此越来越认真。

直实虽然无意参加这个谈论，但是也和其他男生一样期待。勘解由小路三铃好好打扮一番的话，肯定很可爱吧？应该可以吸引很多客人。

在这种氛围中，勘解由小路靠近一行瑠璃：“瑠璃璃也一起来嘛……”

直实目瞪口呆。不不不，她不会参与的吧？！他在心里疯狂摇头。她可是一行瑠璃，她的性格、姿态还有她本人的其他方方面面都与Cosplay格格不入。

虽然说不是不能穿，但是直实想了想和她风格相近的Cosplay对象，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纳尼亚传奇》中率领着一群北极熊的白女巫贾迪丝。她可以操纵冰雪，是死亡的象征，和一行瑠璃的形象惊人地一致。

“不去。”

果然，一行瑠璃干脆地拒绝了。

“还有，我之前跟你说过别那么叫我吧？”

“怎么叫？”

“瑠璃璃。”

“那……瑠瑠璃。”

“不要。”

“瑠璃璃儿！”

“不行。”

“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什么呀？”

任由勘解由小路三铃坚持不懈地死缠烂打，一行瑠璃犹如冰山般坚硬而冷漠。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直实不禁产生了担忧。对于那些好心搭话的人，一行瑠璃会不会表现得过于坚持了？

当然，她应该不介意一个人独来独往，在教室的时候也总是一个人埋头看书，甚至看上去并不希望别人找她搭话。

在图书委员会也是这样。虽然工作上勤勤恳恳，但是并没有积极地和其他委员来往。明显不擅于参与集体活动，本人也对此敬而远之。

这样下去没问题吧？

他突然想起先生今天早上的指示。

“六月的旧书市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先生指着挂在树枝上的日历说道。

“我该怎么做？”

“现在情况还不错，有问题了我再告诉你。你先什么也不要想，去收集旧书吧。拼命收！尽量多收一点。”

直实点点头。收集旧书，以成功举办旧书市集。也就是说，尽力做好图书委员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直实在分组一览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不一会儿，他的名字旁边就写上了一行瑠璃的名字。

最后他还是没有选服装组和宣传组等能在活动当天出风头的小组，而是加入了最不起眼的旧书收集组。先生让他收集旧书，那么应

该是这个意思吧。勘解由小路三铃强拉硬拽想把瑠璃拉进服装组的时候，直实着实捏了一把汗，但是看样子还是没有脱离史实。

第二天，他们在教室设置了收集箱，并向全班同学呼吁捐书。

接下来只要按照先生的指示拼命收集旧书就好了。

8

课外活动结束后，同学们纷纷离开教室。

随着人潮渐渐消退，直实打开收集箱，旁边的一行瑠璃也跟着探过头来——里面放着两本书。

他皱起眉头，看了看黑板。从值日表上的日期可以得知，收集箱已经放置了一个星期了。五天两本，算下来也就是每天0.4本。

直实不禁苦笑以掩饰尴尬。

“委员长不是也说了嘛，收不到很多。”

之前已经听说了每年捐赠的数量，所以并没有抱太大期待，但打开箱子一看却比想象中还少。

这么下去不行吧？

先生说，要拼命收，尽量多收一点。两本应该不够吧？这么下去肯定要和《最强指导手册》上的记录产生出入。

可是，该怎么办呢？总不能强行让同学捐书吧？他一身的力气不知道该往哪儿使。这可怎么办才好。

“坚书同学。”

直实闻声抬起头来，发现一行瑠璃正一脸严肃地看着箱底。

“我们是旧书收集组。”

她的眼神已经稍微超过了严肃的范畴，看起来有点气冲冲的。

“我们的职责是收集旧书。既然如此，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履行好职责，绝不能半途而废。”

“对啊。”直实畏怯地说。

他再次想起她的性格。一行瑠璃虽然不会积极地和其他委员往来，但是对待工作绝对勤勤恳恳。

“我们一起加油吧！”

她握紧拳头。和她一样，直实也想完成好收集旧书的工作，但是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跟上她的节奏。

两个学生能做的事情实在不多，所有想到的、能做的他们都试过了。

首先，得到老师们的许可后，他们在教师办公室也设置了旧书收集箱。原以为老师们应该不会对学生的请求置之不顾，但是老师们似乎也忙得焦头烂额，并没有多大成效。

另外，听从瑠璃的建议，他们还在午休时间抱着收集箱站在学校走廊，就像在街上请求募捐的人那样向过往的同学募集旧书。但是来来往往的人中，手里拿着旧书的几乎没有。“至少可以向大家宣传我们的活动。”她说。然后向一个个素不相识的学生低头恳求。见她这个样子，直实不得不克服害羞的心理和她一起行动。

最后，他们还走出学校，到附近的市民中心请求放置收集箱。中年职员一脸不耐烦，迟迟没有答应，他们只好低头致歉。后来另外一位职员插进来说：“就答应他们吧。”但是最后才知道，那人不过是以为他们是来收旧报纸的，到底没有允许他们设置旧书收集箱。

做了各种尝试后，时间也一点一点过去了。

直实拿起白板的板擦，把大大的数字擦掉，写上新的数字。

“37本”“倒计时3天”，看着眼前更新后的数字，他们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情况非常严峻。

“嗯……已经算是比较多的了。”

背后传来图书委员长的声音。听起来他好像并不在乎目前的情况，也没觉得有很大问题。

“接下来，如果家里有的话就拿几本过来添上吧！这样就够了。”

说完，委员长便挥着手离开了。

太随意了吧？直实想。但是很快又转变念头：可能是自己不对，肯定是因为自己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

要收集很多书的想法，说到底只是出于他个人的原因，出于他的一己之私——听从先生的指示，达到与一行瑠璃交往的目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自己应该也不会这么拼命吧？因此也没法对学长学姐以及其他同学强加要求。

但是……

直实看着一行瑠璃的侧脸，她正表情严肃地盯着白板上的数字。

就算没有自己帮忙，就算独自一人，她也会这样东奔西走到处求人捐书吗？

应该……会的吧？与其说是猜测，毋宁说近乎确信。

因为一行瑠璃就是这样的人。

自己也许对这样的人充满了崇拜。

“嗯！”

她突然点头，看向他。四目相对，直实猛地一怔。

下车后步行两分钟左右，路的两边出现了古老的木栅栏，看上去像是某种文化遗产。直实沿着木栅栏跟在她身后。前面是一座敞开大门等待他们的气派的宅邸，像是会被立法保护的那种。

“请进。”

她打开木门进去，直实则跟在后面东张西望。

一行瑠璃家在鸭川上游的下贺茂住宅区，离府立植物园很近，能近距离看到环绕京都的群山。由于这附近商店等商业设施比较少，也没有图书馆，直实几乎没有来过。

她家的大宅子建在这片住宅区的一个两面临街的拐角地段。

那是时代剧中经常出现的那种木质建筑，造型美观，如果不经他人提醒，多半会以为是某个名胜古迹，不会想到是住房。直实一边确认到底有没有售票窗，一边跟着一行瑠璃走进大门。

她从正房前经过，向院子里面走去。

赤裸的白炽灯发出黄色的灯光，照亮眼前的黑暗。从吱嘎作响的木楼梯上来后，直实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一个用木质材料建成的小型图书馆。

一行瑠璃带他来的是位于院子角落的一个古旧仓库，一楼堆放着大箱子，二楼则截然不同，是一间木制书房。

房子有几分像阁楼，架着三角形的屋顶。除了木窗的位置，其他墙壁都安上了书架，且被书籍填满，即便这样还是有些书放不下，只好被放置在地板上，一大半的地板都被书铺满。

“这些书是过世的爷爷收集起来的。”她开口说道，“他读的书向来很杂，应该没什么值钱的。”

一行瑠璃的说明几乎没有进到直实的耳朵里。他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无数旧书所震撼，被洪水般的幸福淹没，已经无法思考。

直实摇摇晃晃地走到一个书架旁，蹲下来。

他把书架底层的书从头到尾扫了一遍。有些书竟然还比较新，有些书一眼就能看出有些年月了。小说、启蒙书、地图、图鉴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而且既没有索引标，也没有封皮，和图书馆里的不一样，属于“野生”的书。这些书杂乱无章地塞在书架上，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

“好多啊。”

直实不禁惊叹，心底一股兴奋油然而生。

对于直实这样爱书的人而言，这个房间简直就是藏宝库。

“一行同学是看这些书长大的吗？”

他不由得脱口而出，话说出口又感到些许害羞。不知道她会作何反应，赶紧看向一边。

“从这里拿些书过去吧。”

直实难以置信地眨了眨眼睛，回头看着一行瑠璃。

“之前我觉得一个人捐太多不好，但是既然决定要做，就要用尽全力。”

“没关系吗？”直实紧接着问道。

怎么会没关系？他心想。

就算是刚刚走进这里的他都能看出来这里的书有多么贵重。虽然刚刚一行瑠璃说没有什么值钱的书，但是这些书的价值肯定超越了它的价格。

这些是她爷爷的过去与回忆。

也是她自己的过去与回忆。

“这些对你爷爷和你来说，应该都是很珍贵的书吧？”

直实的情绪有点混乱了。

他本该不顾一切地收集旧书，现在却情不自禁地想拒绝她的捐赠。

理由他其实非常清楚。

他只是单纯地爱书而已。

他固执地认为书是不能随意送人和变卖的。

一行瑠璃露出温柔的微笑，对他那独特又固执的想法表示理解。

“当然，把书拱手送人确实很可惜。”

她马上从旁边的书架上抽出一本，轻轻拂去上头的灰尘。细细的灰尘浮在半空，在白炽灯的照射下宛如在水底漂荡，不一会儿便不见了。

“但是我一个人实在看不完。”

她环视一圈，房间里满满当当的书。

“爷爷自己也不是那种不舍得捐出旧书的人，而且我觉得，被人读到才是一本书真正的使命。”

她说完笑了笑。

这就够了。

和她一样，直实也是爱书之人，所以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和解释，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帮助长眠在这里的书找到新的读者，让它们开始新的邂逅，使它们得到阅读。

直实看着她的眼睛，郑重地点点头。要做的事情一旦决定，就好像突然有了勇气，蠢蠢欲动。

“问题是，怎么搬呢？”

“开工！”她说。

双轮拖车沿着鸭川的河堤缓缓前行。不是直实不用力，而是方才过于贪婪装得太多了，即便如此，书房里的书也只装了不到一成。

一开始他们考虑过用快递，但是数量实在不少，快递费也不可小视。这些书的量，几乎等于一次小小的搬家了。全部用快递送的话，对于高一的他们而言实在囊中羞涩。

经过一番纠结，他们采用了最原始的办法——往返几趟，自己把书运到学校。

她家所在的下贺茂地区离锦高大概有六千米的路程，平时一般坐公交车上下学。步行的话，就算走得快一点也要一个多小时，他们还拉着拖车，至少也要两倍的时间。

直实在脑子里简单算了一下。活动是在大后天，那么算上今天，运输工作必须在三天内完成。每天放学运一个来回的话，可以运三车，但是仓库的书远远不止这些。

直实奋力拉着锈迹斑斑的拖车把手，她则在后面推。仓库里放着的双轮拖车年岁久远，每走一步都能听到它吱呀作响，直实担心车子的底板会不会突然塌掉。

坐在河边的长凳上，终于可以歇一口气了。好不容易，却才走了一半路程。

汗水从下巴滴落。直实拿着早已湿透的手帕无济于事地擦拭。仔细一想，现在已经六月下旬了，虽然毫无察觉，但是夏天即将到来。

看向旁边的一行瑠璃，她正拿着瓶装矿泉水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灌。她从自动售货机里选了一种名叫“洞窟水”的超级硬水，非常符合她的风格。

她也一样满头大汗。从后面推的人就算少用些力气也没关系，但直实知道她是绝不会这么做的。

同为图书委员已经过去两个半月，她和自己的距离是否稍微缩短了一些呢？

“坚书同学，”一行瑠璃看着直实问道，“你喜欢什么样的书呢？”

“嗯……”

她居然主动和自己聊天。

直实想，这不过是普通的聊天而已，正常回答就好了。喜欢的书太多了，真正聊起来的话，甚至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下去。

但是此刻他的脑子却是一片空白。

他下意识地把手伸向裤子后面的口袋，回过神后又停了下来。口袋里什么也没有，并没有写好了答案的小抄。

不知该如何回答的问题。

身体开始冒汗，却不是因为热。太大意了，本以为今天是风平浪静的一天。因为先生什么也没说。

早上的特训仍在持续，直实依旧和先生每天见面。但是先生最近好像很忙，特训的时候也一直盯着地图和数字看个不停。可能是那一天越来越近，他忙着做准备吧。

而直实也开始习惯这种不可思议的生活。刚开始的时候非常不安，每天都向先生确认好几遍今天会发生的事情，先生则会把要点一一告知，不知不觉间自己已经对此产生了依赖。

但是今天自己什么也没问，没有做任何准备，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

也就是说，可能会失败。

“我……”

他声音微微颤抖，不敢轻易回答。

啊！直实灵光一现，自己又不是什么奇怪的人，简单地回答就好了。

“基本上什么都看，广泛涉猎不求甚解的感觉……”

他找了一句自己所能想出来的最无关紧要的话。

“这样啊。”她回答，既没有肯定也未加以否定，对话到此便结束了。

直实在心里摇头。

不对。

谁都明白，这些对话算不上委员之间的对话，算不上朋友间的对话。

算不上即将成为恋人的两个人的对话。

一阵微风吹来，河堤上盛开的小花随风摇曳。马路上的车声以及波光粼粼的河水抓住沉默的间隙，发出谴责的声响。

得说些什么才行！再沉默下去，她会觉得他就是个无趣的人而嫌弃他。

但是嘴巴却一动不动，一个字也挤不出来。

直实急得快哭了。

“我喜欢探险小说。”

沉默被打破了。直实惊讶地抬起头。

她正看着川流不息的河水。

“探险小说的主人公总是直面冒险，主动挑战艰难险阻，绝不中途放弃。我很崇拜他们的这种精神。”

她抬起头。

天还很亮，但是月亮已经高高挂起。

“我也想像他们那样生活。”她说。

“希望能变成他们的样子。”

她真情吐露。

她在讲关于自己的事情。她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毫无保留地、真诚地告诉直实。没想到她竟然主动……

直实感到背后有股力量在催促自己，突然觉得不能再如此怯懦，不能让她一个人“拉着车子往前走”，对她太不公平了。

“我……”

直实终于开口，声音仍旧微微颤抖。

“喜欢科幻类的。”

他能感觉到一行瑠璃转过头看着自己，自己却不敢和她对视，只能默默看着别处艰难说道：

“科幻类的书让我看到新的世界。那是非常美好、遥远的世界。但是，那不是空想。科幻的‘幻’虽然是幻想，但是还有‘科学’，所以是和现实有关系的。”

雪崩一般，想说的话不断涌现。直实语速加快，只顾着说，肯定说得乱七八糟。平时看到这么说话的人，肯定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是，他已控制不住自己。

“是故事，也是现实世界的延伸。这么一想，感觉整个世界也是小说的一部分，好像自己也成了故事里的人。”

声音越来越小，没有头绪的话逐渐枯萎。

“当然现实中的我只是个一无是处的配角，但是……那个……我也说不大清楚。”

他拼命解释，犹如马拉松的最后冲刺，使出全身力气。

“我喜欢科幻。”终于把话说完了。

一行瑠璃说：“这样啊。”

既没有予以肯定也没有加以否定，直实心里压抑的不安一下子如潮水般涌来。完了，说了一大段没有计划的话，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

告诉她自己的事情，把所思所想不加掩饰地告诉她，那不是手册上的台词，是无法修正的、不能更换的、纯粹的私事。

万一这些话被她否定……

又或者，我使她感到厌恶……

我……

“那种感觉——”

直实看向她，她也正看着直实。

“我好像也有这样的体会。”

这一时刻的心情，直实无法准确表达，似乎一旦转换为语言，意思就会改变，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是——

自己十六年的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休息结束，正要再次上路时，直实看到车上的一本书。

那是一本装帧精致的小说，但是看上去已经很旧了。封面破破烂烂，还有一块很大的污渍。

把它拿在手上仔细端详。封面上的图案使人不禁联想到广阔无垠的世界，这顿时引起了自己的阅读兴趣。

“真想看看这本书啊。”

“你拿去看吧。”

一行瑠璃的话让直实喜出望外，但是认真想想，这也属于捐给旧书市集的书，还没有在市集上卖呢。

“我还是活动那天买吧。”

希望不要太贵。直实一边考虑着定价的问题，一边不知不觉地翻到了最后一页。

“有张借书卡。”

以前，图书馆会把借书卡插在封底内侧。这本书的纸质袋子里就插了一张褪色的卡片。这是一种很久以前的图书管理制度，现在市里已经没有图书馆会这么做了，只是在旧书中能偶尔看到。

“应该是图书馆除名之后流出来的。”

一行瑠璃从一旁探过头来。直实抽出借书卡看了看，上面手写着十多个久远的日期和借书人的名字。

每借一次，借书人就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在那个没有电子设备的时代或许是理所当然的吧。

“感觉还挺好的啊。”直实流露出模糊的感想。

她笑着点点头。

“如果抢先读完，第一个把自己名字写上去的话，应该会很有满足感吧。”

直实也点头表示赞同。

他觉得，爱书之人应该都能理解这个卡片的魅力所在。

到达锦高正门前，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直实大口喘着粗气，把双轮拖车的把手轻轻放下，筋疲力尽的腿抖个不停。

看了一眼时间，果然用了两个多小时。最开始估算的一天拉一车看来是正确的，明天应该也是最多拉一趟吧。不对，考虑到体力，一趟也够呛。

总之先找个地方卸书吧。正想着，那群人刚好从学校出来。

“瑠璃璃！这是怎么回事儿？”

勘解由小路三铃和其他几个委员朝拖车围了过来。直实习惯性地把头低下来。在其他委员劳逸结合轻松工作的时候，他们却过于投入，忙得筋疲力尽，这令他很难为情。并不是因为努力工作难为情，而是因为自己做了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对他而言，这确实格外需要勇气。

与直实相反，一行瑠璃有着自己的一套坚定的原则。她落落大方地向大家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勘解由小路三铃听完后露出花儿般灿烂的笑容，两手一拍。

第二天下午。

十多名委员蜂拥而至，聚集在一行瑠璃家的仓库，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把分装在纸箱和纸袋的旧书搬进院子。体格强壮的三年级学长轻而易举便搬起了装满大开本的箱子。

随后，大家一起把书运回学校。昨天那辆双轮拖车打头阵，后面跟着从委员会仓库里搬出来的小推车和小拖车。由于男生多了，双轮拖车也比昨天快了不少。

直实和其他男生轮流拉车与助推。半路，勘解由小路三铃凑上来小声说：“你去了瑠璃璃家啊？”直实不解地反问其什么意思，但她只是像一个飘在天上的女神般，露出慈爱的笑容注视直实。

他们把书运到学校后院，在后门附近腾出一块地方把书堆在一起。

运输的工作在傍晚到来前便结束了。本来三天也运不完的书，在第二天就全部运到了学校。直实深刻认识到：人多力量大。

“要搬到图书馆吗？”

“那也怪麻烦的，不如向老师申请一下，在这里放两天吧。”

委员长和高年级同学商量的间隙，其他高年级的同学已经把旗子拿过来了。皱皱巴巴的旗子上写着“图书委员会——旧书市集”。

“好怀念啊！”

“这是什么时候的来着？”

学长学姐们其乐融融地谈论着。似乎是以前的旗子，但是直实这个高一新生对此并没有过多感触。不过有了这面大旗后，瞬间营造出了一种节日化的特别气氛。

“瑠璃璃！”勘解由小路三铃喊道。

“别这么叫我。”

虽然像往常一样遭到一行瑠璃的果断阻止，她依旧丝毫不以为意，继续说道：“对不起啊，让你一个人捐这么多书。”

“没什么。都是些放在家里没用的书，如果能在旧书市集上得到利用，书也会乐意。”

“瑠璃璃！”

“别这么叫我！”

她们你一句我一句，不知道关系是好是坏。不过一行瑠璃的脸上虽然有些许无奈，却并没有表现出不耐烦。外人看到应该会觉得她们是朋友吧？直实也这么想。

她应该不介意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但是直实还是希望她可以通过这次节日般的旧书市集体验到和大家共同合作的乐趣，希望她可以

和大家亲密一些，哪怕只是一点点。

此刻，有三个女孩子围在一行瑠璃身边和她说着什么。

就像是自己交到了朋友一样，直实感到由衷的快乐。

9

这是几个不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放书的地方位于学校后院，人迹罕至，学生和老师都很少经过。

他们当时把旗子靠在一根柱子上，旗子立起来后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有问题。

为了防止下雨时被淋湿，他们还给没有放进箱子的书盖上了旧报纸。

今年，学校在后门新装了感应灯，感应到有人经过便会自动亮灯。批准他们在这里临时放置旧书的老师也没有意识到感应灯的存在。

晚上起风了。

感应灯被旗子遮住，自动开灯，不久便冒烟了。

学校后门拉上了黄色的胶带，充当警戒线。

几位警察穿过警戒线，在学校内外进进出出。学校里面也拉了一圈警戒线。圈里是一堆充分燃烧后的灰烬。

所有东西都烧没了，旗子烧得只剩下一小截旗杆，部分装订厚重的旧书也只剩一些边边角角。

火灾是在半夜发生的，幸好周围的居民发现得早，消防队在火势蔓延到校舍之前就把火扑灭了，火只烧到了后门附近堆放的图书委员会的物品。

早上，警察到校进行火灾调查。对于高中生而言，警察来学校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上学的学生们见状一哄而上。

“听说是小火。”

“不过也烧了挺多的了。”

“幸好没烧到房子。”

在一群议论纷纷的学生中间，有一些学生却什么也没说，什么也说不出来。那是图书委员会的委员们，昨天一起把书搬到学校的人，是勘解由小路三铃，是一行瑠璃。

一行瑠璃静静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她眼神冰冷，犹如那堆充分燃烧后的灰烬，即使再次点火也不会燃烧了。

眼前躺着一小堆灰烬，烧得只剩下一小块。

那是直实说要买的、那本封面布满污痕的旧小说。

屋顶上天空依旧湛蓝。街道、周围的群山也依旧如故。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世界也不会停止转动。

“早知道的话——”

直实的声音微微颤抖。

和之前与一行瑠璃说话时不同，这次是不一样的颤抖。

“就可以避免了。”

“那样的话记录就变了。”先生平静地说。

既不冷漠也不热情，像一位传达工作的业务员。

“我们的目的是拯救她的生命。因此，必须按照记录把你们撮合在一起。这场火灾也是其中的一个必要过程。”

直实反射性地对先生举起手。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要一把抓住他还是要动手打他。他之前从来没有对人拳脚相向过。

但是，手伸到一半时突然又反应过来，于是软绵绵的拳头虚弱地在空中划过，径直穿过他的身体。

什么也做不了，就连为她泄愤都做不到。

无处发泄的愤怒在脑中盘旋，为旧书市集而努力的日子不断浮现出来。

先是东奔西走到处求人，后来又大汗淋漓地把书从仓库拉到学校，最后幸运地得到大家的热情帮助。

所有这些努力，难道就是为了将最后的成果付之一炬？

眼前的这个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

“旧书市集活动中止了。”

直实闻声抬起头，发现先生正低头看着他，不禁后退一步。

先生眼神坚定。他的眼里没有丝毫动摇，沉着冷静，透露出他坚定的信念。直实并不想知道这个消息，但先生还是径直告诉他。对方即是另一个自己，直实感同身受地体会到——

他正在全力以赴。

就像自己全力以赴收集旧书，他也全力以赴做好了准备。

“不管是谁，不管多伤心，这场火灾都是绝对必需的。”先生认真地说，“活动中止后，她情绪非常低落。我为了鼓励她，比以前更加频繁地找她，就这样慢慢拉近了距离。”

先生下达指示：“你也这么做！”

说完，他从直实身边擦肩而过，消失了。没有更多说明，意思是按他说的做就好了。

因为这是手册上记载的唯一正确的做法。

10

直实的房间里放着时钟。

那是一个台式电子钟，上面显示着大大的数字：“23：58”。太早了不可以，太晚了也不行。

因为可能需要运动，所以他穿了一套运动服。虽然背了背包，但是并不知道要放些什么，整个背包空空如也。

最后，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确认乌鸦变成的手套——上帝之手，仍旧戴在右手上。

这是他最大的担心。但是好在乌鸦一如早上特训时那样，顺利地变为了手套。

时钟显示为“00：00”的时候，他悄悄走出房间。

为了不发出声音，他蹑手蹑脚地打开公寓的大门。沉重的旧铁门像乐器一样，一不小心就会弄出声响。确认门关好后又小心地上了锁。

没想到的是，他一回头，发现先生居然站在走廊下。

“你要去哪里？”

直实愣在原地，背后蹿起一股凉意。虽然一动不动宛如一只被大蛇盯住的青蛙，但他还是紧紧地握住手套的手腕部位，一字一句地说：“我要用上帝之手，把烧掉的书恢复原样。”

“混蛋！”先生快步走上前，走到直实面前，从正上方俯视着他说，“我应该告诉过你上帝之手的特点，信息量越大的东西处理起来越难。你知不知道书是文字信息的集合体？！你打算把每一页都逐字逐句复制下来吗？你知道这要花多长时间吗？”

先生的话犹如雨水，每一个字都淋在直实头上。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明显带着冰冷的怒气。

“而且，即使你复制出来了，也会导致记录改变。一旦旧书市集成功开市，我的指导手册就成了一沓废纸，你和她不会在一起，她的事故也无法预测！”

先生的每一句话都刺到直实身上。

“到时候如果救不了她，全都是因为你！”

没错，他讲的都是事实。

先生刚刚讲的合情合理，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若想救她，就不应该这么做。

直实没有任何道理可以反驳。

先生是对的，我是错的。

因此我想……

“不让事故发生。”

“什么？！”

直实意识到，自己说了本不该说的话。

“我想预防事故，我希望一行同学活下来，希望她幸福。”

他坚定不移地盯着先生的眼睛。

“一行同学现在并不幸福。”

自己的想法没有任何道理，只是流于感情罢了，这一点直实也清楚。因为这条路并不是正确的答案。因为路的那头，将是一个无法预测的世界。

尽量不冒险。

避开所有不确定性。

脑海里的声音叫嚣着，而自己却即将踏上一条完全相反的路。这条路前途未卜，凶多吉少。

先生在劝阻自己，他自己也觉得这确实应该被阻止。不过没关系，这不是为了他，也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她。

直实避开先生，快步向前走，先生接触不到他，自然无法阻拦。虽然显得狡猾，但是直实现在却很感谢这一点。他头也不回地跑过午夜的三条通大街，向学校奔去。

直实走进漆黑一片的图书馆，打开备用台灯。他担心打开图书馆的灯会被警卫人员发现。

直实潜入图书馆二楼。他没有图书馆的钥匙，但是并不要紧。他用手套在门上划开洞，钻了进来。

开洞很简单，但是补的时候却费了一番功夫。原以为只是单纯的木板门，没想到结构复杂，既有复合板又有表面涂层，并不能一挥而就。后来才想到，也许在玻璃上开洞会简单很多。

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00：30。

一到六点三十分左右，学生和老师们便会来做晨间活动，必须在此之前尽可能多造一些。

直实在台灯旁坐下，右手贴着地板，摆好姿势。

半小时眨眼就过去了。

集中精神，手套震动，原本空无一物的手掌下，一本书渐渐诞生了。

这是第三本了，然而第一本和第二本却踪迹全无——造出来后直实又把它们销毁了。

手中的书逐渐成型。那是在一行瑠璃家的仓库里确实见到过的一本书。虽然才刚刚诞生，却已经陈旧不堪，从书的横断面可以看到纸张已经泛黄。他手上拿着这本完美再现的书。

翻开后的一瞬间，他却皱起了眉头。

里面一塌糊涂。

文字是有的，文字的数量和行数都符合小说的样子，格式基本整齐。但是，内容却根本不知所云，就像一封充斥着乱码的邮件，纯粹

是意思不明的文字罗列而已。甚至有些字根本认不清，像某种记号，实在没法看。

第一本和第二本也是如此。

其理由直实不是不清楚。这两个半月，他每天都坚持上帝之手的练习，对它的特点已经足够了解。

无法想象的东西也就无法制造。

自己没有看过的小说是造不出来的。

他重新想起先生的话：“你打算逐字逐句复制下来吗？”也就是说，只有这个办法。只能看着书进行复制。

但是，原来的书已经烧毁了，一本也没有剩下，全都化为灰烬被清理了，连残片也没有留下。

先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并且告诉了他：书复制不了，根本做不到。

只要他愿意，手套早就被他收回去了，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可能觉得不让我试一下，我便不会善罢甘休。

他明白，就算放我走，我也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乖乖回来。

一股阴暗的感觉逐渐在心中蔓延。

直实对这种感觉了如指掌。在此前的人生中，他体会过无数次，已经习惯并不以为意了。

放弃吧。

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他，已经无法挽回了。没有时间，书也造不出来，他拥有上帝之手，却什么也做不了。

我知道！这些困难我比谁都清楚！

“但是！”

他脱口而出。脑子里出现那个人的脸。

“但是！”

即使什么也做不了，即使知道一切不过是徒劳。

我仍旧不想放弃！绝对不能放弃！

他扭曲着脸，像个任性的孩子。浑身力气不知不觉地汇聚到手上，奋力捏着那本一塌糊涂的书，突然感觉到手套似乎在微微震动。

他眨眨眼睛，看向自己的手，手套果然在微微震动。并不是他想做什么，而是手套脱离了他的意志，自顾自地动了起来。

手背处突然变形，长出一根细长的软管，慢慢变成一个像胃镜一样头部带有镜片的设备。不久，头部的镜片开始发光，就像一台投影仪。

眼前呈现出投影的立体影像。

他双眼圆瞪，这个影像技术似曾相识。

在早上的特训场，曾多次看到过。在训练的时候，需要说明的时候，它出现过无数次。这项技术远超当今的技术水平，能做到的只有一个人。

“先生？”

没有回音。模糊的影像缓缓收缩，慢慢形成清晰的图像，眼前出现一座宽大的书架。那是一个古旧的书架，上面塞满了数不清的书。那是……

她家仓库的那个书架！

直实目瞪口呆。像是得到了什么引导，他慢慢地把手伸向书架。当手就要触及书架时，其中的一本书飞了出来，飘浮在空中。

直实活动手指，那书立刻做出反应，轻快地旋转起来。看来，他甚至可以打开翻看。

“这是……”

直实合上书试着拿出另一本，果然成功了。他终于理解了先生的真正意图。

这是“资料”。

让那些化为灰烬的书复活的“参考资料”。虽然不理解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但是先生想办法为他准备了一行瑠璃家书房的所有数据，作为让他坚持下去的突破口。

直实不自觉地抬头看向图书馆的屋顶。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先生就在那里。

“谢谢！”

仍旧没有回音。不过他却似乎听到了先生的声音，他一定在说：“傻瓜，还不抓紧时间！”

直实看了一眼手机——01：35。

只要有了这份“参考资料”就可以把书复原，所以最后的问题是剩下的时间里能复原多少本。还剩五个小时，仅剩五个小时了，究竟能复原多少呢？

他马上打开一本3D书，伸出右手做好准备。没有时间犹豫了，也许只能复原十本，也可能只有五本，他兴奋不已地投入这项结果不明的工作中。

比起对未知的恐惧，得以坚持到最后，令他感觉到一种纯粹的快乐。

11

锦高的学生们潮水般走在堀川大道上。每天早上的上学景象，今天也一如往常如期而至。这是六月的一天，文化祭和体育祭还遥遥无期，定期考试也还没有开始，没有任何活动的普通的一天。

走在上学路上的学生们时而欢欣雀跃，时而露出厌烦的神情，准备开始平凡无事的一天。一行瑠璃的身影出现在人潮中。

一行瑠璃心如止水。她心情平和，情绪稳定，犹如一汪平静的湖水。

昨天，书烧没了。

那中间有她这三个星期费尽心思收集来的。此外，那些书既是爷爷的遗物，也是从小陪伴她成长的读物。毫无疑问，对她来说，那些书是特别的。她当然会因为失去它们而难过。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昨天她收到了图书委员长发来的消息，旧书市集正式中止了。这给她的心里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

她明白，自己肯定对市集是有所期待的。

不是说什么具体的期待。她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目标，但是在收集旧书完成委员会工作的过程中，旧书市集的成功举办不知不觉间成了她的目标。

她从小不擅长参与集体活动，初中时也只和少数几个人保持了最低限度的事务性往来。但是上了高中后，她成了图书委员，和同班的

男生一起四处奔走。后来其他委员不知什么时候也加入了他们，大家向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这些全都是她未曾体验过的。

是一种冒险。

挑战新鲜事物、和人接触、亲近他人而不惧怕，对她而言这一切都是冒险。

恐怕身边的人都只把注意力放在事情本身上面，谁也没有想这么多。大家好像自然而然就掌握了这些技能。对于他们而言，这些是过去后就不会再想起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对瑠璃来说，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冒险。她想去挑战、去克服，就像书中崇拜的主人公那样。

但是，现实不是小说。

冒险不一定就能成功，不管多么用力，都可能遭受毫无理由的失败。珍贵的书会化为灰烬，努力筹备的活动会中途夭折。

她的心里突然浮现出朋友说的一句话。

“当然，现实中的我只是个一无是处的配角。”

现在看来，他这话说的又何尝不是她自己呢？

她虽然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是也肯定不是主人公。她没有摆脱困境的魔法，就算被逼到走投无路也没有人会出手相救。英雄永远不会出现，因为，这是现实世界。

这种事情，甚至不值得感叹。这是每一个成年人都理所当然应该知道的。

一行瑠璃心如止水。

因为她已经认识到，自己既不是主人公，也不是一无是处的配角，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等一下，一行同学！”

走到鞋柜时，一个熟悉的声音把她叫住了。她回头，是坚书直实。看到他的脸后，瑠璃不禁皱起眉头。

大清早的，不知道为什么坚书直实看上去却疲惫不堪。他的眼睛半睁，周围有明显的黑眼圈，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刚开始她以为他熬通宵了，可如果只是通宵一个晚上的话也过于疲惫了。两三天没睡的话可能会这副样子，但是他昨天还好好的。怎么想都不对。

坚书直实有气无力地笑了笑，然后踉踉跄跄地走向图书馆。

图书馆的柜台上放着一个纸箱。受到直实催促后，一行瑠璃不明所以地打开。

她睁大双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是一箱旧书，有她知道的，也有她似曾相识的，有四十本左右。没有错，全都是之前爷爷书架上的书。

但是……

“只有这一箱了，我碰巧发现它被放在了别的地方。”直实解释道。

她仍然难以置信，取出一本拿在手上仔细查看。亲手拿到之后她才切实感受到这确实是真的。旧书独特的触感、褪色的书页，以及熟悉的痕迹。

她心中泛起波澜，胸口热腾腾的。

原来还有幸存的。原来没有全部烧掉。

这一事实再次点燃瑠璃心中的那团火。对啊，只要还有书没烧掉……

“虽然只有不到五十本——”直实在一旁说道，“但是有了它们，我们就可以开旧书市集了。”

她注视着箱子里的书，郑重地点点头。

能开市了。虽然大部分被烧毁了，虽然只能维持去年那样的小规模，但是即便如此……

终于能开市了。

她顿时喜出望外。

就在这时，她忽然把注意力停在箱子里的一本书上。当然，那本书她也熟悉。伴随着一种奇妙的感觉，她把书拿在手上。

那是一本装帧精致的旧小说。封面破破烂烂的，还有一块很大的污痕。记忆逐渐被唤醒，那是直实说想看的、封底留有借书卡的……

昨天明明烧掉了的那本书。

她顿时觉得脑子里一团乱麻，思绪混乱，完全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本书确实烧了。她甚至还记得那没有被烧尽的封面残骸。难道说看错了？如果烧了的话，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她同时考虑了其他的可能性。难道说，他夜里到其他地方找到了同样的书？

但是这也太不现实了。果真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他要把这四十多本书买回来，然后自己做旧，而且把一些只有她才知道的细微之处的痕迹都完美再现。那是只有魔法才能做到啊。

她疑惑不解地抬起头希望得到直实的解释。

眼神相交，直实若无其事地笑了起来："没有全部烧掉真是太好了。"

这时，她明白了。

全都明白了。

不知为何，她感觉真相超越了正常的逻辑，突然出现在脑子里。

是他。

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虽然她仍旧无法解释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一定是他做的，确信无疑。

瑠璃准备向他问清楚，她想问的事情太多了。但是她还没来得及开口就看到直实的脸离自己越来越近，最后一头栽到她的肩上。她错愕不已，但是依然拼命支撑着，最后还是实在支撑不住和他一起倒在地上。

她注视着他的脸，这个目前为止和她最亲密的人。

一阵安静的鼻息传来，他睡着了。困倦的脸上透出他深深的疲劳。累到站着睡着……他究竟做了什么？

答案瑠璃已经知道了。

他用了魔法。

为了旧书市集，为了大家。也许，还为了自己。

他来了，来拯救大家。

他是英雄！

"啊！！！"

图书馆响起一阵尖叫。

瑠璃回头一看，原来是勘解由小路三铃，她正激动不已地看着他们。

“瑠璃璃！啊！坚书君！啊！！”

瑠璃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但是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正想着该怎么解释，却看到其他委员一个接一个进来了。

但是……这是怎么回事？昨天大家应该都收到了活动中止的通知，今天本不该来图书馆，而应去教室才对。

最后一位进来的是图书委员长，他看了一遍聚在图书馆的委员们，开口问道：“难道你们……”

说着，他把手伸进随身携带的纸袋里一番摸索后，从里面掏出几本书。接着，其他委员也纷纷从书包、手提包中拿出书来。

小说、实用书、杂志等内容和开本各式各样的书一点点地在图书馆的柜台越摆越高。

最后勘解由小路三铃加冕似的把封面满是爱心的恋爱小说高高地摆在最上面。

一行瑠璃笑了。

小小的冒险仍在继续。

12

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薄薄的窗帘轻轻摇曳，透过窗帘可以看到窗外蓝橙相交的天空，像是傍晚，又像是凌晨。

现在是几点？若是傍晚，那么今天即将结束。若是凌晨，那么已经过去一天了。

不管怎样，时间都已过去不少。

“旧……”

直实睁开眼。

“旧书市集……”

他惊慌地坐起。糟糕，睡着了。他眨了眨眼睛，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己原来是睡在图书准备室的沙发上。

现在是傍晚吗？睡了多长时间了？旧书市集到底怎么样了？

“没有叫醒你。”

直实反射性地看向声音传来的位置，然后再次眨了眨眼睛。

一行瑠璃坐在单人座的沙发上。她的表情和以往没有任何不同，一贯地冷峻。但并不是所有都完全一样。

衣服！她穿的衣服和以前大不相同。

她穿着一件纯蓝的礼服，胸前围裙的白色荷叶边轻轻摆动。下身是一袭长裙，转起圈来裙摆也会跟着翩翩起舞的那种。脚上则是一双他不太敢直视的丝袜。

知道了！是那个！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Cosplay！但是……为什么？

“我希望能多卖一点书，所以才……”

她辩解似的说道，言语中透露着各种言外之意。可以想象，她应该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而且多半是受到了勘解由小路那些人的怂恿。

“啊！对了！”

直实终于想起来——最重要的东西。

“旧书市集……怎么样了？”直实畏怯地问道。

他只记得把一箱书交给一行瑠璃，然后就失去了意识，完全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也许并没有挽救活动夭折的命运，也许箱子里的书现在仍旧放在图书馆的柜台上。

直实像一个等待判决的犯人般，提心吊胆地看着瑠璃。

她把手伸进围裙口袋，拿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成A3大小，把它递过来——

旧书集市：售罄！捐助金额：34850日元！

直实先是一愣，然后双手握拳，握得紧紧的，这还不够，最后举起拳头——

太好啦！

他喜出望外，昨晚的辛苦瞬间全部烟消云散。

成功了！终于做到了！

终于没有半途而废，坚持到了最后！

“坚书同学。”

直实终于反应过来，倒吸一口气。她不知何时已经坐到了旁边。

被她如此近距离地注视，直实不禁一阵畏怯。

“谢谢你。”她直率地说。

直实感到自己已满脸通红。

他知道一行瑠璃是在为找回了那些书而道谢，她肯定不会知道自己在夜里用手套把它们一一复原的事情，所以她的“谢谢”没有过多的意思。

“没有没有。”直实客套地回答道。

话到这里本该结束了，可她仍旧注视着直实，仿佛在说——

事情还没有结束。

“那个……我……什么也没……”

她摇摇头：“谢谢你。”

说完莞尔一笑。

脑子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迟了。身体先做出了反应，意识才跟上来。

她的笑容深深地刻在了直实的心里，无法忘记，不停温暖着他的内心深处。

这才知道，原来世界上竟有如此美好的东西。

直实不愿如此轻易就说出这种话，但是却真的觉得自己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场景了。

她的笑容是如此珍贵。是我的无价之宝。

“我……”

话脱口而出后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说出来了。

我想告诉她！实在太想告诉她了！

但是理性却阻止了直实。告诉她之后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能因为这个，所有努力都会功亏一篑。

“我……”

可是……

可是……

“我……喜欢一行同学！”

直实逃也似的低下头，不敢面对。不敢面对自己，也不敢面对她。

终于说出了口。

终于，告白了。

“这样啊。”

耳边传来她的声音。

直实仿佛被宣告死刑般紧张。

“交往这件事，光靠一个人是不行的。”她继续说道。

直实低着头，睁开眼。

她的回答和想象中不一样。

“所以……”

直实默默抬起头。

“我们一起试试吧！”

眼前，是她的笑脸。

图书准备室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书。那是直实之前说想看的那本旧小说。瑠璃特意从旧书市集上把它留了下来。

书封底的内侧纸袋上夹着一张借书卡。卡上画着方方正正的格子，从上到下依次写着借书人的名字。

由于过去太多年，最上面一格的名字已经褪色，甚至有的笔画已经模糊不清，剩下的笔迹也看起来即将消退。

但仍旧可以勉强认出这位借书人的名字——一行瑠璃。

第四章

1

直实心中升起一股久违的感觉。

小的时候看到天上的月亮，他总是不自觉地伸手。因为他以为月亮很近，登上京都塔便触手可及。

当时他并不知道月亮距离地球三十八万千米。自从知道这个事实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做过这种傻事。直实已经不是个幼稚的孩子了。

但是现在他却再次想起这个早已忘却的感觉。

“解放你的想象力！”

先生的叫声在山中回荡。他声音稍微小一点直实就什么也听不到，因为此刻的双冈特训场正訇然作响。

“放松感觉！”

手套在剧烈震动，高负荷运转的上帝之手产生出巨大的轰鸣声。周围狂风大作，树木摇晃不止，地面仿佛要被掀翻。每一次改写世界，都会伴随着这类巨大的震荡。

直实双手紧握。

他的手心抓着一个灰白色的球状物体。此刻，他发挥想象制造的，正是小时候仿佛触手可及的——

月亮。

“继续！没有什么不可以！”先生喊道。

直实把成型的月亮扔到脚下，立刻开始下一次的制造。

如先生所说，既然已经到达了月亮，这只手一定可以到达更远的地方！

物体的质和量被改写，周围开始天旋地转。学过的知识搅和在一起化作想象力，手中的重金属和硅逐渐混合，岩石块开始呈现出红褐色。

火星。

“只要你愿意，你便无所不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你！”

直实把火星也扔在地上，紧接着又受老师的鼓舞，把手伸往更远的世界。每一次制造，他都觉得脑子仿佛即将爆炸。这是脑部的极限测试。

他用硅酸盐包裹着液状的铁和镍，地核、地幔、地壳……宇宙中漫长的物理变化在他手中瞬间再现。

金星。

“记住！世界是你的！”

他拼命地挤出最后一丝力气。

我可以！还没有到极限！一定可以！一定可以突破极限！

什么东西在右手诞生了。

最简单的氢，最单纯的原子，不断汇集、汇集。温度不断升高，密度不断加大，汇集，不停汇集。

先生大喊着：“成为世界的神吧！”

于是光诞生了。

虽然未曾目睹过，不过这应该就是这个世界的开始吧。

他的头部迅速冷却，脑子突然脱力，血液回流，逐渐放松。因为处理已经结束了，制造已经结束了。

他大脑一片空白地看着自己的手。

手心传来炽热的感触。缓缓流动的火海时而喷薄而出一股火柱。那是——

小小的太阳。

他抬起头，和先生视线相交。一贯怒气冲冲的先生露出了微笑。

他用力地竖起大拇指。

“及格了。”

七月二日，特训的最后一天。

直实通过了成为神的测试。

2

（七月三日　宇治川花火大会当天）

宇治有两个车站，京阪宇治线的终点站宇治站以及JR奈良线的宇治站。这一天，两个车站均人潮汹涌。

夕阳挂在山头，夜晚即将降临。

车站里，来参加宇治川花火大会的游客已经达到了高潮。穿着浴衣的情侣、带着孩子的夫妇……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走出车站，感受夏日祭的欢快气氛。

部分游客出站时心神不宁地看看天空，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天气了。会场上空覆盖着夏日独有的、摸不准脾气的厚厚云层，谁也无法准确判断到底是否会下雨。

人们一边祈祷着天公作美，一边向会场走去。人潮中并没有一行瑠璃的身影。

“那天，我们去了花火大会。”

耳边传来声音。直实摸了摸眼镜腿，上面好像有扬声器的功能。真正的先生在直实的正上方，站在一根电线杆上。

他们来到了位于下贺茂住宅区的一行瑠璃家附近。

先生站在高处观察着房子二楼的窗户。

“我们当时正在河边看烟花，天气突然急剧恶化，一道雷从天而降。准确时间是晚上的八点零一分。”

“所以我没有约她。”直实用正常说话的音量回答道。眼镜还备有麦克风的功能。

这副戴着别扭的眼镜是按先生的指示造出来的。

老实说来，这副眼镜有什么功能直实也不完全知道。原本他很难凭一己之力制造电子器械，但是这副眼镜是通过代码与上帝之手互联的，使用时受到乌鸦的辅助，所以部分功能和内容也是由乌鸦掌控。

眼镜和直实并不相配，鼻头始终有违和感。他抬头看着日暮时分的天空，天上有云，但没有要下雨的样子。

“这里没有打雷，应该可以避免事故了吧？”

“如果没有其他情况发生的话。”先生不确定地说道。

“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呢？”

话刚出口，就有什么东西出现在了眼镜的一隅。有什么东西！他转过头，只见街头站着一个人。

一开始他以为是负责道路维修的工人，因为他身上有一条类似反光带的黄色带子。可是仔细一看，还是觉得奇怪，维修工人应该不会戴狐狸面具才对。

眼前的这个人戴着伏见稻荷大社礼品店售卖的那种狐狸面具。可这里不是稻荷而是下贺茂，而且现在这里也没有举办什么祭典，并不是戴着面具成群结队在街上走的时候。

他想仔细看看，于是摘下别扭的眼镜。街上空无一人！

“咦？！”

戴上后再看，确实有人！戴着面具的可疑人员慢慢地、慢慢地向他走来。

戴上眼镜才能看到的人。

那是！

“来了啊。”先生如临大敌般说道。

“那……那是什么？”

“自动修复系统。”先生解释道。

狐狸面具仍在不停靠近，实在过于诡异，直实不禁后退。

“应该是管理阿尔塔拉的系统文件检测到了记录被篡改。这个系统承担着保持记录不被更改的任务，这些家伙是来删除错位的记录，使记录重回正轨的。”

这些家伙？！直实惊慌地环顾四周，不知不觉间街上到处都出现了相同装扮的狐狸面具。十个人，不对，还在增加！

“也就是说……”直实抬起头，先生正看着他，“按照历史，你和她现在本应在宇治，他们就是来把你们强行带去那里的。”

“这可……怎么办？”

“战斗！”

“战斗……”

“动手！造武器！”

直实困惑地把右手贴在地上做好准备。但是突然间要造武器其实并不容易，生活在现代日本，是完全不需要武器的，过于陌生的东西，想象起来也并非易事。

“上帝之手会给武器提供一些辅助功能，你只要集中精神想象一个威力强大的东西就好。”

威力强大，到底是什么，被打到会痛、很重、很硬……

手套开始震动，既像做出来了又像没有，但手上已有了切实的重量，又大又厚，且非常坚硬。

《百科词典》！

虽说是自己造的，直实还是忍不住大吃一惊。确实，用这个打人应该会很痛吧，可算不算是武器却是个大大的问号。

已经没时间犯愁了，狐狸面具不知不觉已经走到眼前，只有几步远了。直实慌忙拿起词典。仔细一看，发现词典上有一根绳子。

他赶紧两手紧紧握住，这根绳子就算是用作书签也太粗太长了。

“啊！”

挥舞的《百科词典》像链子球般直击狐狸的正脸。

令直实大吃一惊的是，受到攻击的狐面人竟然被打飞了，掉在地上又弹了一下，紧接着发出一阵聒噪的电子音，身体还没落地便静止了，一动不动。

干掉了？

“漂亮！”先生竖起大拇指。

直实看了看手中的词典，它正电光闪闪。这就是先生所说的辅助功能吗？

拥有干掉狐面人的力量，对这个世界之外的人产生作用的力量。

有了这个的话！

“直实！”

先生的声音直接传入耳中。不知何时他已经来到了直实身后，和他背靠背站着。

“一定要阻止他们，直到事故发生的时间过去。一定要保护她！还有十三分钟，无论如何要坚持住！”

“之后呢？”

“之后我再告诉你。去吧！”

直实点点头，握紧词典准备迎击。没有时间细细说明了，街道已经被狐面人淹没。

他没有多想，把词典当作榔头拼命挥舞，附近的几个狐面人遭到横扫后一动也不能动。他们怪异的模样对直实而言反而更方便下手，如果对方是普通人，直实可能还会有所顾忌，对于他们则可以毫不留情地反击。

“里面！进院子里去！”先生发出指示。

不知何时他已经又站在了电线杆上。有些狐面人已经开始越过木栅栏进院子里了。直实急忙向木栅栏跑去，他本想给栅栏开个洞，但是想起修复时的辛苦，最终选择了用自己的力量翻越。

院子里已经聚集了几十个狐面人，远超翻越栅栏者的数量，可能有些狐面人是直接出现在院子里面的。

“走开！”

像驱逐昆虫般，直实拼命挥舞词典，每一次都有几个人被锤倒在地，停止活动，可是数量却根本没有减少的样子。比起打倒的速度，涌现的速度更快。

这么下去瑠璃可就危险了！

直实挥舞词典，开辟出一条路，拼命阻止企图接近她家的狐面人。快一点！再快一点！他奋力挥舞，奈何终究寡不敌众，用力过度的腿开始抽筋，最后倒在院子的地上。

他立刻抬起头，不料为时已晚，无数狐面人已经围了上来。

狐面人围成一圈，不知为什么突然牵起了手。

他们围成一个大圈，蓝白色的电光在圈边蹿动。

“上面！”先生大声喊道。

他似乎已经无法脱身。听到指示抬起头，他发现同样的电光也出现在了房子二楼。

瑠璃家的窗户伴随着刺耳的声音发出蓝白色的电光。

不妙！大事不妙！他刚预感到有什么不妙的事情即将发生，立刻就听到了一声怪响。

“咦？！”

他发出不合时宜的声音，然后一脸茫然。

无数的狐面人一下子全都消失了。脚下的土逐渐变成铺设工整的石板，眼前出现朱红的栏杆，耳边还传来潺潺的水声。

不知为何，自己居然在一座桥上！河的两岸正人声鼎沸。

“这里是……”

他惊讶地回头一看，身边居然坐着一行瑠璃。她也和自己一样睁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她一身居家装束，看来前一秒应该还在自己房间。

她和他一样，被狐面人带到了这里。

这么说……难道？！

这个桥！

“直实！”

眼镜中传来先生的声音，信号还没断！他急忙抬头寻找先生的身影，却一无所获。

“先生！这里是……”

“他们利用系统权限乱来！”先生急切地说道，“你们被转移了！这里就是打雷的地方！”

不好的预感得到了证实。他们处在最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一行同学。”

直实急忙把坐在地上的一行瑠璃拉起来，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待在这里！

可是，他拉着瑠璃的手，却没能把她拉起来。

“好痛！”

瑠璃无法起身，一下子趴在地上。她的脚下好像缠着什么东西。直实赶紧凑到她的脚边，终于看清了她脚下的情况。

她的脚踝被地面紧紧缠住。

脚下的石板地变换了形状，变成一张石网紧紧地抓着她的腿。直实很快就意识到了怎么回事。这是上帝之手干的！

系统权限——世界本身的力量。

直实也用上帝之手解开石质的绳子，但是刚解开，石板地面又马上隆起，再次形成石网。双方陷入一场拉锯战，形势明显不利。

直实束手无策，他抬起头，看到桥两侧的岸边站满了游客。仔细一看，才发现并不是游客，而是狐面人。他们戴着面具，发出无言的威慑。

别想逃。

好好在那儿待着。

给我老老实实按记录来。

直实看向天空。

厚厚的乌云中隐约传来雷电的轰鸣声。

“还剩……两分钟。”

先生的声音传来，预告着这一切即将结束。

“先生……”

直实呼唤着未来的自己，呼唤着指导过自己的先生，呼唤着这三个月里相互陪伴的、哥哥一般的人。

特训的日子走马灯般地在脑海闪过。

从相遇的那一天开始直到今天。

他们追求过同一个目标。

“直实……”他回应道。

声音中并没有绝望。

“已经到最后关头了，这是最后一次了，不用再担心会有什么影响了。”

眼镜里传来先生最后的指示。

“放手一搏吧！”

直实点点头。

他开启想象，想象自己放手一搏的样子。只要能想象出来，就一定能成为现实！

他把手套举向天空。

集中精神。

手心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球体。球体急剧膨胀，很快变成棒球大小，随后又变成足球大小，继而变得比直实还大。

体积变化的同时，球体内部也在发生变化。时而像铁，时而像水，时而又像火，仿佛是一个集合了世间万物的混沌的球体。

直实不禁发出一声呻吟。他的大脑在暴走，滚烫的血液在头部奔腾。他用强大的意念拼命克制着不让理性脱逸而出。

球体已经变成煤气罐大小了。

远处传来游客的喧闹声。来看烟花的游客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球体。

先生说“放手一搏”。那么，就用这个来结束这次的花火大会吧！

天空中电闪雷鸣，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直实把全部力量汇聚到手掌。

他捏住球体全力压缩。即便巨大的质量在抗拒，他仍旧坚持压缩、压缩。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把这个地球一样的混合体捏得比现在的半径还小！

真的可以吗？

一瞬间，直实动摇了。要做的事情过于骇人听闻，将超过所能想象的范畴。自己不过是世界上的一个小小的配角，如此超乎想象的事情……终点就在眼前，最后的最后，无法改变自我的顽疾烂泥般牢牢缠住双腿。

我……

“相信自己。”

此刻鼓励自己的，是先生，也是“我”。

“你可以的。”

直实紧握右手，一鼓作气，巨大的球体顿时收入拳中。

轻轻打开手心。

一厘米大小的小黑球轻飘飘地飘在半空。虽然体积不大，但是伴随它的出现，世界开始扭曲。空间发生了扭曲，虽然直实利用手套的力量降低了影响，但是它的力量仍旧过于强大。

那是人类对之束手无策的东西，是吞噬一切的、星星的墓地——黑洞。

空中闪过一道亮光，稍后传来隆隆的雷声。亚光速的电流如期而至，朝着她劈下来。

不过，闪电不可能落在她身上了。

记录中没有的黑洞出现了，改变了光的路径。瞬时爆发的巨大能量引发大气爆炸，风与水如台风般形成旋涡。

直实挤出最后一点想象力。

去改变世界！

透过眼镜，直实看到：烈马般疯狂肆虐的闪电被黑洞吞噬，坠入无底的深渊。

河水表面蒸发形成水蒸气，四周云蒸雾绕。直实迷迷糊糊的，竟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某个演唱会的现场。

四周万籁俱寂。直实原以为耳朵出了问题，但是随即注意到河流的水声。看样子耳朵没事。

水蒸气徐徐退散，如窗帘被拉开，四周渐渐清晰。桥上的栏杆出现了，石板地面出现了，地面上……

她出现了。

瑠璃坐在地上，目瞪口呆。

活着！

一行瑠璃，还活着！

“坚书同学？”她茫然地喃喃道。

直实也茫然地向瑠璃走去，在她面前一屁股坐下。他仍旧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一切是真的，只是极其自然地紧紧抱住她。

她还在，真的还在。

她在呼吸。直实感受着她的呼吸，感受着她心脏的跳动。

“一行同学。”

他已泣不成声，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他已无法好好说话，语言也已经不受控制。

“太好了！成功了，终于成功了！”

眼泪夺眶而出。直实抱着瑠璃声泪俱下。

太差劲了，应该没有比我更差劲的人了吧？

然而，她却好像接受了如此“差劲”的直实，轻轻地抱住了他。

她还活着！

好一会儿，直实一直沉浸在她温暖的怀抱中。

第二个想起来的是先生——最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人，为了救她专程过来的未来的自己。

想起先生，直实终于稍微冷静了一点，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紧紧抱着瑠璃，顿时感到一阵害羞，赶紧松开手，然后摸了摸眼镜腿以做掩饰。应该没坏吧？

“先生。”

话几乎刚出口，就注意到先生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桥边的栏杆上。他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旁。

“先生。”直实直接叫道。

瑠璃看不到他的存在，可能会摸不着头脑，不过以后再和她解释就好了。直实实在太想和他分享这份喜悦了，已经顾不上其他事情了。

他想看到先生高兴的样子，但是先生却少见地戴上了衣帽，看不清表情。

一片阴影中，先生开口道：“‘躯壳’与‘精神’要统一。”

直实不解地眨了眨眼。

“我必须解决物理脑神经和量子精神的错位问题，为此需要让她的精神尽可能接近事故当时的状态。”

先生说着些意味不明的话。

“现在测定值终于超过了阈值。现在的话……”

“等等，先生……”

“一定可以‘调谐’。”

“你在说什么啊？”

先生打响响指。

转瞬间，右手手套已经长出了黝黑的翅膀，扑棱几下后，径直变为乌鸦向远方飞去，消失在夜空中。

不久，八根巨大的“爪子”从天而降。

柱子般大小的爪子直插石板地面，在桥上形成一个八边形，围住一行瑠璃。

“她已经恋爱了。”先生平静地说道。

不一会儿，爪子之间已经形成了玻璃般的墙，由爪子搭建的八边形囚笼像水族馆的水箱一样把她关在里面。

虽然看到瑠璃在里面大声喊叫，可是外面却什么也听不到。

“她喜欢上了你，对你打开了心门，也就是说此刻她的精神状态无限接近于事故发生时的状态，一切准备都完成了。”

不明白，一头雾水。他在说什么，眼前这些又是怎么回事。

明明同为一个“我”，可我却……

对“我”全然不知。

柱子般大的爪子继续向上伸展，八边形水箱朝天际无限延伸，直穿万里无云的星空。被穿透的天空倏地裂开一个洞。

“受到雷击后，她并没有死。”

先生开口。

“而是脑死亡。”

水箱越来越亮，内部更是发出耀眼的白光，不停呼喊的她逐渐被白光吞没。

眼前即将一片空白时，直实似乎听到她在呼喊自己的名字。

爪子从地上拔起，八根爪子一齐脱离地面，忽地飞向天际，像是受到了天空的吸引。

她不见了，乌鸦的爪子也不见了。

桥上只剩下直实和先生。

直实麻木地看向先生。先生摘下帽子，终于看清了他的脸。

他开心地笑着。

“谢谢你。”他开口道，“再见，直实。”

先生化作烟花般绚烂的光芒，融入夜的黑暗中，消失不见了。

只剩下黑夜。

茫茫黑夜。

烟花的袅袅余音中，直实的手指微微抽动。

手心传来夏日湿热的触感。盆地特有的潮湿空气，京都桑拿般的夏天，他亲手触摸到了。

直实惊讶地盯着自己的手。

手套已经消失。

烟花已不再有，祭典即将散场。直实对着寂静的夜空，小声问道——

“先生？”

第五章

1

坚书直实睁开双眼。

他坐在椅子上，仰着脸。从百叶窗的缝隙间露出明晃晃的光线，已经是早上了。

病房里回荡着熟悉的声音。空调细微的嗡嗡声，还有各种医疗机器夸张的电子音。告知生命状态的声音。

直实松开搭在胸前的手，按了按眼角。他昨晚通宵了，但是现在一点都不困。

自那时以来，已经过去十二小时了。

所有事情都按计划完成了。虽然中途有几段波折，但是主要计划完成得很完美。

所以，不会有问题的。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两个不同的自己在心里斗争。

一个是冷静客观的科学家。他明白，不管事先计划做得多么完美，实际操作时也会有误差，所以结果上不可能分毫不差。另一个是与之完全相反的情绪化的自己，由愿望和希望构成的自己，他一味地祈祷着“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不管理性和感性的碰撞多么激烈，现实能做的只有继续相信。

如果，这次也不行的话……

我……

直实反射性地看向床头的医疗器械。刚刚听到了什么声音！这个病房他已经来了十年了，之前从未听到过那个声音。

哔！

他看向机器的监视器，上面流过一条平坦的波浪线。平坦的波浪线……

动了！

他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可是膝盖却忽地一软，身体顿时失去了平衡，眼看要倒下时他迅速抓住病床的扶手，强行直起身体。

床上的她戴着氧气面罩，昏迷不醒。

她瘦了。不仅脸颊消瘦，脖子和肩膀也小了一圈，长期卧床不起的影响已经在她全身上下都留下了痕迹。她的胸前盖着一条纱布薄被，安静地上下起伏。

直实从床边探出头，注视着她的脸。机器发出的新的警报声仍在持续。

那是生命的声音，脑的声音。

灵魂的声音。

眼皮好像动了一下！还没来得及确认，她已缓缓睁开了眼。眼皮怪异地扭曲着，似乎还没来得及适应突如其来的光线。

眼皮下的瞳孔微微转动，看向直实。

四目相对。

自己的目光和她的目光在相互诉说。

看到的东西，意识到的事情……

以及，有意识这件事情。

直实不禁发出一声呜咽。感情一发不可收拾，身体不受控制地抖动着。他的脸已经不成样子，泪水如决堤的河水喷涌而出。

直实弯下腰，贴近躺在床上的她，紧紧地抱着她瘦小的身体。

“我……好想……你。”

他的声音支离破碎。

“我好想你！”

她的嘴唇微微抖动着，但是长眠初醒，声带还没有做好发声的准备。

二〇三七年，夏。

京都中央综合医院的病房中，一行瑠璃从长达十年的长眠中苏醒。

2

拐杖有节奏地敲打着住院大楼清洁的地板。

坚书直实从挂号台前经过，走出京都中央综合医院。外面艳阳高照，虽然气温偏高但是难得有风，并不会让人不适。

他本想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但是接下来这里自己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她已经卧床十年了，要使身体恢复如初还需要时间，这些事情只能交给医生和护士了。他并不是医生。

不过，短短的复健时间，简直微不足道。

因为她已经醒过来了。

医院门口的釜座大街草木苍翠、生机盎然。走出医院，直实向工作的地方走去。他还有工作没做完。

他的拐杖设计独特，通过右手肘和手腕双边操控，不仅稳定性高，用起来也得心应手。刚开始用的时候，因为不习惯这种操控方式，去哪儿都磕磕绊绊。当时甚至不知道，左腿不便应该右手拄拐这样的常识。遇到没有电梯的地方更是麻烦。

好在时间解决了很多问题，现在只要有根拐杖，他几乎能走得和普通人一样快。

等红灯的时候，电话响了。果然，是工作的地方打来的。他告知对方自己正在路上，便挂断电话，快步穿过马路。

电梯上的数字越来越大，数字旁边的“B”表示电梯已经潜入地下。

电梯里有一块显示板，上面写着各个楼层分布的工作部门。从这些专业的部门名称可以知道，电梯是内部员工专用的。显示板的最上面写着“历史记录事业中心”。

电梯门打开后，短短的走廊那头是一扇独特的圆形风格的大门。

直实走出电梯，来到门前。走廊顶部设置的摄像头将会扫描来访者的脸部和肢体动作，进行身份认证。获得入室许可后，大门自动打开。

“失认范围扩大中！”

门刚打开一条缝，里面就传来一阵慌乱的声音。

室内充满了异常的气氛。淡绿色的灯光下，身穿制服的研究员正在控制台之间来回走动。正中央的八边形工作台上放置着大型台式监控器，一群人正围在那儿抓耳挠腮。

这个房间的名字是“阿尔塔拉控制中心”。

伴随着一阵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直实走向自己的岗位。围在监控器旁的人闻声纷纷回头，脸上无不充满困惑。

“直实！”一个脸上长满胡子的中年人凄惨地喊道。

他把制服披在身上，下面却是休闲T恤、短裤还有运动鞋，穿着随意。

阿尔塔拉中心的负责人千古恒久像漫画中的人物那样夸张地噘起嘴。行为举止完全和他五十七岁的年龄不相称，简直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也正因如此，他做出了许多一般成年人无法想象的丰功伟绩。

直实很尊敬他，也很信赖他。在直实的人生中，可以称为老师的人只有他一个。不过，一旦涉及工作以外的事情，他立刻就变身为极其烦人的问题儿童。

“直实……”坐在千古旁边的女性用奇怪的口音叫着他的名字，“一部分记录损伤了。我们用了独立记录的调整模块，但是刚刚已经达到了代谢上限……”

千古的助手徐依依快速操作着面前的监控器，简明扼要地汇报情况。她对工作付出的努力远非常人可比，独自一人填补着千古缺心眼的那部分。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千古慢悠悠地说道，“直实，你知不知道？”

两人一齐看向直实。身为团队负责人的千古总是左一口直实，右一口直实地叫，导致全体工作人员都这么叫他。他并不是讨厌别人这么叫，只是这个称呼总让他想起学生时代，这一点还需进一步考虑。

直实摇摇头。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问题不在于原因是什么，而在于现在的情况。”

他走向监控台，用手指触动屏幕。写着“阿尔塔拉”的圆形图像上出现了几条红色的线。

“从地图来看，记录破损的地方成为影响源，导致其他的记录也发生了改变。继续这么下去，将会产生蝴蝶效应从而超出阈值，继而……”

“连锁性崩坏，对吧？”千古挠挠头说。

徐依依也脸色凝重地盯着地图。很明显，无限记录设备阿尔塔拉危在旦夕。

千古双手抱在胸前陷入沉思。逡巡少顷，对直实他们说道：“复原吧。”

周围的工作人员立即议论纷纷。指导手册上写过这个做法，虽然所有人都清楚，但是自阿尔塔拉安装完成以来还从来没有实施过。

复原。

暂停阿尔塔拉的硬件运行，进行记录的维护与修复。

那属于一项紧急维护工作，只有在危机管理等级达到四级以上才能启动。

大家都知道这项工作有多烦琐，需要所有人总动员以及几千小时的时间。

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异议。千古的判断是正确的，不得不承认现在已经火烧眉毛，只有这个办法了。

“注意不要损坏硬件哈。”千古安慰似的说道。

没等千古指示，徐依依已经开始动手了。

“先把所有记录打包取出，然后再进行修复。”

“唉……摊上个大麻烦。”千古耸耸肩，抱歉地看向他，“能马上开工吗？”

“嗯。”

直实说完从口袋里掏出研究员证，用夹子固定在胸前。研究员证承担了一部分机器认证的功能，工作上不可或缺。

研究员证的塑料盒上，用万能笔大大地写上了他名字“直实”的日语读音——NAOMI。那是千古的恶作剧。他准备以后有机会再换一个，于是没有过多理会。万能笔的笔迹下，印刷着他的正式名字和职位——

ALLATE中心系统管辖总监　坚书直实

3

在阿尔塔拉中心，成为上层员工后就可以拥有专门的独立房间。晋升为总监的时候，直实也分配到了一间。

八叠[1]大小的房间里，工作所需的东西一应俱全。办公桌、书架、数不清的技术书籍，以及不得不留宿时用来小憩的毛毯。一开始还整理得挺干净利落，但是现在已经到处可见生活的痕迹。

他从书架上把需要的书逐一挑选出来，这是阿尔塔拉安装完成后的首次复原工作，极有可能出现不测。未雨绸缪总不会错。

把书拿出来后，他突然注意到脚下的东西。

桌子下面不显眼地放着一个纸箱。箱子没有封口，里面露出一截脏兮兮的马甲。

绝缘胶带把裸露的电线强行固定在马甲表面。马甲未经清洗，看起来脏兮兮的，背部中间位置的内侧尤其明显。

那是血肉、皮肤等身体组织的一部分，哪怕长时间沾在上面已经干枯，但是看起来仍旧瘆人，想必大多数人看到之后都会皱着眉扭过头去吧。

直实看到马甲，若有所思地抬起头，露出微笑。

他把箱子的盖子合上，用胶带封好，然后把它塞到储物柜的最里面。

随后把挑选好的专业书夹到腋下，拄着拐杖向控制中心走去。

复原开始前需要长达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但是，就算花了这么多时间准备，复原开始后的情况仍然无法完全预知。他们最后商定，开始后再根据具体情况逐一应对。

“先慢慢来，把各区域的记录连接断开，基本断开后再用‘筛子’抖落，最后再打开所有区域。”

千古先对操作顺序做了一番说明，然后一边动手一边打趣道：“我们真是做了个麻烦的东西啊。”

控制中心的前端显示器中显示前期准备已结束。

同时，直实手边的显示器上出现了同意开始复原的按键。决定是否开始复原是系统管理者的主要工作。

他坐在椅子上回头看了看千古，向他进行最后的确认。

千古遗憾地点点头：“没办法呀。”

直实也点头回应。

他把食指伸向屏幕上的开始键，就在按下去的前一秒，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几段记忆。

眉头皱起。很明显，他想起了不应该想起的事情——在阿尔塔拉中的每一天。

那是长达三个月的“作战”记忆。他进入了阿尔塔拉的记录世界，接触了十年前的自己，并告诉他一行瑠璃将要发生的事故还有预防事故的方法。他还花了大量时间指导过去的自己训练，想办法让他按自己的要求行动，使她得救。

然后，把她夺走。

别无他法。为了让长眠的她恢复脑部机能，需要量子精神记录以完成对脑部的互补性修复。但是，这要求他不得不夺取阿尔塔拉里有关她的一切构成。

提取阿尔塔拉的量子数据记录需要精密的观测。

但是观测精度越高，对原数据的影响就越大。而且从原理上来讲，数据无法备份，原数据一定会变质然后丢失。

所以，数据一旦提取出来，那个世界的她也就消失了。但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就这样，完成计划后的他从记录世界出来，再次回到现实世界。

可是那个记录世界在这以后也会继续存在于阿尔塔拉里面。

那个世界现在是什么样子，哪些地方变了，完全无从知晓。因为从系统的性质上来讲，他无法从外部继续观测。可是，即使无法亲眼

看到，那个世界却是真实存在的。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的、十年前的京都。在那里生活着的、记录中的人们。

复原也就意味着要把这一切全部抹去。

把记录提取出来，使阿尔塔拉回到“原始”状态，然后对之进行数据修复工作，之后再导回阿尔塔拉。记录世界应该会先彻底崩溃，一切化为乌有，之后再获得重建。

这个按键按下，一切就结束了。

记录世界荡然无存，作战计划也宣告终止。

而“他”，也将不复存在。

这一切他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他早就知道计划结束后阿尔塔拉会出现故障，也知道出现故障后很有可能要进行复原。和预料的一样，没有任何意外。

所以他清楚，现在的犹豫不过是出于感伤。

这种情绪没有任何意义。

“直实？”千古疑惑地问。

直实对他摇摇头，静静地按下开始复原的按键。

前端显示器上显示出长长的进度表，表头部分已经开始变色。从现在开始到可以靠程序自动推进还需要十多个小时。

他重新振作精神，面对监视器。这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去休息一下？”千古用一贯轻佻的语气说道。

直实惊奇地看着他。现在复原才刚刚开始。

“昨晚也没睡不是吗？”

“那是因为个人的事情。”

“你女朋友醒过来了，真是太好了。”

听他这么说，直实不禁扬起嘴角，肯定地点点头。

瑠璃的事情千古全都知道。自从大学进入他的研究室以来，这几年他们的关系早就超过了一般的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大学时，他们曾连续好几天一起住在研究室。毕业后，直实又到了他负责领导的项目“阿尔塔拉中心”工作。他们是学问上的师徒、工作上的伙伴，有时候也像父子。

所以千古知道直实有女朋友，也知道那个人十年来一直长睡不醒。

“真是太感动了，呜呜呜。”

千古做出一副声泪俱下的样子。

“这种时候还让你工作，我这儿不成黑心企业了？会引起众怒的。”

“可是这……”

“嗯……我大概……还比你能干十倍。”

直实顿时被他这种说法逗笑了。这是事实，在技术上直实还远不如千古，但前提是他拿出百分百的力气。一般情况下他的工作量和直实相差无几。

也就是说，千古该做的分儿会全都落到徐依依身上。徐依依对此再明白不过了。她在一旁做出恼羞成怒的表情，让人忍不住想笑。

徐依依无可奈何地伸手指向门口。

直实向二人点头致谢后摘下胸前的研究员证，然后一边向其他同事致歉一边快步走向电梯。

外面已经是晚上了。

应该是八点多吧。他用力握紧拐杖，急匆匆地赶往医院。

她现在醒着吗？还是在休息？

不过都没关系。就算在休息，也只是等几个小时罢了，还会再醒过来的。和十年的时间比起来，不过是一瞬。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开心得有点过头了，然后强行让自己平静下来。冷静下来后，脑海深处慢慢渗出一股负罪感。

他再一次在心里向他们低头，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歉意。

“他们”包括千古、徐，以及其他还蒙在鼓里的同事们，还有……

那家伙。

所有的错都归因于他自己。

但是他不能说，今后也不会对任何人说。他要把一切带进坟墓里。

直实露出冷漠的眼神，向医院赶去。

冰冷的月，悬在京都的夜空。

4

冰冷的月，悬在京都的夜空。

起风了，令人不适的温热的风。厚厚的云飘过来，遮住月亮。云很快遮住整个天空，宇治的河边顿时一片漆黑。

围观的人群发出喧闹的声音。他们是花火大会的观众，一部分人兴奋地大声叫喊着。落雷呀事故呀，议论纷纷。他们好像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大多数观众看起来还是不以为意。他们感觉到似乎发生了什么，但周围实际上并没出现什么特别的情况，所以就索性回到自己的生活吧。于是早早地赶往车站，准备趁电车拥挤前上路回家。

烟花表演已经结束了。

“先生？”

直实站在空无一人的桥上，再次喃喃自语。

没有回音。

他茫然地看向天空，脑子一片空白。刚刚还用脑过度导致脑子好像要炸开，现在却什么都没有思考，脑子已停止运转。

他强迫自己思考。

像一个刚学说话不久的孩子，他在脑子里生硬地自言自语。在一片混沌中，一点点地整理思路。

直实站在桥上环顾四周。

她不见了。

刚刚还在。现在不见了。

为什么？因为乌鸦的爪子变形，围着她，然后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想起来了。那和狐面人把他们转移到这儿的时候有点像。难道，她被再次转移了？

这样的话……

“快去追。”他小声地喃喃自语，迈动脚步。

明明感觉在走，脚却几乎没有抬起来，鞋底在石板桥面上摩擦。

他旁边刚好有一根栏杆墩，直直地指向天空。直实习惯性地走上前，把右手贴在上面。

没有手套。

“咦？”

没有。对啊，没有了。

长翅膀飞走了，自己已经没有上帝之手了。

虽然知道，可是稀里糊涂地忘记了。

这样的话，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总之先行动起来，站在桥上也不是办法。于是抬起脚步。

可是去哪儿呢？车站吗？

一脚踩空。完全没想到桥边与陆地相接处竟突然出现一段阶梯。直实一个趔趄向前，顺着长长的阶梯一直滚到岸上。

直实痛得扭曲着脸。阶梯是石头做的，他的手和脚都磕伤了，好几个地方擦破了皮，火辣辣地疼。

他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不远处传来行人的声音。他们似乎从头到尾都看见了，太丢人了。

他尝试站起来，可是身体的每个关节都传来痛感，根本无法顺利站起来。他感到无地自容，愤怒地把手贴在地面上。

可是，没有手套。

直实终于意识到——

就算坐上电车，也无济于事。公交车也好，船也好，不管是什么交通工具，都到不了她的身边。

“给我出来！”

他把右手贴紧地面，大声喊叫。

什么也没有发生。

“给我出来啊！”

他伸出拳头捶打地面，奋力地捶打石板。

“飞机！汽车！自行车也行啊！电梯！台阶！都给我出来！！！”

他不停捶打地面，捶打石板。

可石头仍旧是石头，没有任何变化。

“出来！水也好什么都好，给我出来啊！求求你了！”

一滴水落在手边。

嘀嗒嘀嗒，水迹越来越多。

蕴藏在厚厚云层中的夏雨顿时倾泻而下。那只是天气上的变化，他的右手连一滴水也没能制造出来。

普通人的手，是没有那种神通的。

他勉强支撑起疼痛的身体，在漫天的大雨中拖着沉重的步伐。

直实一脚踩进路上的水洼，任由泥水四处飞溅。鞋子和裤子已经湿透了，他完全没心思一个个避开。

即使呼吸困难，心脏似乎要停止跳动，脚步也没有停下。一旦放慢脚步，呼吸缓过来，就会开始胡思乱想。

想到她被带走。

想到带走她的，竟然是先生。

直实心如火烧，无法忍受的痛苦不停地折磨着自己。他一步不停地跑向下贺茂以寻求救赎。

也许，在家里。

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消失的她回到了下贺茂的家中。可是除此之外他几乎想不出别的和她有很深关联的地方。

什么都可以，蛛丝马迹都行，只希望能找到和她有关的一点线索。

就算她不在了，还有她的家人。她房间里也可能留有什么线索。凭着一点希望性的猜测，直实往她住的地方跑去。经过一阵大雨中的狂奔，终于在路对面看到了她家的宅邸。

他停下脚步，一动不动地站着。

呼吸停止了。

雨点竟然避开了她的家。

直实张开嘴，茫然地望向天空。一行瑠璃家的房子上罩了一层半透明的穹顶，让人想起教堂的彩色玻璃。

无数个多边形连在一起形成一张球面，光粒子在每一个多边形的边缘流动。不时有多边形发出红色的光，一会儿又回归透明。

“这是什么？”

完全摸不着头脑，之前从未见过。

他步履蹒跚地向穹顶走去。眼前的一个多边形突然显示出一句日语——

“该地区发生重大数据缺失，现暂停使用直至修复完成——阿尔塔拉系统。”

他皱起眉头。就像电脑故障时弹出的毫无温度的提示信息。意思不难理解，说的是这里出现故障了。

可这里是一行同学的家啊！

怎么会出现故障？！

咯噔！直实心中一跳。突然有了真实感。事实雪崩般涌来，将他淹没。

这一切早就有人告诉过他。他原以为自己知道了、理解了也认可了。原来其实什么都不懂。

先生的话再次浮现在脑海。

“你是记录在阿尔塔拉中的‘过去的坚书直实’。”

“我是……”

“记录世界阿尔塔拉的数据。”

一阵天旋地转，直实顿时失去了平衡感。脚下的地面也没有了真实感，突然一阵恶心泛起，他赶紧捂住嘴巴。

我不是现实的。

坚书直实是数据。一行瑠璃是数据。

这个世界……

“啪唧！”耳边传来一声水声。他转过头。街对面有人影。看了一眼，他立刻明白。不自然的体型、道路维修工人身上的那种黄色反光带。

遮住脸部的狐狸面具。

为什么？

直实先是感到一股违和感，然后反射性地用手摸了摸太阳穴的位置。没有戴眼镜。没有眼镜应该看不到狐面人才对。因为他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们是现实世界的管理系统。

咦？！他突然想起什么，看向身后。对啊！既然是系统，没有特殊装备的话，这个应该也看不到才对。

“啪唧！”又传来一声水声。

直实回过头。狐面人已经走过来了。刚刚的声音是鞋子踏入水洼后溅起的水声。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隐隐地感到肯定是出现了什么异常。

这人的脚居然能溅起水花。

狐面人在这个世界显现了。

回过神来，第二个、第三个狐面人相继出现。他们一同朝着直实缓缓走来。狐狸细长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感情，目不斜视地盯着直实。

“别过来！”

直实畏怯地抬起手做好防御姿势。他看着自己的手。

那只手上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可以打倒狐面人的武器。

不知不觉间，狐面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二十个。

“呜……”他的声音微微颤抖。

“啊啊啊！”

一边发出呜咽的声音，一边转身逃跑。他被恐惧支配着，不顾一切地飞奔。只有耳朵依旧留意着身后不断逼近的无数脚步声。

面前就是一处泥水洼。就算觉得很脏，他也不敢把头抬起来。此刻，直实正藏身在一辆货车的车底。

他逃到了京都的北面，附近是盆地边缘的群山。越往前跑房子越少，藏身之处也越来越少。

走投无路的直实逃进满是塑料大棚的农业区，爬进一辆卡车的车底，再也无法动弹。

他把脸贴近地面，窥视周围。

泥路上有一个水洼，雨水落在上面泛起层层波纹。突然一双长筒靴毫不留情地踩在水面上，溅起的泥水打到脸上。他拼命克制才没有叫出声。

货车周围出现了无数双长筒靴。上百双狐面人的腿在附近来回走动。

他们都在找他。

不知为何，从瑠璃家一路到这里，狐面人一直紧追不舍。他们走得不快，一开始他以为只要跑得快就能逃脱，可是狐面人层出不穷，不管他甩开多远，不断有新的狐面人从街上、房子里，甚至是行道树间涌现出来。

狐面人的脚仍在面前徘徊。看样子他们并不知道直实的藏身之处，所以也没有突然蹲下来探查车底。

可他们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凭人海战术把直实找出来不过是时间问题。

他匍匐在地面上，屏气凝神，思考到底该如何脱身。这是他从刚才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但是没有任何头绪。

思维逐渐停顿。

想不出办法，思绪渐渐转向毫无意义的事情以逃避现实。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三个月里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也挑战了自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为了她。还有，为了他。

选择了逃避现实的大脑不停地回忆着那些幸福的往事，一如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

和一行瑠璃的相遇。

在委员会和她工作的每一天。

并排坐在柜台阅读的时光。

一起大汗淋漓地拉车的经历。

自己喜欢的事情引起她共鸣的瞬间。

成为男女朋友的那天。

等待那一天到来前的、幸福的每一天……

想象把直实从现实的处境中抽离出来。他忘却了正在寻觅自己的狐面人，一味地遁入幸福的空想与回忆中。

除了关于她的记忆，他还想起另一段幸福的记忆。

伏见稻荷大社。

和先生的相遇。

屋顶上的约定。

坚持特训的每一个清晨。

为了接近她一起商量对策的时光。

旧书市集那次出手相助。

教会自己各种事情。

兄长般地指引着自己。

他人生路上的……

先生！

直实扭曲着脸，懊悔的泪水滑过脸颊。他的指甲嵌入土中，颤抖的拳头紧紧握住。

谎言！全是谎言！严肃也好，温柔也好，全都是谎言。

他既没有怨恨，也没有憎恶，只是一味感到痛苦、难受。遭到的欺骗以及先生的离开都使他感到彻头彻尾的悲伤。

他所珍惜的东西，全都不复存在。

紧闭的嘴唇发出无声的呜咽，泪水落入泥水中，消失不见。

水洼上仍旧倒映着漫无目的的狐面人的脚。

忽然，直实注意到，这些脚步停止了移动，于是在车底抬起头往上看。

无数双脚一动不动。他一脸疑惑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脚步声戛然而止，周围充满了怪异的寂静。透过寂静，远处传来什么声音。

侧耳倾听。

警笛？

听起来像是政府在市区里用扩音器播放的警笛的声音，之前好像在避难训练以及政府播报失踪人员等信息时听到过。

现在的警笛声中好像也夹杂着谁的说话声。可是声音模糊不清，在货车底下实在听不清楚。他竖起耳朵，一点一点地收集语言，总算听到了一言半语。

好像说什么“复原”。

下一瞬间，一束强烈的光线照过来，好像是灯光。他反射性地用手遮住眼睛。

直实眯着眼睛确认情况。发光的好像是一个狐面人的面具。面具正中央亮着施工现场的警示灯那样的黄色的圆圆的灯光。那是……

眼睛！

好大的一只眼睛，不，是第三只眼睛，面具上的细长眼睛之外的第三只眼睛。它“噔”的一声张开了。多米诺骨牌般，站着一动不动的狐面人纷纷张开第三只眼。

同时，他们的手也发出微微的亮光。

看到这一切，直实“扑哧”一声笑了。他情不自禁地发出无奈的笑声。面对这一切，他只能苦笑。

——所有狐面人的两只手上，都出现了上帝之手。

突然，一个狐面人把手贴在地面上。地面变为一格格的方块，瞬间不见了踪影。地面消失了。

直实很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关于上帝之手，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改写了。直实凭直觉分析。这个狐面人改写了部分地面，使信息发生了变化。不是把地面变为空气，也不是使它透明。

而是把它化为“无”。

化有为无。

回过神来，所有的狐面人都动了起来，并且不是刚刚那样慢腾腾的。他们全力奔跑，破坏着周围的一切。

他们扑到地上、扑到塑料大棚上、撞到墙上、冲进房子里，用手套改写一切，使一切化为虚无。

把京都化为虚无。

把世界化为虚无。

周围突然变亮，藏身的货车消失了。头顶上，三只眼的狐面人正俯视着他。

直实立刻开始逃跑。他像一只被人翻了个个儿、底朝天的虫子般横冲直撞，强行逃离那里。

他先是在泥土地上匍匐前进，随后不顾脚底打滑拼命站起，不顾一切地飞奔。然而，狐面人也在背后不顾一切地紧追不舍。

成千上万的狐面人紧逼过来，他们的目标已不单单是直实。他们的目标是构成这个世界的一切。他们不顾一切地跑动，像推土机一样把所到之处的一切摧毁、荡平、消灭。

因此，直实也被追赶着。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也是他们要消灭的对象。

身后的狐面人蜂拥而上，犹如吞噬一切的海啸。他只能逃跑，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道路的坡度略有上升。

此刻他正走在群山之间的一条路上。这里位于京都盆地的边缘。

四周房屋越来越稀少，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增多的绿色。路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

他拖着湿透的双腿走在空无一人的山路上。犹如刚从水池里爬出来，他的衣服没有一处是干的。湿透的衣服就像犯人身上的枷锁，重重地压在身上。

直实脚步沉重，筋疲力尽，他再也跑不动了。好在狐面人还没有追上来。

比起京都外缘，大多数狐面人都奔向了市中心。一边破坏一边前进的狐面人，可能比较容易受到市区的吸引吧。毕竟可供破坏的东西比较多。

这样的话，他们进军山区的时间应该相对较晚。

既然如此，不如先走进山林深处，暂时躲起来，然后……

计划突然中断，接下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其实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很明确。只是那算不上是计划而已。

脚步自然而然停住。直实耷拉着眼皮，绝望地望向天空。眼前是被乌云覆盖着的茫茫黑夜，以及……

耳边又传来警笛声。

他顿时睁大眼睛，唤醒意识。警笛声，第二次警笛声。远处还有某种广播的声音，但是这一次的距离比刚才还远，什么也听不清。在一片空袭警报般的警笛声中，直实胆战心惊地等待着，不知道即将到来的会是什么。

脚下的石子动了一下。

低头看去，豆粒大的石子在路面滚了一下。又看了一会儿，另一个差不多大小的石子也滚了起来。直实马上理解了这是怎么回事，这里可是进山的坡道。

也就是说，坡道的斜度正在增大！

拳头般大小的石头也开始滚落！山路越来越陡！原本只是轮椅专用道那样的坡度，后来变成天桥般的坡度，还没来得及逃远，很快已经变得像滑梯那样倾斜了。

“啊！”

直实趴在地上，双手抓住地面，奋力抵抗。但是斜度不停增大，这么做毫无意义。

身体开始往下滑。

摩擦力终究敌不过重力，他顺着被雨淋湿的山路不停向下滑去，根本没办法停下来。不仅如此，下滑的速度还在加快。下滑的同时，斜度依旧在加大。

直实不断调整身体姿势，希望利用体重稍微改变滑行的方向。他斜卧在地上，打算用手抓住路边的栏杆，没想到沾了雨水的栏杆滑溜溜的，根本抓不住。即便如此，他还是伸出手，希望能稍微降低滑行

的速度。此刻，脚下的路已经变成了滑雪场那样的陡坡，直实手忙脚乱地应付着。

由于下面是一个弯道，一直和自己并排的路边栏杆突然向他靠近。肩膀撞到栏杆上，伴随一阵剧痛，直实忍痛抓住栏杆的支柱，终于止住了滑落。他立即把手臂架在旁边的电线杆上，然后从栏杆转移到更为粗壮的电线杆上，把腿跨在上面，这才终于稳定下来。

不管是否愿意，这一情况很好地说明了现在的处境。

跨在电线杆上获得稳定，也就是说：地面已经处于垂直状态。

他目瞪口呆地看向天空。

天空不再位于头上，而是处于旁边。

垂直耸立的乌云像一扇厚厚的墙壁，云层中央出现一个乌黑的洞口。

污浊的云海中，形成了一个研钵的形状，犹如蚁狮的巢穴。研钵的中心突然张开一个口，里面什么也看不清，只有黑暗。

所有东西都被吸入洞口。刚开始是车、自动售货机，后来还看到公交车、杂物间……街上形形色色的东西都朝洞中飞去，然后消失。

回过神来，他看到刚刚跨在上面的水平电线杆已经倾斜。

一切都扭转了九十度，而接下来应该是一百八十度，也就是说将会天翻地覆。地在上，天在下，然后——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将向天空坠落。

就像是一面巨大的筛子，把地面上的一切哗啦哗啦地抖落下来。固定在地面的东西怎么办呢？他突然想起此前狐面人大肆破坏的行为，这才反应过来他们当时是在切割，切断一切事物与地面的连接，使它们四分五裂，以便一齐坠入天洞。

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看来，一切都结束了。京都的一切都将被天洞吞噬。城市、自然、大地都将灰飞烟灭。

而自己，也将消失。

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我将会——”

“死去。”

自己的喃喃自语，恰恰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

小时候，自己曾经历过玩具机器人坏掉的事情。正尝试把它变为一辆汽车时，某个地方忽然卡住了，一用力，没想到它的大腿根部竟然“咔嚓”一声折断。虽然当时还小，可依旧意识到这是致命的。玩具机器人已经修不好了。

现在的心情和当时一模一样。

“啊啊啊啊！”

直实孩子般地放声大哭。

痛苦、悲伤、懊悔，不能自已。一直哭一直哭，泪流不止。可是，已经无法挽回了。因为无法挽回，所以泪流不止。

机器人坏了。

自己即将死去。

“一行同学……”直实呼唤着再也无法见到的、最爱的人。

苍白的言语很快被天洞吞噬。

直实呼唤着她的名字，凝视着天洞。

突然，他注意到。

天洞。这个天洞，似曾相识。想起来了。那是……没错！

瑠璃被带走时，空中落下乌鸦的爪子形成八边形的牢笼。高高的牢笼一直延伸至天际，穿透夜空，打开一个洞。

很像，这两个洞非常相像。假设当时她是被带进了天洞的话，难道……

“轰隆！”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一辆大型货车和一栋小型建筑物撞在一起，七零八碎地飞向天洞。

他摇摇头。

“不行！”

血液从头部抽离。疯了！跳进那个地方，与自杀无异，必死无疑。不用想也知道！

而且，那个天洞通往她的所在之处也只是自己的猜测，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想象。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这是现实世界，不是故事！

尽量不要冒险。

避开所有不确定性。

一直以来自己都是这么做的。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是这么做的，绝对无法改变。就算是未来的自己来了之后也一样，盲信《最强指导手册》，只做结果确定的事情，冒险的事一次也……

啊，不对。

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本书。那是一本装帧精致的旧小说，封面破破烂烂，还有一块很大的污渍，封底内侧夹着一张借书卡。

是自己创造的那本书。

想起来了！

冒险的事，不是一次都没做过！那个时候，自己的确做了，的确做过结果不确定的事情。虽然遭到劝阻，可还是做了，虽然仅有一次。

那完全是自己决定的。

而且做到了。

抬起头，视野突然开阔。直实以大病初愈后云开雾散般的心情，在倾斜的电线杆上站起来，就像站在一根平衡木上。

向着天空的洞穴。

我，飞起来了。

5

在天洞里，直实看到了水母。

在广阔无垠、色彩斑斓的宇宙海洋中，他被某个巨大的物体吞噬了。

身体被分解成无数个碎块，起火燃烧。

化作干枯的灰烬，消散了。

好像遇见了谁，本想向他点头致意。

可直实已不复存在。

6

有的神社设有舞台。经常用来进行能乐表演以及撒豆子等节日活动。从小生活在京都，自幼耳濡目染，自然会对神社的结构等十分熟悉。所以直实很快便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某个神社的舞台上。

环顾四周，舞台外面有两堆白色的锥形沙山。那是？好像在哪里见过。他想了想，可是没有结果。那个沙山……是哪个神社呢？肯定在京都的某个地方。

他看了看其他地方，希望能找到更多线索。然而除了沙山以外，只有类似于宇宙、天国以及地狱之类的东西。

逐渐意识到周围的情况。直实失落地喃喃道：“我死了？”

“没有。”

直实错愕地浑身一颤。缓过神来，眼前的地板上，落着一只三条腿的乌鸦。

他愣了愣，赶紧摆出警戒的姿势。是乌鸦！那只乌鸦！手套的化身，不对，应该是手套的原形……总之是背叛了自己的那只乌鸦！

更加出乎意料的是，它居然会说话？！

“你……会说话？”

“会说话。”乌鸦坦然道。

事务性的声音。它的声音听起来像女生，可是音调几乎没有起伏，像是某个公司客服热线的自动语音服务。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乌鸦继续说着自动语音服务般的台词，“你没有死。”

“是……吗？”

“我是你的伙伴。”

直实皱起眉头。听它说“我是你的伙伴”，实在难以相信，更别提那是曾经背叛过自己的乌鸦。

不过细看之下，这只乌鸦头顶上有一撮金色的毛。之前那只是纯黑的，难道真的是另外一只？直实有些疑惑，可是无从确认。

“坚书直实先生。”

直实仍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却听到乌鸦在叫他。

它用动物深不可测的眼神看着他，说：“用你的力量，把一行瑠璃救回来吧。”

7

“把一行同学——”

直实把乌鸦的话原封不动地复述一遍。他还需要时间理解。

“救回来？”

“世界在震动。”乌鸦完全无视直实的一头雾水，继续淡漠地说，“为了修正扭曲的世界，修复系统会尝试抹掉一行瑠璃的存在。我们必须加以阻止。让本应存在的东西回到本应存在的地方，让这个世界的一行瑠璃回到这个世界。”

“就算你和我说这些……”

直实仍旧一头雾水。对于这番突如其来的解释，他不知道该如何理解，也不知道该如何判断。

确实，他失去了一行瑠璃。

他想见她。所以当他感觉到天洞和她有所联系时便跳了进来。可是接下来的事情他还没有考虑过。

愿望是明确的。

他想把她夺回来，想把她带回那个世界，想再一次和她相见，亲手抱紧她。

可是……

直实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的手。

“我什么能力也没有。”

“不对。”

乌鸦淡漠地否定。

“你有能力，经过训练一点点获得的能力。”

直实抬起头，乌鸦已经不见了。他慌忙四处寻找，发现它已经飞远了。飞远的乌鸦突然回头，向他笔直地猛扎过来。

直实反射性地抬起手保护自己。乌鸦猛地撞过来，他本以为会伴随一阵剧痛，可是并没有。

反而，右手戴上了手套！

他迷惑地看着。

那是和之前不同的新的白色手套。

“你究竟是？”

“我只是——”手套说，“一只见证了你三个月努力的普通的乌鸦。”

有什么东西从手套中迸发而出。虽然既看不到，也听不着，但直实知道。通过刚刚的一切，他已经坚信——

这手套，一定能把我带去她所在的地方。

“坚书直实先生。”

手套发出电话自动语音应答般的声音，问了他一个似曾相识而令人怀念的问题：“想要女朋友吗？”

“对！”

不知何时，右手已经抓住了一根绳子。犹如佛祖放下的蜘蛛之丝[2]，但是比蜘蛛之丝更加粗壮。抬起头，舞台上方的屋顶已经消失了。

直实奋力拉扯通往天际的绳子。受到反作用力影响，身体宛如一束烟花射向天空。

穿过天空，穿过群星，穿过宇宙，一条彩虹色的隧道出现在眼前。直实抓住绳子，随它进入隧道。穿过垂直的隧道，向太空之上飞去。

时间既漫长又飞快。

身体浓缩为小小的颗粒，世界和身体的界限混沌不清。力量、物体、人，犹如一股浊流，从身体一穿而过。

最后。

我……

和我合为一体。

---

(1) 日本建筑计量单位，1叠＝1.62平方米。

(2) 源自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蜘蛛之丝》中的情节。佛祖从天堂垂下一根蜘蛛之丝到地狱，地狱中的人可以通过蜘蛛之丝爬到天堂以获得救赎。

第六章

1

空调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直实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但是，他又“知道”这是什么声音。

两个相反的状态同时存在。因为他和某个人合为一体了。身体里存在着另一个人。伴随着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慢慢地探索着周围的情况。

这是一间病房。眼前有一张夸张的病床，枕边放置着医疗器械，百叶窗的窗帘已经放下来了。窗上挂着千纸鹤，上面写着“锦高图书委员会全体成员”。

还有，躺在床上的她。

和花火大会那天消失的时候一样的、那个熟悉的她。

这是一个陌生的时间。

是刚刚经历过那场事故的坚书直实所无从得知的时间。

对了，这是——

先生的记忆！

“今天整理书架了哦。”

有声音传来。

是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嘴巴在动。那感觉很奇妙，好像身体在擅自说话。

“已经基本习惯了，所以四点前就结束了呢。”自己在苦笑，“一个人整理起来比较快。”

一般来讲，一个人整理起来比较慢才是。可是那个原因，直实非常清楚。

因为两个人整理的时候，总是用那种毫无效率的方法。

眼前是一个光线昏暗的大厅。

突然置身于另一个时间的另一个地点。犹如直接沁入脑内一般，直实很快就明白了这是哪里，现在在干吗。

京斗大学，学术报告大厅。

自己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

之所以光线昏暗，是因为屏幕上正在播幻灯片。这里正在举行演讲，大厅里聚集了众多学生。演讲的是一位头发乱蓬蓬、留着浓密络腮胡的大叔。

那个人不久前直实好像见过，应该是在历史记录事业中心参观的时候。

前方的大屏幕上开始播放动画。

屏幕上出现一只老鼠。看起来应该是实验用的小老鼠，呈脱力后的熟睡状态，嘴巴微张，半死不活，头部还插着几根电线。

安装在电线上的指示灯开始闪闪烁烁。

随后，方才还筋疲力尽的小老鼠突然苏醒，好像恢复了意识，当场站了起来。场下的观众发出惊叹的声音。

同时，一股陌生的感情涌上心头，流遍全身。那是几种强烈感情的复合体，包含着惊愕与喜悦，期待与算计。

愧疚与负罪感。

直实感同身受。先生的心情，同时也成了直实的心情。他的心事也犹如自己的心事般一清二楚。

幻灯片切换，屏幕上出现了演讲的题目——

量子记录的可能性——用脑量子数据进行互补性神经修复的实例

千古恒久

先生（直实）坐在大学的研究室里，在千古教授研究室里的一张桌子前，桌子上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教授的研究内容极其高深，不努力学习根本跟不上，经常需要连续几天住在学校，昼夜不分地拼命学习。学习量子记录技术、都市记录计划，以及——

阿尔塔拉。

他的人生道路已经计划好了。

上大学时该做什么、毕业后在哪里工作、工作后的职业路线，全都计划好了。接下来几年该做的事情，不得不做的事情，也全都一清二楚。所以接下来，只要动手做就好了。

上大学时，他牺牲了睡眠的时间、吃饭的时间。通过放弃正常生活以填补时间上的不足。

想要到达的地方过于遥远，他的人生容不得一刻踌躇。

墙上的挂钩挂着崭新的木质名牌，上面刻着——坚书直实。

历史记录事业中心的地下深处，负责保密性事业计划的阿尔塔拉中心。

先生（直实）在阿尔塔拉中心的控制室工作。

二十二岁大学毕业时，他顺利进入阿尔塔拉中心工作。虽然有千古教授的关系，但这是个国际性的巨大项目，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需要通过好几项高难度的技术测试。这里聚集了世界顶尖的技术人员，通常情况下应届毕业生根本进不来。

但是，他不一样。他是为了那个目标而活着的，仅仅为了那个目标而活着。千辛万苦获得的名牌并不是终点，只是通往下一站的车票。

他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墙上的“车票”，后脑勺却撞上了什么东西。那是一架无人机，操控它的是一个留着浓密络腮胡的中年大叔，正乐呵呵地笑着。

一定要赶上这个人！

必须成为阿尔塔拉中心的主心骨、阿尔塔拉计划的本体——千古教授的左膀右臂。成为他职位上和实际工作中独一无二的伙伴，在这个地方取得牢固的地位。

为此，必须拿出成果，坚持学习和研究，完成其他人无法完成的工作。

绝不能止步于此，还不能停下。

墙上的挂钩挂着半旧的木质名牌，上面刻着——坚书直实。

名牌右上角新增了“系统管辖总监”的字样。

先生（直实）正在熟悉的控制室里和千古教授交谈。徐依依也一起，大家正在讨论事业计划的进一步发展。

他已经和徐依依分别成为了教授的左膀右臂。

进入中心工作四年了，三个人共同解决了许多问题。相关人员都知道，三人组实际是阿尔塔拉计划的中枢。

晋升得这么快，是因为这个地方奉行实力主义，优秀的人很快就能获得权限。不用说，全体工作人员的能力都很强，单论技术能力的话，甚至有人在他之上。

可他还是超越那些人，获得了总监的职位。这是必然的。

因为他做了全部必要的工作，仅仅为了拿到这个职位。

他把证件对着摄像头，伴随着一小声认证通过的声音，四年前没能打开的门，终于开了。

门的那边，无限记录设备阿尔塔拉正在静静地等着先生（直实）。

他在实验室内部的独立房间，脱下衣服。

晋升为总监时，他也获得了一间专用的房间。这个房间也是完成计划所必需的。从外部接入的话，实在太危险了。他需要在最近的地方有一处安保不那么严格的、可以独处的地方。

他把贴身衣物脱下，露出上身，再穿上黑色背心。背心内侧的非接触式神经极贴着皮肤，脊柱蹿过一阵凉意。

背心表面是裸露的电线，用绝缘胶带强行固定着。电线另一端连接桌子下的电脑。

做好准备后，他坐在椅子上，面对屏幕。屏幕上显示的心率表示，他很紧张。

第一次试行。

他为自己点了点头。理论上行得通，设备虽然是紧急赶制出来的，但是该有的东西都备齐了。应该没问题，可以进去的。

他用食指按下回车键。

“叭！”

身体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他脑子一片空白，赶紧把背心脱下扔在地上。自己也顺势倒下，呼吸困难。房间立即充满了一股烧焦味。

后背烧伤了。

与非接触式神经极接触的部分，也就是脖子到腰部之间的脊柱部位的皮肤已经烧得皮开肉绽，呈现出怪异的颜色。后背的血管剧烈跳动，针扎般的疼痛随即袭来。

他抓住椅子，勉强站起。屏幕上显示着“程序已暂停，无法连接”。

一股绝望感涌上心头，很快又消失了。

本来就没有想过能轻易成功。阿尔塔拉包含了无限的要素，自己这个程度的人来做理论论证，相当于没做。

他并非千古教授那样的天才，所以，没有任何捷径。

只能以量取胜，牺牲自己的身体，不断重复试验以换取成功。

没错，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和以前没有任何不同。

用红笔在试行记录表的第一次试行后打叉，打下通往山顶的第一个楔钉。

“有点难。虽然阿尔塔拉是千古先生一手设计的，但它在很多东西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投入使用了。”一个静静的声音说道。

没有回音。

房间里只有空调发出的嗡嗡的声音。

“画上叉后，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那个声音继续说道。

就算她无法听到，也不能停下。

“还记得吗？旧书市集的时候。当时我们一边收集旧书，一边在日历上画叉，直到活动当天。当时想了各种办法，可就是收不到书，我们一度还很着急呢。”

心里突然隐隐作痛——痛苦的记忆。

可这份记忆也已被时间无情地冲淡。

“不过到头来，还是全都烧光了。”

记忆和记忆，混杂在一起。

那是先生的回忆，遥远的回忆。火灾把书烧了个精光，旧书市集夭折。他没有魔法，只能束手无策，拼命忍受痛苦。

“这么和你一说，突然想起好多。你记得吗？四月的时候也是……”

全新的笔记本上，记上了一个过去的日期。

实验室的独立房间里，先生（直实）正趴在桌子上记笔记。他双手抱头，眉头紧锁，正苦思冥想。

那天发生了什么？那天做了什么？

一想到什么立刻用便签记下来，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整理到笔记本上。然后写上下一个日期，继续苦思冥想，然后整理到笔记本上。

那是……《最强指导手册》！

从和她相遇的那一天开始，直到事故发生，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只要能想起来的，事无巨细都写在这本笔记本上。

因为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进入阿尔塔拉中的过去的世界。

到时候，这本参考手册肯定能派上用场。关于未来的信息，将会成为拯救她的强大武器。

他在便签上杂乱无章地写着。吃了什么、有没有洗澡等，就连这些看起来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也一个不漏地全部写下来。通过这些琐碎的回忆，说不定可以联想到其他的事情。他不想因为现在的一点松懈而导致日后的遗憾。

像拼图一样，一片片地拼起和她共同度过的每一天。

每当想起与她有关的种种，他都不禁露出笑意。

这是一项幸福的工作。

手指按下回车键。

第一百四十次试行。

失败。从椅子上滚落下来。先生（直实）早已习惯了这份疼痛，脑子里已经开始思考下一次的改进方案。他伸手抓住椅子试图站起来。

站不起来！

强行用手撑起上半身，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然后奋力扭转右腿，使身体呈仰卧姿势。

左腿，无法动弹。

空调吹着温和的暖风。

“说是……左腿麻痹。”

诊断报告的一角在空调的吹拂下微微扬起。

窗外白雪茫茫。

“不过还好是腿，伤到手的话就更麻烦了，会影响‘工作’的。”先生（直实）平静地说。

没有回音。

“而且，对神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说明离成功不远了。放心吧！我会多注意不再引发事故。不过从这次的数据来看，一定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说完，他默默低下头。

不是说给她听，也不是说给其他任何人听。

对着空气自言自语：“我好想你啊。”

说完又重复一遍：“非常想你。”

按下回车键。

失败。

再次按下回车键。

失败。

再次按下回车键。

失败。

第三百三十六次试行。

手指按下回车键。

空白。

一片空白。眼前一片空白。正前方有什么东西闪闪发光。转眼间，直实已置身于彩虹色的隧道，正以飞快的速度穿越。隧道那头是……

鸟居！

完全停不下来！速度丝毫没有减弱，直实径直从洞口滑出，向地面滚落。一阵天旋地转之中，看到鸟居那边站着——

“我”！

2

睁开眼。

医院的走廊映入眼帘。直实坐在等候室的椅子上，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才过了五分钟。刚刚好像迷糊了一会儿。

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做梦了。

梦到自己的事情、以前的事情、最近的事情。

还有那家伙的事情。

那段记忆一直在脑子里挥之不去。哪怕到了死去的那一天，应该也会想起来吧？那双充满怨恨的眼睛将会一直注视着自己。

就这样吧！我绝不会请求他的原谅。

因为我做的事情，不可原谅。

“坚书先生。”护士叫道，她脸上洋溢着明媚的笑容。

“她醒了哦。”

3

她注视着自己的手。

消瘦的手腕看起来如此陌生。

病房里，一行瑠璃坐在病床上，脸上却没有大病初愈后的明朗。

两天前苏醒后，醒着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思考，竭力尝试理解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她茫然地抬起头。

床边站着一位青年，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正在灵巧地插花。

自己的事情她已经从医院的医生还有他那里听说了。十年前，在花火大会会场被雷电击中后，她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已经睡了整整十年。现在是二〇三七年，自己已经二十六岁了。

而他是二十六岁的坚书直实。

这些话，她一时很难相信。小说里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桥段——昏睡十年，然后醒来，但是现实中绝对不会有。主治医生说这是个奇迹。

当然，自己的内心仍停留在十六岁。

昏睡这十年里的事情，她什么也不记得。十年前的事倒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自己是图书委员，前不久刚参加过旧书市集的活动。然后——

开始和他交往。

不过仅仅只是开始了交往，基本和做朋友的时候没有太大差别，甚至没有两个人一起出去过。

听说一起参加了花火大会，可是自己却什么也不记得。

医生说，可能是事故前后的记忆变模糊了。不过这么一说，确实好像有一些记忆的片段。

桥上。

台风般的风和云。

他魔术师般的样子。

那应该是梦吧？实在过于夸张，完全没有现实感。不过，他也说曾经一起去了宇治川，这部分可能是真的。

记忆有点混乱。

但是，这些困惑根本不堪一击，铁一般的事实就摆在眼前。

镜子中的十年后的自己。

十年里消瘦了的手腕。

就算无法相信这一切，不承认这副身体是自己的也无济于事。身体切切实实存在着，且服从于自己的意志。这不是做梦，也不是幻觉，而是真正的现实。

身旁传来花瓶放到桌面上的声音。

瑠璃转过头，看着他。他温柔地微微一笑，然后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顺手把拐杖架到一旁。

听说这十年里，他也遇到了事故。那是一场车祸，导致他左腿麻痹至今。从他拄着拐杖灵活走动的样子来看，后遗症应该已经伴随他很长时间了。

不仅如此，他简直像是换了一副样子。长高了一个头，原来稚气的脸现在也变得深邃，眼睛周围还聚起了深深的阴影。

不过，瑠璃知道——

这不是别人，确实是他。他的脸上，仍旧明显地留着十年前的影子。额头上仍旧留着熟悉的疤痕——旧书市集那次他睡着的时候瑠璃曾经看到过的疤痕。

他是十年后的坚书同学。

自己是十年后的自己。

就算心里仍有困惑，就算眼前的一切都像一场梦，她也只能接受。因为这是现在唯一的现实。

“还记得吗？”

瑠璃抬起头看向他。

他正局促地笑着。那份局促也确实是他常有的。

“那天的花火大会。”

瑠璃摇摇头，基本不记得了。

他露出温柔的笑容：“没关系。”

瑠璃心里不禁涌上一股歉意。

这时，一滴水落在床单上，晕开。紧接着，“啪嗒”一声，又滴落下来。

他在哭泣。

瑠璃震惊不已。毫无疑问，那是眼前这个成年人的眼泪。即使知道他是谁，仍旧难以置信。

“我好想你。”他带着哭腔说，“你终于醒了。”

眼泪啪嗒啪嗒地不停落下。

这一切给了瑠璃巨大的勇气，她终于下定决心。

在这个十年后的世界活下去。

去报答十年里一直爱着自己的人。

虽然还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都要和他一起面对。

因为他的眼泪是真诚的。

手上传来一股暖意。他牵起她的手，她轻轻回握。也许花火大会那天也牵了手，但她已经记不清了。所以这是，第一次。

他的脸上满是泪痕，慢慢靠近。

瑠璃抑制住心头的一丝畏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没关系的，她安慰自己。这个人——

可是坚书同学。

“那本……书。”

瑠璃被自己脱口而出的话吓了一跳。事故发生前，旧书市集时的记忆突然浮现在脑海里——那本不可思议的书。他帮忙找回来的、写着自己名字的——“我们的书”。

“……那本书？”

耳边传来他的喃喃自语。

瑠璃不由得抬起手，下意识地把他推开。什么也没有想，也没有任何原因。

被猛地一推，他重新坐到椅子上。

瑠璃脑子一片空白。

“不对！”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一味地把心里的直觉说了出来：“你不是坚书同学！”

4

恍恍惚惚……

她说的是什么？

语言还没有得到解读，直实的思考却趋于停滞。

她说“不对”？

不对？

并没有不对。我是坚书直实，从出生那一刻直到现在，一直都是坚书直实。我就是……

表情逐渐扭曲。

对了，原来是这样。我就是我。坚书直实就是坚书直实。

但是，于她而言——

坚书直实，并非只有一个！

直实的心脏怦怦直跳，脑子极速转动。必须镇定！冷静地分析情况，找到解决的办法！

她说“不对”。她这么说，应该是有什么原因吧？但是，从表情来看，她应该并不确信。她自己肯定也还并不确定。虽然心生怀疑，但并没有百分百相信自己的判断。她还在犹豫、在动摇。

那么，使天平向我这边倾斜就好了！这方面的证据要多少有多少。现实的一切都可以强化我的存在。因为现实世界里，坚书直实只有一个。她记忆里的男人，不过是记录的数据而已。

必须继续演下去！

必须这么做！

直实下定决心，不管使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把两个人在一起的未来夺回来！

就在这时！

“吱呀”一声。直实和瑠璃不约而同地看向病房门口。门开着，门外站着——

狐面人。

第七章

1

“什么？！”直实脱口而出。

病房门外的走廊里，站着狐面人。直实很清楚那是什么。穿着道路维修工人的制服，异样的体格、黄色反光带、黑色的鞋子以及狐狸面具。

自动修复系统！

他们管理着阿尔塔拉的记录世界，是信息世界的“居民”。

无论如何是不会出现在现实世界的。

“啊！”

她发出一声急促的尖叫。一阵沉闷的脚步声传来，狐面人的背后接连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无数狐面人蜂拥而至。

一个影子突然出现在病房里。直实反射性地看向窗外。

病房的玻璃窗上趴着一个狐面人，宛若一只壁虎。不仅仅是一个，四个、八个、十六个……狐面人纷纷爬上来，病房的大玻璃窗很快就爬满了狐面人。

直实不停在心里重复——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太奇怪了！开什么玩笑！

他坚决否认。与此相对，心里面的那个科学家、技术人员却冷静地发出另一个完全相反的声音。

“记录在阿尔塔拉中的这个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完美复刻。”

“处在这个世界的你根本无法对二者加以区分。”

自己被自己说服。

“怎么会这样？”

直实难以置信，同时他也明白——

“事实就是这样。”

讨论真伪毫无意义。

打头阵的狐面人被挤得左摇右晃。突然，如决堤的洪水，狐面人一起涌入病房。站在最前面的狐面人不顾一切地抓住床沿。

“走开！”

直实吓了一跳，赶紧从一旁将之撞飞。可是第二个狐面人很快又迎面而来。

显然，狐面人全都是冲着躺在床上的她而来。

直实拿起拐杖，把第二个狐面人一棍打倒，正准备对付第三个狐面人时，一个巨大的巴掌打在脸上，他倒在地上。一个体格庞大的狐面人扑了过来，用惊人的力量把他按压在地。

好重！动不了了！

直实拼命挣扎想要把他推开，可是体格上的差距一目了然，何况他本来就有一条腿无法动弹。只不过被一个狐面人压制，他就已束手无策。

排除障碍后，狐面人开始了他们的“工作”。

体格健壮的狐面人腾空而起，跳到床上，把瘦弱的她压在身下。

“噗！”

瑠璃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其他狐面人也聚集在周围，把她的手脚牢牢按住，她根本无法动弹。骑在她身上的狐面人伸手——

抓住她瘦弱的脖子。

此刻，被按在地上无法动弹的直实完全明白了。他不愿往那个方向思考，可思路却瞬间明了。结论犹如雪崩般，野蛮地涌入大脑。

如果这里是记录世界……

那么，记录中没有的东西将会被清除。自动修复系统正是为此而生。不该存在的东西是不能存在的。

一行瑠璃是这个世界的居民，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如果系统把她十六岁的精神判定为“异世界的舶来品”……

把她的心判定为“异物”……

如果系统……

“噗！”

瑠璃吐出一口虚弱的气息。巨大的手掌已经嵌入她的脖子。就在直实眼前，她即将被清理掉！

她——

即将被杀掉。

“住手！”直实嘶吼着，“住手！马上给我滚！混蛋！”

狐面人无动于衷。

粗壮的大手青筋暴起，她的脖子眼看就要被折断了！

她将被杀掉……无能为力。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最重要的人离去。这就是——

一切努力的最终结果。

“坚书……同……”

她最后的声音微乎其微，几乎被湮灭。

“啊……”

耳边传来绝望的呻吟。

“啊啊啊啊……”

一切都是自己搞砸的。

眼前出现一幅幅胡乱跳动的影像。死去的她、无数的狐狸面具、满目疮痍的街道、上下颠倒的京都……

吞噬一切的天洞。

咦？！

这是……

神社、鸟、手套、绳子、彩虹隧道……

陌生的画面在脑中乱窜，但直实知道这是什么。是过去的记忆，是自己所不知道的关于自己的记忆。

视野突然打开，最后一个回忆出现了。那是……

这间病房！

狐面人飞了起来！

直实躺在地上，通过颠倒的视线看到掐着瑠璃脖子的狐面人突然像橡胶球一样飞了起来。紧接着，有二十个左右的狐面人纷纷飞向天花板或墙壁，然后直接贴在上面。突然出现的捕兽夹形状的工具把狐面人控制在墙壁及天花板上。

“咳、咳……”

瑠璃咳嗽不止，她痛苦地调整着呼吸。她还活着。理所当然，她的旁边站着——

坚书直实。

2

环顾四周。

病房里的狐面人总算是被控制住了，但是走廊里还有不少，窗外更是有无数的狐面人像虫子一样在蠕动。

坚书直实举起右手。

他先对着门口轻轻摇动手指。地板里长出水晶般发出彩虹色光芒的矿石，瞬间把门堵住。

他再略微抬起手，如同拂去书架上的灰尘，在空中轻轻挥动手臂。只见窗外流动着矿石般的物质，把狐面人一扫而光后瞬间凝固，形成一堵坚硬的墙体把狐面人挡在墙外。

他为了确认似的握了握自己的右手。之前并没有这样的能力。不能对接触不到的地方发生作用，制造这类大质量的东西还会给脑部造成巨大的负荷。

但是，现在可以了。直实有这个信心。

有新的手套。

还有新的自己。就算是没经历过的事情，自己也有信心可以做到。

“坚书……同学。”

直实闻声回头，和瑠璃四目相对。看到她痛苦地从床上挣扎着起来，直实赶紧伸出手。两个人互相张开怀抱，彼此紧紧抱住。

手心传递过来的温度使一切顿时有了真实感。

初次见到十年后的她，她宛若一折就断的细细的树枝，瘦弱不堪。直实深切地体会到十年的昏睡给她造成的影响。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

她在这里。

曾以为再也无法见到的她，现在就在自己的怀里。她还活着，还在微笑，这就够了，这就足够了。

直实压抑着想要大哭一场的情绪，抬起头："那些狐面人是冲着一行同学来的。"

"我？"

"不过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对付的。"

他握紧瑠璃的手，希望能稍稍缓解她的不安。

"直实……"

转过头——

先生。

先生抓住柜子和床边的扶手站起来，一脸茫然地看着直实，仿佛在说：你怎么会在这里？不可能！

也难怪，因为就连站在这里的自己也无法理解。

手套也许知道答案。直实对手套问道："能解开一下吗？"

话音刚落，手套立刻化身为乌鸦，从手上脱离开来。现在暂且用不着它，因为接下来必须赤手空拳。

直实走向先生。

使出浑身力气挥动拳头。

"扑通！"

先生再次倒在地上。直实甩了甩手腕，比想象的痛。虽然痛，可还是不得不这么做。

先生就是自己。

在来这里的路上，直实全都看见了。不知道为什么，先生的记忆和自己的记忆混合在了一起。如亲身经历般看到、体会到这十年里的所有事情。所以直实知道，完全知道——

换作自己，也一定会这么做！

不管多么困难，哪怕失去一条腿，哪怕牺牲所有，只要能救她，自己就一定会做。像他做的那样。

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我必须做我该做的。

因为，如果先生是我，也一定会一拳把我打飞了。

等在一旁的乌鸦再次变成手套戴在手上。直实在病房的地板上开了一个洞，制造出一个简易的逃脱装置。要去的地方已经决定好了。

他走到床边，把瑠璃抱起来。虽然有点担心能不能抱得动，不过还是努力抱了起来。

“我们回去吧。”直实尽量以若无其事的口吻说，“回到属于我们的地方。”

他抱着瑠璃跳入逃脱装置。

所谓逃脱装置，不过是名字好听的滑梯而已。

直实悄悄问手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公主抱轻松一点。

3

鸦雀无声。

病房里一个人也没有。

突然出现的坚书直实不见了。在这里昏睡了十年的一行瑠璃不见了。无数的狐面人也不见了，一个也没有留下。

只留下一个脸部瘀青、腿脚不便的男人。他坐在地上，久久不能站起。

一片寂静中，他喃喃自问。

刚刚发生了什么？到底怎么回事？自己到底……哪里弄错了？

尖锐的来电铃声划破寂静的空气。手机屏幕上显示着“千古教授”。

“直实！！！”电话那头传来喧嚣和悲鸣，“你在哪儿？！”

“在医院。”

“窗外！看窗外！”

他捡起拐杖站起来。窗户上的不明物体已经随着坚书直实的离去而消失了。打开四楼的玻璃窗，俯视釜座大街，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下面出现了一条河！

他很快明白了。像极了河流的浊流其实是人流，是“非人之人”的集体，是由成千上万的狐面人形成的人潮。

人潮向南奔涌而去。视线溯流而上，很快就找到了位于人潮上游的起点。那是医院旁边的京都府历史记录事业中心。

阿尔塔拉中心。

“看到了。”

“阿尔塔拉的量子记录字节发生了循环！”

千古一嘴行话。也许他认为直实能够理解，事实也确实如此。

“运行信息不断膨胀，貌似已经突破极限了，而且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完了！”

直实明白。不是因为他比千古懂得多，而是有一些事情，只有他知道。他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也知道该怎么办。

“千古教授。”

“嗯？”

“可以停止运行自动修复系统吗？”

“咦？不行啊！”千古当即回答，“这些戴着狐狸面具的人好像是从自动修复的机房里涌出来的……外部命令不起作用，而且这些东西不消失根本没法进去。况且，你知道的吧，直实……”

千古的声音突然降了一个调。

“自动修复系统是阿尔塔拉的‘紧箍咒’，全靠它把记录输出控制在最低限度，阿尔塔拉才得以运作。一旦它停了……的话……”

他的音调又恢复了原样。

“不是吧？！”

通过电话，两个人得出了同一个结论。

“原本的空间是无限的。”

“对啊！对呀！就这么办吧。”

“拜托您。狐面人……”直实坚定地说道，“我来想办法解决。”

他挂断电话，拿起拐杖。

4

二人座的自行车在乌丸大街的机动车道不停飞驰。直实坐在前座，后座上坐着瑠璃。

车速很快，甚至超过了街上的运动型自行车。那是用手套造出来的，类似于取消了限速装置的电动自行车。

如果单考虑速度的话，也许应该造摩托车或者汽车，但是造出来和能否驾驶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一味追求速度最后酿成交通事故，就本末倒置了。直实从自己的驾驶经验以及车速综合考量，最后选择了动力强劲的电动自行车。

时速达到了四十千米以上，一般情况下徒步或者跑步的人是追不上的。

但是他们并不一般。

直实回头确认身后的情况。远处仍能看到成群结队的狐面人在不停追赶。不过电动自行车还是占有速度上的优势，已经拉开很长一段距离了。

可是下一秒，身后忽然有几个狐面人猛扑过来！直实赶紧拐入一条岔路。不一会儿，又有其他狐面人突然冲出来。

狐面人突然凭空出现！

“阿尔塔拉的影响范围似乎在逐渐扩大。”手套说明道，“只要在受影响的范围内，狐面人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

“可恶！”直实喊道。

他蜿蜒着前行，以避开突然出现的狐面人。在这场你追我赶的游戏里，对方竟然可以瞬间出现在任何地方，实在卑鄙。

直实不停躲避着狐面人，在京都棋盘般的小巷中左右穿行。他原本沿着乌丸大街笔直飞驰，可是不知不觉间已经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自行车来到一个宽阔的场所。

那里是四面道路都架上了天桥的堀川五条十字路口。

堀川五条十字路口是京都著名的大型路口。单侧五六车道的大型干线道路在此交汇，平时总是车水马龙，现在却一辆车也没有。

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的狐面人大军。

直实用力握紧刹车闸，自行车滑行着停在路口中央。

他环顾四周。西面、东面、南面的街道已经挤满了狐面人，整条街道密不透风，简直像高峰时段的电车车厢。回头一看，刚刚走过的北面的街道也被追过来的狐面人封锁了。

无路可逃。

直实咽了口唾沫，一动不动地盯着右手手掌，仿佛在问——

还有……胜算吗？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他不确定现在的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十人、二十人的话，不值一提。就算五十人、一百人应该也不会落得下风。

但是，如果上升到五万人、十万人，那就不知道了。结果还是个未知数。

一定要保护她！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就算打倒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只要漏掉一个，就意味着前功尽弃。不测之事随时可能发生。能否以一己之力横扫十万狐面人，实在难以断言。

能逃脱的话最好，交手越多危险越大。本应该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前冲过这个关卡的……

腹部突然收紧。

后座上的她默默地抱紧自己的身体。不用回头看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她双手传递过来的恐惧与不安。

直实握紧戴着手套的右手。

来吧！

他下定决心，要把十万人全部打倒，一个不剩！

就在这时……

“嘭！嘭！嘭！”传来一阵沉闷的声响。他反射性地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向路口北侧。

几千名狐面人背后，有几个狐面人突然飞向路边。越来越多的狐面人被撞飞，大军被左右撕开，硬是从中开出了一条路。

一辆飞驰的汽车隔开狐面人的海洋，急速靠近。伴随一阵急刹车，轮胎发出刺耳的悲鸣。车子停在自行车旁，几乎撞上。

车窗开着，驾驶座上的人大喊一声：“上车！”

直实思维顿时停止。

“快！”

猛地反应过来，直实立即下车，抱起瑠璃，迅速钻进后座。车子急剧加速，直实被惯性死死地按在座椅靠背上。

“嘭！嘭！嘭！”随着一阵撞击，窗外飞过一个个被撞飞的狐面人。太可怕了！若是把狐面人视为人类的话，是绝对不会这么开的。

这意味着开车的人清楚他们并不是人类。

“……先生？”直实对着驾驶席说道。语调不自觉地上扬，形成了问句。想问的事情太多，最后都只凝结为一个词。

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来帮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先生——

为什么……

“把她送回那个世界。”

直实震惊不已，想看看先生的样子，可是坐在后座根本看不见。看了看后视镜，还是无法看清他的表情。

“事情变成这样，都是我的责任。”他继续说。声音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自信。

“我不想让她承受这些，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先生说，“只是想再一次看到她的笑容。”

他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他们相遇的时候，在学校屋顶。

“一次就好。”

“我想看到她幸福的笑容。”

原来是真的，如此真实。当时的直实根本无法体会，现在终于全都懂了。

先生为了让一行同学再次露出笑容。

十年来付出了一切。

就算被烧伤。

就算腿上留下痼疾，都在所不惜。

可是，做出无数牺牲终于得到的最珍贵的东西，他却要还回去。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

一行同学的幸福。

“我会补偿你的。”

他从驾驶席回过头，重新恢复以往坚毅的眼神，没有丝毫动摇，冷静沉着，传递出坚定的信念。

直实非常高兴。

“去哪里？快！”

直实点点头，大声喊出目的地。

那是乌鸦说可以回到那个世界的地方。

是这三个月来围绕京都的小小旅程的字面意义上的终点站。

“京都站！大阶梯！”

5

连接天地的阶梯，贯穿巨大的车站大楼。

几百片玻璃组成的玻璃墙透出明亮的灯光。人来人往的中央广场顶棚奇高，下面是巨大的开放式空间。

顶棚下面是从地面直接通往楼顶大空广场的超长阶梯。宽二十六米，落差三十米，总共有一百七十一级，规模大到难以置信。由于长度惊人，徒步实在够呛，所以在旁边设有电动扶梯。

拱形玻璃屋顶下面，斜着纵横交错的空中走廊，宛如戏剧或电影中出现的大型舞台装置。

京都车站大楼，大阶梯。

大阶梯连接的是距离地面七十米的大空广场。一辆汽车没有任何征兆地冲入广场中。

广场上的游客都把眼睛瞪得圆圆的。那辆车好像是从下面爬上来的，一条五彩斑斓的水晶高架桥在眼前化作光的微粒，消失了。游客还无法完全理解眼前的景象，车门已经打开。

“到啦。”

直实从后座上冲出车门。接着，先生和瑠璃也下了车。瑠璃的动作比拄着拐杖的先生还要缓慢。常年沉睡不醒，她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

见状，先生反射性地准备伸手，却被理智制止。

——住手，不要再接近她了。你没有资格这么做。

“接下来怎么办？”

他回过头，发现直实正在和手套说话。先生完全不知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经手的乌鸦和手套并没有与人对话的功能。

“做准备，先把人清走。”

“清走？”

“用手。”

直实把手贴在地板上，地板连接着大阶梯。

连接地面的大阶梯中部突然开始膨胀，表面长出黄黑相间的斑纹，然后像某种软体动物般急剧膨胀，形成一堵软绵绵的墙。

阶梯上的游客看到如此怪模怪样的物体，立刻开始逃散。跑得比较慢的人也被不断膨胀的软体墙催促、挤压，全部被排挤开来。

到最后，大阶梯仿佛包裹在一个布满斑纹的气球中。气球继续变大，直至美丽地幻灭。

一场奇妙的大型魔术过后，大阶梯上已经空无一人。

“转换门！”手套喃喃道。

直实手中闪出一道光，最上面一级的台阶上某个新的物体正在生长。

无数几何形状缓缓堆积，那是一个个彩色玻璃般色彩斑斓的三角形，似梦似幻，仿佛是某种处于现实与梦境之间的东西。三角形不断

排列、堆积，最后形成一扇“门”。

“多做几个，一直排到地面。”手套解释道，“每穿过一扇门，一行瑠璃的量子转换就进一步。走下所有阶梯，达到完全量子化后，应该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直实边听边思索。那是比让自己进入这个世界时更加先进的技术。

一切都在自己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外。

“先完成一行瑠璃的转换，然后是坚书直实先生。”

直实转过头看向一行瑠璃，她正瑟瑟发抖。他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虽然她确实双腿无力，不过最大的原因并不是这个。

一百七十级的台阶。

相当于十层楼的高度。一般人一眼望去也会双腿打战，于她而言实在太高了。

她不敢下去。没有其他人帮忙，根本做不到，而直实必须留在这里制造转换门。既然如此，必须想另外一个办法帮她。

“一行同学！”

直实开口，他的声音里没有丝毫担忧。

“没关系的，不要着急，慢慢来。”

听他这么说，瑠璃强行抑制住让手不再抖动。

她深吸一口气，双拳紧握。

“我试试。”

看着二人，先生突然意识到——

他们早已不同于自己。

十年前的回忆浮现在脑海。二手书烧毁后，她悲伤不已，自己安慰了她。两个人都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于是选择了忍受痛苦，相互慰藉。

可是他们不一样。

就算书被全部烧毁，他们依旧选择了直面困难，并且成功克服。他们没有中途放弃，终于让旧书市集得以成功举办。他们共同经历过这一切，有着不一样的心境。

先生发出自嘲的笑声。他说会进行补偿，也正是为此而来，可是已经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他了，顶多当个司机罢了。

就这样吧。

“请抓紧时间！”手套催促道，“要在系统影响蔓延到这里之前回去。”

直实点点头，走下一级台阶，开始造第二扇门。

第三扇、第四扇，五彩缤纷的门排成一排，一步步向下延伸。

同时，第一扇门自动打开，迎接瑠璃。

“请。”手套在脚下招呼道。似乎可以在制造的同时进行“转换”。直实已经完成了第六扇门的制造，走下第一段的平台。

她站在第一扇门外止步不前，可能在做心理准备。

“走吧，快！”虽然残忍，先生依旧狠下心催促道。没时间了，只能委屈她了。

这时，瑠璃突然看向他。

眼神里充满了独有的坚韧，似乎并不是在怕高。

“怎么啦？”

“你……”她问，“是坚书同学吗？”

先生睁大眼睛看着她。

这是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充分体现了她混乱的心情。

和直实与我不同，她还对目前的情况一无所知。既不知道自己是记录世界里的人，也不知道我与相差十岁的直实究竟是什么关系。

不过，已经没有知道的必要了。她只需要知道真正重要的事情就足够了。

“不是。”先生回答道。他看向阶梯处仍然在拼命制造转换门的那个人。

“坚书直实是他。”

我……

“我只是个一无是处的配角。”

我已不再是坚书直实。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

他。

“走吧……”先生再次催促道，希望能助她尽快迈出第一步。

就在这时。

瑠璃抱住了他。

太突然了。脑子一片空白。由于矮了一个头，她的发旋正好出现在眼前。她把手绕到先生的背后，温柔地包裹着他。

“你……”她贴在他的胸口说，“是爱我的，对吗？”

语言渐渐沁入一片空白的大脑。

明明什么也不知道，她明明什么也不知道。十六岁开始陷入昏睡，之后突然苏醒，她不可能知道任何事情，根本无从得知。世界的真相，这十年里发生的事情，无数的谎言和谎言背后的故事，她明明全都不知道。可是……

她却说出了——

隐藏在层层谎言背后的唯一的真相。

她轻轻松开手，把脸从胸前移开，抬起头。

微微一笑。

“谢谢你。”

她带着坚毅的眼神，迈出第一步。

“再见。”

她踏入门中。她的存在和门相互作用，身体与世界的边界逐渐模糊。

她的轮廓、她存在的一部分，化作光粒，消散在世界里。

她逐渐远离这个世界。

“一行同学。”

先生呼唤着她的名字。

声音细若蚊蚋，她不会听见。

再也不会听见了。

“我……”

眼角溢出的泪水提醒他。

她即将消失。

不再存在于他的世界。

永远无法再见。

“我……”

对着幻化为光的她——

做最后的真心告白。

“喜欢你！”

6

“完成了！”

终于完成最后一扇门。

几乎与此同时，一束不可思议的光从上而下，旋即被吸入门内。手套说那是转换后的她。

“直实！”

阶梯上方传来现实的声音，是先生的声音。

“到你了！快！”

“来啦！”

直实顺着楼梯飞快地往上爬。瑠璃转换的时间比预计的快，这样的话自己应该可以在狐面人涌现之前回到那个世界。就在这时！

头上的走廊摇摇欲坠。

“咦？！”

直实不明所以。走廊，本位于大阶梯上方的空中走廊，已经摇摇欲坠。被砸中的话，必死无疑。

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挥了挥手套。一团形状不明的物体喷涌而出，立即在空中凝固为一扇顶棚。可是坠落的走廊过于巨大。巨大的走廊与顶棚相撞，一起粉碎，化为无数碎石块。

直实迅速挥舞手套，手中涌出大量结晶，就像孙悟空的如意棒般，一下弹开。巨大的冲击力将他带到阶梯上方，在最后一刻，幸免

于难。他径直落在大空广场。由于惯性作用，他立足未稳，一跤滚落在地，幸好先生用他的身体接住了直实。先生神情复杂地盯着尘土飞扬的阶梯。直实转过头，露出同样的表情。

大阶梯崩塌了。

七零八落的空中走廊以及玻璃顶棚掩埋了大部分的阶梯。受到巨大冲击后，一部分阶梯已经崩塌，只留下一大堆碎石块，根本无法通过。

刚造好的转换门也悉数消失在灰色的钢筋水泥之下。

“这……”

直实茫然地看着，眼前满目疮痍。

这些痕迹诉说着刚刚发生的一切。车站大楼北侧的墙体开了一个巨大的洞。与此相对，南侧的墙壁上则镶嵌着一个巨大的“球”，直径足有好几米。

仔细一看，球面似乎在上下波动。那些缓缓蠕动令人寒毛直竖的，竟然是狐面人！那是狐面人组成的球体！几十个狐面人聚在一起固定为球状而形成的“炸弹”。这颗“炸弹”直击车站大楼，摧毁了空中走廊和大阶梯。

想到这里，视线不禁往北看去。直实和先生二人站在大空广场的观景台，一起注视着京都塔那边。

炸弹不会无端飞来，应该是有人在发射“炸弹”。

直实看到一条软绵绵的“线”，白色、粗壮，称之为线可能并不合适，它实在太粗了。那根线位于京都塔的背后，直插云霄，高度甚至超过了京都塔。

数量还在增加。好几根“线”如同活物般蜿蜒而上。

最后，数量定格为九根，犹如某种巨型动物的尾巴。

理所当然地，尾巴根部露出它的“身体”。一只带黑色条纹的白色怪物正在蠕动。外表看上去和刚刚的“炸弹”类似，也就是说……

狐面人结成的巨大的怪兽现身了。

只能叫它“怪兽”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词语可以形容。它活着，身体比京都塔还大，且在走动。不知是前爪还是手的部位放在大楼楼顶，就像抓着一个纸巾盒。

怪兽的样子既像是抬起两条腿笨拙地直立行走的狐狸，也像是用四条腿行走的人类，总之是一个超乎寻常的、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东西。

直实目瞪口呆，这突如其来的怪兽使他的思维停止运转。

要振作起来！重新思考！

“先生？！”

“我没事。”

和直实一起倒在地上的先生报来平安。两个人随即调整好姿势，直面那只巨大的怪兽。

“得想办法把它……”

直实边说边看着手套。动脑、思考！

要用手上的这只手套、上帝之手，想办法把它……

思维停止转动，脑海里满是问号。

想办法?

什么办法?

想不出来，脑子无法运转!

开始着急，一团乱麻。

这只手套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想象出来，就一定能把想象变为这个世界的现实。可是……

自己的想象力——

跟不上世界的变化。

变暗了！周围突然置于一片阴影之中！直实和先生一起反射性地看向天空。

京都塔的塔尖正在向下坠落!

“啊啊啊！”

直实习惯性地胡乱挥舞手套，就连自己也不知道造出的究竟是什么。一团莫名其妙的东西伸展开来，接住不停往这边下坠的塔尖上的观景台。不用说，它完全承受不住这份巨大的重量。塔的重量排山倒海般地压下来，那团构造物逐渐分崩离析。

一边崩溃，一边拼命制造！在这场和塔的博弈中，目前直实勉强占着上风。

塔尖的观景台停在大空广场正上方。

他拼命支撑着这一魔幻般的光景。

简直是乱来！一塌糊涂！

“直实！”

身后传来先生的呼喊。直实瞬间意识到那不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现在对彼此再熟悉不过了。

下一瞬，笼罩他们的阴影又加深了一层。

悬在半空的观景台背后，一条更加巨大的怪兽前腿悄无声息地落下，一脚踩在京都塔的塔尖上。

无法想象的巨大重量顿时落在直实身上。

“噗！”

坚持住！不顾一切坚持住！手套发出低沉的声音，不断制造新的构造物以支撑塔尖和前腿的重量。

头部开始发热。自从戴上新手套后，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这令直实想起特训时的情况。制造黑洞时，也有过类似的感受。

脑部接近极限时的感受。

但是，现在可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一旦收手，一切就结束了。自己和先生都将被狐狸巨大的脚掌踩得粉身碎骨，必死无疑。

无路可退！身体已经到达极限！两个矛盾的事实不断占据大脑，犹如滴入脑中的墨水，逐渐给思维蒙上一层阴影。

完了。

完了！

怎么办？！

“直实。”先生在身后叫道，“到我们出手了。”

漆黑的心里突然照进一束阳光。

直实回过头，看到先生无畏的笑容。他坐在地上，由于拐杖已经不知所终，他已无法正常站立。

可是他满脸自信。

他自信的样子，让直实想起在阿尔塔拉中的那个他。

他说“到我们出手了”，那就是没问题了，不用担心了。他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他一定想好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最好的办法。

因为，他可是先生。

“现在马上用上帝之手——”先生说道，“消灭我。”

“哈？！”直实反问。他对自己说道：“先生在说什么？”能理解的部分仿佛被墨水强行涂抹掉了。实在无法理解。

“不用我多说了吧？”

“……”

厚厚的墨渍掩盖下的答案渐渐浮现。抹不掉的，怎么也抹不掉。

“……”

直实不想知道。明明不想知道，可是先生在想什么，直实却已全都清楚。

狐面人是冲瑠璃来的，他们的目的是消灭瑠璃。因为她是这个世界的异物，因为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

而她离开了。

很明显，狐面人现在针对的是他们。

“系统修复的第一选择就是解决重复的地址。”

先生开始了复杂的解释。为了补充直实的理解，也为了说服直实。

“他们必须把重复的记录处理掉。一个世界里不能有两个同样的人。也就是说——”

先生指着直实。

“要么你，要么我，我们只要有一个人从这个世界消失，狐面人就会停手。”

说完，他指着自己。

“答案已经定好了。”

“别说了！”直实大声喊道。他不愿这么做，所以不想先生继续说下去。必须想一个别的办法！

对了，只要不重复就好了。这样的话，索性再造一次转换门，回到那个世界就好了。但是在那之前，得先解决掉这个大块头。

“放心吧！没问题的！”

直实回过头，提高手套的功率。

他顿时汗如雨下。

“我马上把这家伙打倒！”

他继续提高功率，手上青筋暴起。“噗”的一声！有水滴喷出。是鼻血。

“然后再造一排转换门。”

“直实。”

“别说啦！！！”直实声嘶力竭地喊道。

不是说了别说了吗？！必须集中精神，所以别再说了！别再说没用的事情了！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脑子里——尽是那些没用的事情？！

“你想要女朋友。”

“从今天开始算，三个月后你将会和一行瑠璃成为恋人。”

“不如，你叫我‘先生’吧。”

“爱情才刚刚开始。”

“要相信自己就像故事里的魔法师一样，无所不能。”

“你也这么做！”

“混蛋！”

“你及格了。”

“你可以的。”

泪如泉涌。

这三个月的回忆不停地在脑海盘旋。

那些向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奋斗的日子。

“别说啦……”

直实泪流不止，脸上已经一塌糊涂。但是，手上还有力气。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先生教过的。

“你说过，要相信自己！只要相信自己就一切皆有可能！”

直实回过头对他喊道：“别放弃！我们都要活下来！”

“直……”

先生的话不自然地中断。直实再次回过头，顺着他的视线看向天空。

一切都发生在一瞬之间。远处某个东西忽地一闪，下一秒已经到了眼前。

虽然速度太快来不及看清，不过多半是狐狸那九条绳子般的尾巴。九条尾巴径直向直实飞来。按照这个速度，再过一秒，它们将刺穿他的身体。

我要死了！

“噗！”鲜红的血液飞溅而出，仿佛在佐证刚刚的念头。

鲜血啪嗒啪嗒滴落在地上，不停地流出鲜红的液体，犹如一时疏忽而没有关上的水龙头。直实抬起头，顺着血迹寻找它的源头。

先生！

眼前站着先生，他的身体已被九尾刺穿。

他犹如一堵墙。

保护着直实。

“啊……”

直实不禁颤抖。

“啊啊……”

脑子一片空白。无法理解。为什么……

他明明站不起来……

“没……错……”

先生无畏地笑了笑。

“只要相信自己……就一切皆有可能。”先生说。

像一位老师，像他教自己时的那样……

“先生……”直实呼唤道。

“先生。”

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徒劳地呼唤着。

什么也做不了……自己是世界上最无能的学生。

先生向直实颤抖着伸出右手。

直实心领神会地也伸出右手。做无能的学生能做的仅有的事。

——握紧先生的右手，回应他。

这是个仪式。

——和先生的最开始的仪式。在屋顶上许下的二人之约。当时并没有真正握上，不过是个流于形式的仪式。

终于。

终于握在一起。

紧握的双手诉说着一切。先生的意志，直实的意志，二者合为一体，形成唯一的答案。

这是——

最后的。

“坚书……”先生艰难地开口，“直实。”

他呼唤着这个名字，露出温和的笑容。

“一定要幸福。”

直实握紧右手。

这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

上帝之手发出七彩的光芒，打开通往天国的门。

手心传来那家伙的体温。

即便隔着手套也能感受到。体温似乎比自己的高一点，真是奇怪。他不禁苦笑。

身体轻飘飘的，痛苦消失了，呼吸也轻松下来，解脱了。只可惜没能道谢。

他放松心情，随着身体的感觉徜徉。右手传递过来的力量贯穿全身之后从背部消散。虽然看不到，不过应该是从背部开始一点点消失的吧。

在头部消失前的短暂的时间里，他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
她的脸浮现在脑海中。十年前的记忆逐渐苏醒：
旧书市集那场火灾发生后不久，向她告白了。
她同意的时候，我差点儿晕过去。
和她在一起，是优柔寡断的我做的第一个重大选择。
她倒下的那一天，我的未来也失去了方向。
我什么也没有，只有她。她就是我的全部。
所以我决定了。
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把她救回来。
一定要把属于我们的未来夺回来。
对。
我们的。

“我也是，每个月都会去那里看。”
“其实我怕高。”
“我们一起加油吧！”
“你……”
“是坚书同学吗？”

“不……不是。”
“你到底为什么来这个世界？”
“我们形同一体，我该怎么称呼你？”
“不好！哪里好了？！”
“一行同学现在并不幸福。”
“谢谢！”
“你别说了！”
“别放弃！我们都要活下来！”
“先生……”
“先生。”

他想象着。

想象着“他们”的未来。

“我——”

他发出最后的声音。

“很幸福。”

声音化作一道光，朝着天国的方向飞去。

7

狐面人渐渐消失殆尽。

没有任何征兆。计算机房不停涌出的无数个狐面人突然停止了行动，逐渐扩散，化作空中的尘埃。尘埃颗粒继续变小，直至从世界消失，什么也没有留下。

质量本身在不断减小。原本存在于各地的几十万人的重量和密度全都化为乌有。

如果要对这个现象加以理论性的说明然后进行发表，肯定要花不少时间吧？千古想。可是如果不用给其他人解释，他已经基本上清楚怎么回事了。如果只是自己和他之间的事情的话。

他说：我来想办法解决。

实际上也确实得到了解决。一定是他做的吧。

现在，轮到自己来履行约定了。

终于得以进入计算机房，千古打开监视控制台。控制台的铁门内侧有一个开关，连接着紧急停止继电器。

按下这个按钮，阿尔塔拉将重新启动。

无限记录设备阿尔塔拉将首次发挥它真正的能力。

但是这么一来，它将脱离人类的控制。也许，还会脱离宇宙的控制。

之后的事情无法预测，也是不需要担心的了，而且以后会发生什么，完全无从得知，甚至不允许知道。就连变好还是变坏也说不准，极其不负责任。

但是——

千古把手放到按钮上。

也许，在最初的时候，上帝也是这么做的吧？

8

巨大的狐狸土崩瓦解。

宛若漫天散落的樱花。构成它巨大身躯的一个个狐面人纷纷脱落，在京都站前坠下。但是他们的身体还未来得及接触地面就已化作尘埃消失不见。

前腿消失以后，重量顿时减轻。手套造出来的结晶缠住京都塔的观景台，在大空广场轻轻放下。

手上空出来后，力量得以随意施展。没有约束，没有制约。

方才紧握的东西已经——

不复存在。

“坚书直实先生。”手套突然叫道。

右手径自举了起来，手套发出彩虹色的光。淡淡的光一步步扩张，笼罩了直实，笼罩了广场，笼罩了车站大楼。

与此同时，远处出现了类似的东西。车站正北，二条城与京都御所的中间地带，淡淡的光球如穹顶般逐渐扩张。

那里应该是京都府厅舍的——

阿尔塔拉中心。

两个穹顶持续缓慢扩张，最后在四条大街相遇。

二者接触的一瞬间。

世界诞生了。

直实存在着。

直实存在了。

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而后有了全部。

一和零。所有和没有。有和无。

这一切本混沌不清，但是很快便一分为二，之后不断繁衍、扩大。

宇宙与时间、星球与生物、人与街道、天堂与地狱、书与物语，一切都有了，而且还在不停增加。无限地增加，没有尽头。

在一切无限扩张的过程中，直实伸手抓住某个东西。

那是先生的笔记本。

装帧非常眼熟，但是仔细一看本子却是崭新的，封面上也没有写标题。

翻开。

理所当然——

崭新的笔记本里，一片空白。

耳边传来电车的声音。

空气澄净，应该是早上。那是今天第一趟车吧？差不多是这个时间。

天空中有流云，洁白而巨大的夏天的云。眼前是盆地周边的群山和青空，以及高高耸立的京都塔。

京都的街道。

茫然四顾，原来自己一直处于同一个地方——京都车站大楼的大阶梯上方，京都景色尽收眼底的大空广场。现在还是清晨，周围空无一人，只有静谧的钢筋混凝土以及人工草坪。这里是广场中央。

她也在。

“坚书同学。”她喃喃道。

“一行同学。”

呼唤着对方的名字，向对方跑去。

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经过一番确认，确定对方的确是坚书直实和一行瑠璃，确定是花火大会那年的十六岁的年纪。

确认还活着。

确认不必再分开。

他已经知道了。感觉已经告诉他，他们今后将永远在一起。但是，仍旧忍不住紧紧抱着她。

拥抱远远不够，他握紧她的手。手心汗涔涔的，她也是。

通过手心，交换着彼此的温度。

手套已经不知所终。

他们牵着手，看着京都的街景。清晨的京都晨光熹微。自古未变的街道，如一张画卷展现在眼前。

“我们……”

她试探性地小声开口。

“回到原来的世界了吗？”

瑠璃迷迷糊糊之中下意识地问他。某种意义上讲，他其实也一无所知。

他既无法解释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这里真正属于哪里。即使有所理解，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出来证明。

“现实”中，没有什么确定无疑的答案。

所以——

他想说一些没有任何根据的话。

“这里肯定是一个……”

他在一片空白的世界里写下第一行字。

在这个可以肆意书写的世界，要写下怎样的故事，他已经做好了决定。

“不曾被任何人发现的、全新的世界。”

在新世界里，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没有被决定。

不过，自己已经决定好要做的事情。

要变得幸福！

“那不也是我的指示吗？”

直实挺起胸膛，在心中回答这个无声的问题。

“是我自己决定的！”

这条路可能远比想象中艰难。

可是我觉得——
我可以。

终章

坚书直实睁开双眼。

眼前是一面天花板。

白色的天花板。既像是在研究室，又像是在医院。

“‘躯壳’与‘精神’要统一。”

耳边传来电话自动语音应答般的女性的声音。

好熟悉。那是那家伙的手套的声音。

意识朦朦胧胧，他模糊地回忆着。最后留下的小小挂念，逐渐浮现在脑海中。

那家伙，得到幸福了吗？

“你为了重要的人牺牲了自己。现在，你的‘精神’终于和‘躯壳’统一了。”

解释的声音逐渐沁入脑中。

眼睛的焦点与意识的焦点同时对准。

我平躺着，床边好像有人。

正从我的后背卸下某个机器。

好像是个女性。

她似乎和我认识的那个人有所不同。

但我绝对不会看错。

她是我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坚书同学。”

她面带微笑。

那个笑容，是直实的宝藏。

“我们成功了。”

她的眼泪夺眶而出。一行瑠璃又哭又笑，顾不上簌簌落下的泪水，紧紧抱住床上的直实。

直实伸出颤抖的双手。

瘦弱的手臂艰难地在空中移动。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直实缓缓伸出手，把原本再也见不到的她再一次紧紧拥入怀中。

新的世界犹如一望无际的白纸——

静静地等待着直实的继续书写。

Table of Contents